

1

门外那只被关在挂笼里的有着黄绿相间羽毛的鸚鵡，在不停地呱呱大叫：“滚开！滚开！该死的！这就对了！”

这只鸚鵡除了能讲点西班牙语外，还能讲另一种话，这种语言只有门的另一边被关在挂笼中的模仿鸟能听懂。那只模仿鸟也迎着习习的凉风，恣情地啼唱，令人心烦地叫个不停。

彭迪列先生再也无法安心地读他的报纸了。他一脸不耐烦的神态，叹口气，站起身来，无精打采地走下门廊，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些通道把奈波伦别墅分散的小房连接起来。刚才，他一直坐在大厅的门外。鸚鵡和模仿鸟是奈波伦太太的财产，它们有尽情喧闹的权力，而当它们不再讨人喜欢时，彭迪列先生自然也有权不再陪伴它们。

他在自己的别墅门口停住了。这座别墅从主楼那边数过来是第四座，倒数是第二座。他十分轻松地坐进摆在那儿的藤制摇椅里，又开始专心读起报纸来了。这天是星期日，报纸是昨天的。星期日的报纸还没有送到哥兰德岛。他对市场信息，早就烂熟于心了。这会儿，他只不过随便地浏览各种社论和他昨天离开新奥尔良时无暇过目的零星消息。

彭迪列先生年纪四十，戴着眼镜，身材中长，体质虚弱，微微有点驼背。他的头发是棕色的，整齐地梳向一边，胡须浓密，但修剪得利落、整洁。

他不时地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环顾四周。主楼那边的喧闹声越来越大。这座公寓的主要建筑被称为“主楼”，以便和其他小别墅区别开。那啁啾啾的鸟叫声仍没有停歇。两个年轻姑娘，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正坐在钢琴边弹奏《赞姆巴》中的二重奏。奈波伦太太也在不停地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她每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进房间，总是大声向打扫庭院的佣人们布置任务；每走出房间，就以同样高的嗓门儿向餐厅的佣人们发号施令。奈波伦太太长得漂亮标致，生气勃勃。她穿着白衣服，带着套袖。她进进出出时，浆洗过的长裙不时地打起折皱。附近，另一座小别墅门前，一个穿黑衣服的太太正在那儿悠闲地，漫无目的地散着步，一边还数着念珠。公寓里的许多人已乘波戴利的小帆船到切尼瑞·卡来纳达教堂做弥撒去了。一群年轻人在外面橡树底下玩槌球游戏。彭迪列先生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儿——这两个小家伙长得很壮实，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一个混血保姆无精打采、机械地跟着他们跑来跑去。

最后，彭迪列先生点燃一支雪茄，抽了起来，报纸不知不觉地从他手中滑了下去。他的眼睛盯住了一顶正缓慢地从海边向这里挪来的、白色的遮阳伞。透过那枯削的橡树枝干，跨过一片长满黄色菊花的田野，那把遮阳伞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海湾遥遥相望，逐渐融入那朦胧的、蔚蓝的天空之中。那把遮阳伞不停地缓缓向前挪动着。那镶着粉边的遮阳罩下，缓缓地走着两个人，他的太太艾琳娜·彭迪列和罗伯特先生。他们走到别墅跟前，在门廊的台阶上每人背靠着—根门廊的柱子、面对面席地坐了下来，脸上稍现一些倦意。

“这么大热的天，又赶在这么个时间，去海里游泳，分明是胡闹！”彭迪列先生冲着他们大声喊道。他是天色微明时下的海，难怪今天早晨对他来说，过得那么慢。

“你被晒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又说道，同时盯着他的夫人，看那眼神就像看着自己一份心爱的财产遭到了破坏似的。彭迪列太太抬起她那双厚实、有力且匀美的手，从手腕上挽起平纹细布衣袖，以欣赏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在她瞧着这两只手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戒指，去海滨前她把它交给丈夫了。她默不作声地把手伸给他，他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把戒指从衣兜里掏出

来，托在手心上。彭迪列太太把戒指戴进了手指，然后环抱双膝，朝对面坐着的罗伯特看了一眼，笑了起来，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光。罗伯特也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发生了什么事？”彭迪列先生懒洋洋地看着他们，向他们搭讪道。这真够有点胡闹的了，在海里搞冒险玩意儿。艾琳娜和罗伯特两人都抢着向他描述这件事。可是讲出来的似乎引不起一点乐趣来。他们都察觉到了这一点，彭迪列先生也觉得毫无意思。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然后站起来，说想去科兰旅馆打台球。

“咱们一起去吧，奈波伦，”他向罗伯特提议说。可是，罗伯特很直率地回答，他更喜欢留下来，同彭迪列太太聊天。

“那好吧，艾德娜，当他使你感到无聊时就让他干自己的事去好了。”彭迪列先生临走时，这样告知他的太太。

“嗨，带把伞！”彭迪列太太大声说道，同时把伞递给了他。他接过遮阳伞，打开举在头上，走下台阶，离开了。

“回来吃晚饭吗？”彭迪列太太又向他问了一句。他迟疑了一会儿，耸了耸肩膀，又向衣袋里摸了摸，里面有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回来还是不回来，那要看他在科兰旅馆和谁比赛以及比赛的规模了。但是他没有讲出来，不过，彭迪列太太已经明白了。她大声笑了起来，点点头和他告别。

两个孩子看到爸爸往外走，都想跟他去。他亲了亲他们，没有同意，但答应回来时给他们带夹心糖和花生。

2

彭迪列太太目光犀利而有光泽。她的双眸子是棕黄色的，十分接近她头发的颜色。她具有一种把目光迅速聚焦在某个物体上的能耐，然后又能长久地停留在那里，就好像沉浸在冥思苦想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迷宫中一样。

她那比头发略黑的浓密的眉毛，像地平线一样舒展笔直，使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深邃。与其说她漂亮，倒不如说她俊美。她的面容由于率直的表情和一种互相矛盾的微妙的神情的变化而具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真的是风度翩翩楚楚动人。

罗伯特卷了一支烟。他说买不起雪茄，所以只抽卷烟。他衣兜里装一支彭迪列先生送给他的雪茄，他想留着晚饭之后才抽。

这在他看来是坦诚的表现。在肤色上他跟现在同他坐在一起的同伴没有什么两样。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同不刮脸相比使这种效果显得更为明显。在他坦诚的面孔上没有一丝忧郁哀愁的影子，他双眉紧锁，目光里流露出夏日里疲劳困乏的神色。

彭迪列太太伸手取过放在门廊地板上的棕搁叶扇子，扇了起来。罗伯特嘴里叨着烟，吐着一股股烟雾。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起来：周围发生的事件，在水中惊险刺激的冒险——谈起来就够使他们心胸舒畅的了。他们谈个不停，谈着风、树林、到切尼瑞做弥撒的人们，还有在橡树下玩槌球游戏的孩子们，以及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和她们演奏的《诗人和农民》一剧的序曲。

罗伯特对她说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他仍然年轻，缺少社会经验，对自己还不那么太理解。好像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彭迪列太太却很少谈到自己。他们谈得很投机，彼此对对方的话题都感兴趣。罗伯特讲到 he 打算今年秋天去墨西哥试试运气。他一直想去墨西哥，可总也没去成。同时他谈到他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商行里保有一个中层地位的位置。在那儿，由于他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找个职员或文书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

同过去一样，他正同他的母亲在哥兰德岛度暑假。从前，也就是在记事之前，这座“主楼”是奈波伦一家避暑的地方。现在在它的两侧已盖起了十多座小别墅，而且总是住满专从奥尔良法国人居住区来的客人。这给奈波伦太太提供了一种轻松而舒适的

生活，这在她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彭迪列太太向他讲了她父亲在密西西比河的种植园和碧草遍野的古老的肯塔基原野上的家乡，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她是一个有着美国血统的女人，虽有一点法国人混血，但似乎已被溶解消失殆尽了。她读了住在东部的妹妹的来信，信上说她已经订婚，而且快结婚了。罗伯特聚精会神地听着，很想了解她妹妹的行为举止，她父亲的容貌以及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在准备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彭迪列太太收起了信。

“我看莱恩丝不会回来了。”她说着朝丈夫离开的方向望了一眼。罗伯特也这样想，因为在科兰旅馆那儿有不少新奥尔良俱乐部的成员。

彭迪列太太离开罗伯特，走向她自己的房间时，罗伯特也随即走下台阶，漫无目的地朝玩槌球游戏的人们走去。在晚餐前半个小时，他还可以在那里和两个小彭迪列玩一会儿。这两个孩子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

3

那天晚上，彭迪列先生十一点钟才从科兰旅馆回来。他的心情非常好，兴奋异常，很想一吐为快。他进屋时惊醒了早已上床且进入酣梦的太太。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和太太说着话，向她讲述白天听到的奇闻轶事和闲言蜚语。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褶皱巴巴的钞票，里面还包着许多叮咣作响的银币。他把这些钱连同钥匙、小刀和手帕胡乱丢在写字台上。彭迪列太太实在太困了，只是喃喃地轻声回答着。

他对太太——他只是为了她才活着——对他在意的事竟然漠不关心，对他的谈话毫不在意，实在感到扫兴之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彭迪列先生虽然非常喜欢他的两个孩子，可早就忘了给他们买夹心糖和花生的事了。他走进隔壁孩子们睡觉的房间，看看他们是否睡得舒服。查看的结果却令他不很满意。他给孩子们翻了翻身，换了一下睡姿。一个孩子踢了几下腿，喃喃地说着关于什么一篮子蟹的梦话。

彭迪列先生转身回到太太那里，告诉她拉乌尔正发高烧，需要看护。然后他点起一支香烟，走了出去，坐在敞开的门旁边抽了起来。

彭迪列太太非常肯定地说，拉乌尔根本没有发烧。他睡觉前还好好的，白天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彭迪列先生对高烧症状实在太熟悉了，怎么会弄错呢？他确信无疑地向太太说，孩子此刻正在隔壁房间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责备太太粗心大意，平时对孩子缺乏应有的爱护。如果一个人身居母亲的地位而不照料孩子，那么还有谁能干这件事呢？他说自己每天忙于经济所的事，腾不出手来。他不能同时一身兼二职，在外边赚钱养家，在家里又得照看孩子使他们安然无恙。他讲这番话时，口气强硬且理直气壮。

彭迪列太太从床上爬起来，走进隔壁房间。她很快又转回来，坐在床边，头靠在枕头上。她不说一句话，对丈夫的诘问拒不作任何反应。彭迪列先生抽完雪茄后，上了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彭迪列太太这时候已经完全清醒了。她无声地流着泪，哭了一阵子，然后用睡衣袖子擦了擦眼睛，吹熄了丈夫离开时忘记熄灭的蜡烛。她光着脚穿上了放在床边的缎子拖鞋，走到外边的门廊中，那里有一把藤制摇椅，她坐了上去，开始轻轻地摇了起来。

这时已过午夜。小别墅里所有的灯都熄了。那座主楼的门廊里还闪着一缕微弱的灯光。外面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只有从远

处不时传来那只栖息在橡树顶端密叶中的老夜鹰发出的叫声和大海永不止息的涛声。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海水还没有涨潮。那海浪的声音宛如一曲悲伤的催眠曲径直飞向漆黑的夜空。

泪水不停地从彭迪列太太的双眼中流下来，不一会儿睡衣的袖子都已湿透，再也无法用它来擦眼泪了。她用一只手抓住椅背，那宽松的袖口顺着举起的胳膊滑到了肩膀上。她转过身去，把红热潮湿的脸贴到肘弯，又接着地哭了起来，再也顾不上擦她的脸庞、眼睛和胳膊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这样的经历在她婚后的生活中已经有过多次了。可是，从前发生的这类事情，同她丈夫对她的一往深情和忠诚不渝的诚实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她丈夫的深情和忠诚是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

似乎有一种无法说出来的压抑感，从她意识中的不能抓挠之处滋生出来，使她的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压抑之感就像个影子，像一团迷蒙的雾，掠过她焦虑的灵魂。这种感情是奇怪而陌生的。这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心境。她坐在那儿，内心里并没有责怪丈夫，或者悲叹给她安排了经历过的旅程的命运。她只不过是想自己好好痛哭一场罢了。蚊子在头顶上方劲头十足地飞舞着，叮咬着她那结实而滚圆的手臂和赤裸的脚背。

幸亏这些叮人的嗡嗡叫的小精灵赶走了她的哀愁，不然的话，她会在这黑暗的夜幕中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彭迪列先生准时起了床，坐一辆四轮马车到码头，赶乘汽轮，赶回城里去照管他的生意。在这个周末以前，人们在哥兰德岛是不会再看见他的人。他已经恢复了昨夜差点被破坏了的镇静。他急于离开这里，希望能在卡罗德利街度过快乐的一周。

彭迪列先生把昨晚从克莱恩旅馆带回来的钱的一半给了太太。像大多数喜欢钱的女人一样，彭迪列太太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些钱足够给珍妮格妹妹买一件精美的结婚礼物了！”她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叫了起来，一边一张一张数着钞票，一边小心翼翼地抚平上面的褶皱。

“啊，我们应送给珍妮格妹妹比这更好的礼物，我亲爱的！”当他准备同太太吻别时，大声笑道。

孩子们笨手笨脚地围着他跑来跑去，抱着他的大腿，央求他回来时给他们带各种东西。彭迪列先生向来讨人喜欢，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孩子，还是佣人，总是乐意来为他送行。他的太太站在那儿，微笑着，挥动着双手。孩子们大声喊叫着，直到他那辆沿着沙道飞奔的陈旧的四轮马车消失在灰尘扬起的远方。

过了几天，彭迪列太太收到从新奥尔良寄来的一箱东西。这是她丈夫寄来的。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糖果，那些颜色诱人的可口的小玩艺儿——最上等的水果、馅饼，一两瓶少有的美味的果汁，还有很多的夹心糖。

彭迪列太太对箱子里装的这些东西总是非常大方的。她对收到远离家门的丈夫寄来的东西早已习以为常了。她吩咐人把馅饼和水果送到餐厅去，而把夹心糖分给了大家。太太们用她们灵活小巧而有鉴别力的手，颇为贪婪地挑选着。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彭迪列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庞蒂里郁太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没有遇见过比他更好的丈夫。

4

对彭迪列先生来说，要做到使他自己和别人都心悦诚服地说出他太太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孩子没有尽到做母亲的应尽的责任是一件难事。与其说他明白了这一点，倒不如说只是一种直觉。每当他说出自己的这种感觉时，他都感到后悔，并对此竭尽全力做出适当的补偿。

如果说两个孩子中有哪一个玩耍时摔了跤，谁也不会哭着扑

向母亲的怀里去寻求安慰。他们宁愿自己爬起来，擦掉脸上的眼泪，吐掉口中的沙土，然后继续玩耍。他们虽说还是小孩子，却能互相帮助，在孩子们的战斗中，用他们攥紧的小拳头和压倒其他娇生惯养的孩子们的怒吼声，稳稳地保住他们的地盘。那个混血保姆简直被他们视做一个讨厌的累赘，而她实际上也只不过为他们系系衣扣、提提裤子、梳梳头、分分发，因为那时梳分头似乎成了社会的法规。

总之，彭迪列太太不是一个贤妻良母。那年夏天来到哥兰德的妇女中，贤妻良母占绝对优势。她们是不难被认出来的。每当真正发生了或想象发生了什么伤害、威胁她们的宝贝孩子之事时，你就会发现她们张开保护的羽翼跑来跑去。她们是宠爱孩子、崇拜丈夫的那种女人，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个性，长出侍奉天使的翅膀，并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们中有许多人在别人提及母爱时总是十分幸福和安慰。其中的一个人简直成为礼貌大方和迷人的女人的化身了。如果她的丈夫不尊敬她，那他简直就是兽类，应该把他慢慢地摧残致死。她的名字叫艾戴尔·莱迪奈。对于她，除了那些用来描写古老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和梦中仙女的话语外，没有更适当的词汇来形容她了。她的迷人之处不在于有什么微妙的隐秘之处，而在于毫无修饰纯天然的美，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光彩照人。她那盘起的金发，无论是梳子还是发卡都无法约束；那双碧蓝眼睛恰似一对晶莹剔透的蓝宝石，翘起的双唇是那样红润，诱人得令人一看到就想起樱桃或其他什么香甜的深红色的果子。她有点发胖了，但这对她的步履、姿态、风度的优雅丝毫没有损害。她那丰满滚圆的脖颈，她那美丽修长的胳膊，都合得天衣无缝。没有谁的手会比她的手更优美的了。当你看见她打毛衣时，或把金色的顶针套在纤细的中指上，缝纫贴身睡裤，制作紧身围腰或小孩的围嘴时，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莱迪奈太太非常喜欢彭迪列太太。她经常在下午带着针线活计，上她这边来坐一会儿。彭迪列太太接到从新奥尔良寄来的那箱东西的当天下午，莱迪奈太太正坐在那儿。她坐在那把藤椅上，正在赶制一套小孩的睡衣。

她给彭迪列太太带来了连衣裤的样子，叫她替下来。那连衣裤的式样漂亮极了，能把小孩的身子全副武装地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小眼睛，就跟爱斯基摩人的衣服一模一样。用这种设计式样，制作冬装，式样严密。不管风多么变化多端，寒气多么刺骨，也不能从锁孔中钻进来。

对她自己孩子目下的物质需要，彭迪列并不十分在意。她认为在夏天而忙着考虑做冬天要穿的睡衣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她不想显得不和谐或对这类事毫不在意，漠不关心。所以，她还是取出了报纸，铺在门廊的地板上，在莱迪奈太太的指挥和帮助下，替下了那个密不透风的连衣裤的裤样。

罗伯特也在场，上个星期天他也坐在那里。彭迪列太太仍旧坐在上方的台阶上，无精打采地斜倚着廊柱，身旁放着那盒夹心糖。她不时地递给莱迪奈太太吃。

这位太太似乎有些拿不定注意该挑哪块糖好，最后还是拿了一块方糖，心里嘀咕着是否太甜了，是否不利于她的健康。莱迪奈太太结婚七年了，每隔两年生一个孩子。她已有了三个孩子，目前正在考虑第四胎。她总是谈她的“身孕”。可是，她的“身孕”并不明显，若不是她自己老是没完没了地把话题扯到这话题上来，根本没人会想到她已怀孕。

罗伯特也加入了她们的谈话。解除了莱迪奈太太的担心。罗伯特十分确定地说，他曾认识一位太太，在整个妊娠期间都吃这种糖。但是当他发现彭迪列太太脸上泛起红晕时，他立刻打住话头，换了个别的谈话内容。

彭迪列太太虽说嫁给了具有克里奥耳人血统的新奥尔良贵族

世家，但她同克里奥耳人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以前，她没有像现在这样同他们频繁密切地接触。这年夏天在奈波伦公寓和别墅里住着的人，几乎都是克里奥耳人。他们互相都很了解，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样，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异常、毫无隔阂的关系。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是给庞蒂里郁太太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无所顾忌。起初，他们交谈得无拘无束，对她来说简直难于理解，可是后来她轻而易举地就把这种无拘无束同他们高贵的品质协调起来了。这种性格对克里奥耳妇女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允许误解的。

有一次，艾琳娜亲耳听到莱迪奈向老法雷瓦尔先生讲述她分娩时如何疼痛的事，而且透露了最隐秘的细节。这使她感到震惊而无法忘记。现在，对这样使她震惊的事，她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是总还难免感到脸上有些不好意思。不止一次，由于她的出现，打断了罗伯特为讨好毫无顾忌的已婚妇女而讲述的光怪陆离的故事。

以前，在这座公寓里曾经流传着一本书。当轮到彭迪列太太时，她怀着惊诧万状的心情读了它。她是在孤寂无聊，无事可做时读了这本书的，受到很大震动——这对其他人并非如此。每当她听见有脚步声走近她时，总是把书立刻藏匿起来，不让人看见。这本书遭到了公开指责，人们在餐桌上各抒己见，自由地表达关于它的各种言论。彭迪列太太对此已不再感到惊诧，她得出一个结论，比这更令人惊诧的事还多着呢。

5

这伙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围在那儿，莱迪奈太太在做针线活，经常地停下来讲个故事或轶事什么的，她那纤细的手不时地做着富于表情的动作。罗伯特和彭迪列太太懒洋洋地坐在那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时地耳语几句，不时交换几下眼色，彼此相视而笑着。这意味着他们的亲密和友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近一个月以来，罗伯特与彭迪列太太一直形影不离，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曾预言，罗伯特先生来了以后，一定会对彭迪列太太有好感。从十五岁开始，至今已有十一个年头了，罗伯特每年夏天都要到哥兰德岛来，给美丽的太太或小姐做谦恭柔顺的男侍。有时是个年轻的姑娘，有时是个寡妇，也有时是个风趣的太太。

他曾陪伴杜恩小姐连续度过了两个美好的夏天。不幸的是，杜恩小姐在这期间死去了；接着他痛苦万分地拜倒在莱迪奈太太的脚下，乞求她赐予自己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和安慰。

彭迪列太太喜欢坐在那儿，像凝视至高无上的的圣母玛利亚一样，入神地看着她这个英俊的伙伴。

“有谁能看穿那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的残酷呢？”罗伯特小声地抱怨着。“她知道我崇拜她，是她让我崇拜她的。她总是‘罗伯特，过来；去吧；站起来；坐下；干这个，干那个；看看孩子有没有睡着；我的顶针，上帝知道放在哪儿了，给我拿来；去把都德的小说拿来，我做针线，你念给我听。’”

“我的上帝，我可没让你干这些。是你自己老围在我的身边转圈，像只讨厌的小猫。”

“你是说我像个会巴结人的狗。只要莱迪奈先生一出现，我就真的表现得像只狗了。总是‘去你的吧！再见！滚出去！’”

“我是怕艾丰兹嫉妒呀，”莱迪奈太太以一种近乎天真的口吻打断了罗伯特，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左手妒忌右手，心脏妒忌灵魂！可是对于这种事，克里奥耳血统的丈夫是永远也不会妒忌的。他的这种起腐蚀作用的热情，由于不经常使用，已经逐渐失去效用了。

这时罗伯特向彭迪列太太继续叙说他对莱迪奈太太一度表达

过的无望的爱情，所遭到的冷遇；还谈到他度过多少失眠的夜晚，以及他那燃烧的欲火每天怎样把他投入爱情之海，让他汹涌澎湃。莱迪奈太太不停地做着针线，不时用法语发出轻蔑的议论：“小丑——骗人精——怪物！”

而当罗伯特与彭迪列太太单独在一起时，却从未不用这种亦真亦假，模糊不定的语调谈话。实际上她也弄不清楚，罗伯特所讲的话，哪些是玩笑话，哪些是正经话，她几乎不能辨别。过去，罗伯特的确时常对莱迪奈太太讲些谈情说爱的话，但从来没有当真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彭迪列太太对罗伯特对她没有扮演充当这个角色感到十分高兴。因为那在她来说是难以忍受而令人讨厌的事。

彭迪列太太随身带着她的写生画具。她经常以一个业余艺术家的方式，尝试画一些画。她喜欢搞艺术这行当。她感到从中可以得到从她的日常生活中其他事物所得不到的一种满足。

她早就想在莱迪奈太太身上试试自己的绘画天才。在她看来，莱迪奈太太任何时候都不如现在这样漂亮，这样具有摄人魂魄的诱惑力，更能成为难得的素描模特了。她坐在那里十分安详，具有一种圣母玛利亚的性感，夏日里夕阳西下留下的融融余辉更使她平添了几分隽秀的色彩。

罗伯特走了过去，坐在彭迪列太太脚边的台阶上，以便能看见她如何作画。彭迪列太太轻松自如地挥动着画笔，虽说不像是曾受过正式训练，有娴熟的技巧，可也不失为出自一种天生的聪慧。罗伯特看得出神，不禁大为赞叹，用法语向莱迪奈太太大声叫道：

“真不错！她会作画，她非常有天分！”罗伯特在旁观看时，有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轻轻地把头靠在彭迪列太太的胳膊上，彭迪列太太轻轻地推开了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靠了上来，重复了这一有着冒犯意味的举动。彭迪列太太认为他出于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产生反感。她没有责怪他，只是又一次轻轻地然而却异常坚定地推开了他。对此，罗伯特没有任何歉意的表示。

莱迪奈太太的像画完了，可一点儿也不像。这使莱迪奈太太实在失望。可是她又发现，这张画像虽说看起来不像自己，但还称得上是一幅像样的作品，有几处还是挺有韵味的。

彭迪列太太不以为然，她以批评家的眼光揣摩一番后，拿起画笔在画面上划了粗粗的一道，然后用两只手将画稿揉成一团。

这时孩子们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台阶，看护他们的混血保姆紧紧地跟在身后。彭迪列太太叫他们把颜料和其他东西拿到屋里去。她本想把他们留下来说说话，逗着玩一会儿，可孩子们都很听话且异常认真。他们是回来看看夹心糖盒里还有什么好吃的没有。他们温顺地接受了彭迪列太太挑给他们的糖果。每个孩子都张开两只肥胖、滚圆、勺子一样的小手，希望能装得满满的，可是恰恰相反。于是他们又跑了出去。

太阳落下了，晚风习习而来，晚风吹来了大海诱人的气息。孩子们被套上短外衣后，又聚集在大橡树下玩各种游戏去了。他们不时地尖声狂叫着。

莱迪奈太太收拾起针线活，把顶针、剪刀和线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布卷里，然后用别针别好，她抱怨说自己身上软弱无力。彭迪列太太飞快地取来科隆香水和扇子，为莱迪奈太太在脸上洒满香水，同时罗伯特又特别卖力地扇着扇子。

她的不适很快就过去了。彭迪列太太不禁感到诧异，难道是因为从她朋友的脸上褪去？因为那玫瑰般的色彩丝毫也没有从她朋友的脸上消退。

彭迪列太太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位漂亮妇人走过长廊，她那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容貌，犹如皇后一般。莱迪奈夫人的小伙伴们跑过去迎接她，有两个拽着她的白衣裙，她把第三个孩子从保

姆手中接过来，非常亲热地抱在怀里。尽管大家都知道，医生是连大头针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许她举起来的。

“你想去游泳吗？”罗伯特问彭迪列太太。他这样问话只不过想委婉地提醒她一下。

“哦，不了，”她犹疑了一下回答道。“我累了，不想去。”她的目光从罗伯特的脸上转向了海湾。大海深沉的呢喃声犹如发自肺腑的恳求，在她的朵畔萦绕。

“啊，还是去吧！”罗伯特坚持说，“你不应该错过游泳的机会，还是去吧！海水的味道特别美，不会伤害你的。走吧！”

他摘下挂在门外衣钩的大草帽，替彭迪列太太戴在头上。他们走下台阶，朝海边走去，西边的残阳垂在低低的天幕，微风柔和而温煦。

6

艾琳娜·彭迪列心里很想同罗伯特一起去海滨。她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她先是婉言谢绝了他，后来还是柔顺地服从了，跟着他去了。

一道从未有过的光亮逐渐开始在她的内心朦胧闪现——成为给她指明道路的灯塔，同时又制约她这种举动。

起初，这光亮使她感到迷惘，引她进入迷幻的梦境，使她深思，产生她在酣梦惊醒时所感到的那种难遣胸中忧烦的痛苦，这种时候她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总之，彭迪列太太开始领悟到她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茫茫宇宙空间所处的位置和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感觉犹如一种智慧的厚赐落在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妇人的灵魂上——或许这种厚赐比上帝平常给任何妇人的都要多。任何事物的肇始、发端，特别是人世间事物的发端都必然是模糊不清的，一片紊乱而不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控制的。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的开始中脱颖而出，又有多少灵魂消逝在它的动荡不安之中啊！

大海的声音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它周而复始，不肯停息，或是窃窃私语，如泣如诉；或是大声喧嚣，召唤孤独的靈魂在沉沦中寻求陶醉，让它在内心冥想的迷津中消融掉。

大海的声音是可以与人的灵魂沟通的。感受大海仿佛感受有生命的机体，它召唤人们把自己的躯体投入它那温柔、亲密的怀抱之中。

7

彭迪列太太不愿向别人吐露她内心的秘密，这往往同她的天性迥然相反。在儿童时代，她就把自己幼小的生命控制在自身的范围之内。很小的时候，她就本能地感悟到生活的双重性——外在的生存要顺从时代潮流，而内心生活则表示要充满怀疑。

那年夏天，在哥兰德岛，她把裹得紧紧的压抑自我的屏障打破了一些。这可能是，或者一定是受了一些很难预知却又显而易见的人或事的影响——它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驱使她这样做，其中最明显的恐怕要属受艾戴尔·莱迪奈的影响了。这位克里奥耳人在生理上所具有的那种极为令人倾倒的特点，一开始就吸引了彭迪列太太。艾琳娜对人体美是很敏感的。然而，艾戴尔溢于言表的直率同艾琳娜惯常的沉默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比照——可能恰巧就是这一点提供了某种联结的纽带。有谁能告诉我们神灵在锻造我们称之为恻隐之心，或者也可以叫做爱情的那种感情的微妙纽带时，究竟使用了什么金属元素？

一天早晨，这两个女人手挽着手，打着一把白色的遮阳伞，一齐走向海边。艾琳娜劝莱迪奈太太把孩子留下来，但怎么也不能使她把小针线包放一会儿，艾戴尔恳求让她把这些东西塞进衣

兜的最里面。她们心有灵犀似地都避开了罗伯特。

到海边的距离并不近，其中包括一条长长的沙土道。路边长着稀稀落落、根须虬曲的杂草。伸进路内的枝叶经常突然地拦住过往的行人。路的两边一片片盛开的、金黄金黄的野菊花一直伸向远方。远处是一些菜园子和长着桔子树、柠檬树的小种植园。那些一簇簇绿油油的园子，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辉。

这两位太太身材都很苗条，相比之下，莱迪奈太太更具有女人和主妇的风度。而艾琳娜的体态却自有一种耐人品味的魅力。她身材颀长，线条优美而匀称。这种体形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一种光彩夺目的姿态，而不露一点俗套。一个心不在焉的过往行人也许不屑看她第二眼，但如果他感情丰富且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只要再看她一眼，他就会发现她仪态万方、娴雅端庄、与众不同。

那天早上，她穿一件凉爽的白色细布衣服，中间镶着一条棕色波浪直条花纹，领子也是白色的。从门外衣钩上摘下来的那顶大草帽，随便地戴在她那棕色的有点鬃起的头发上、紧紧地贴着她的额头，显得很沉的样子。

莱迪奈太太更注意爱护自己的皮肤，她头上系着薄纱巾，手上戴着狗皮手套，腕上还戴着护腕。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服，上面镶着柔软的绒花边，明显地勾勒出她美好的体形。那衣裙的褶皱和随风飘摆的各种饰带，与她那丰满、秀丽的美再相称不过了，这是任何庄重的线条都勾勒不出来的。

海边有不少更衣室，建筑虽简陋，但都很坚固，外面附设的不大的遮荫外廊面向大海。每间更衣室都有两个分隔开的房间。凡住在奈波伦公寓的每一家都拥有这样的一个隔间，里面备有沐浴用品和主人希望存放的其他东西。两位太太都没有游泳的打算，她们只是到海边去散散步，以免别人打扰。彭迪列和莱迪奈的分隔间刚好在一间更衣室里，互相连着。

彭迪列太太习惯于随身带着钥匙。她打开更衣室的锁头，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进去，但很快就出来了，拿出来一块毯子和两个很大的粗麻布做的马鬃枕头。她把毯子铺在外廊的地板上，把两个枕头靠在墙上。

她们肩并肩地坐在外廊的荫凉处，背靠着枕头，脚伸了出去。莱迪奈太太摘掉了纱巾，用质地柔软的手帕擦了擦脸，取出随身带着的扇子扇了起来，她总是把这把扇子用缎带系在身上。艾琳娜解开领结，敞开了上衣领。她从莱迪奈太太手里接过扇子，为她和同伴扇起来。天气非常热，过了很长时间，她们除了喊热和谈论太阳、日照外，什么也没有做。忽儿，吹来了一股清新凉爽的风，海面上掀起粼粼的涟漪。风把她们的衣裙吹得不停地摇摆着，她们费了一些时间，整理了又整理，才把衣边卷了进去，然后又重新别牢了发钗和帽针。远处，海中有几个人在游泳嬉戏。临近更衣室的过道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在念早祷文。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那个属于孩子们的帐篷下，互相卿卿我我。那时帐篷里没有其他人。

艾琳娜在四周看了一下，便把目光聚集在大海上。天空晴朗。她极目远眺，直到蓝天的尽头。天边，稀稀拉拉地飘着几朵白云。在猫岛的方向，一个三角形的风帆依稀可见，朝南望去，远处的风帆好像静止在那似的。

“你在想谁，想什么？”艾戴尔问道。她一幅很感兴趣的表情，对她的同伴的脸注视了好一会了。她为同伴那深思的表情所吸引，她那安详的神情宛如一尊石膏塑像。

“我什么也没想。”彭迪列太太大声地回答道，好像吃了一惊。随后她马上补充道：“真傻！我似乎是想都没想就回答着你的问题，让我考虑考虑。”她掉过头来，眯起两只美丽的眼睛，像两个明亮的光点。她继续说：“让我想一想，说真心话，我真没意识到我在想什么。不过，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来的。”

“啊！别当真。”莱迪奈太太忍不住笑起来，“我并不那么认

真，这一次我饶了你。今天太热了，无法想任何事，特别是不能考虑心事！”

“可是，想点什么也是件饶有味道的事。”艾琳娜执拗地道，“首先，看见海水伸向那么遥远的地方，那蓝天下不动的风帆，恰好构成一幅美丽的景色，坐在这儿品玩一番。吹在我脸上的热风，使我想起了——简直是没有任何理由地使我回想起——在肯塔基州的那个夏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我穿过一片长满没腰深野草的茫茫草原，就像飘越大海一样。我一边走着，一边像游泳似的伸开双臂。啊，我现在发现了蔚蓝的大海和碧绿的草原之间的这种微妙的联系。”

“在肯塔基州，你那天穿过草原去哪儿了？”

“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那时横穿过一片碧草如茵的原野。太阳帽把我的视线挡住了，我只能看见在我眼前平铺开的绿色。我当时只觉得必须勇往直前，可怎么也走不到头。我记不得那时我是害怕还是高兴，但毫无疑问那是很有趣味，很值得怀念的。”

“很可能那天不是星期天，”彭迪列太太笑着说，“我总是逃避做祈祷，逃避公老会的礼拜，我父亲读《圣经》时的神情总是那么阴沉，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恐怖。”

“从那以后，你就一直逃避做祈祷吗，我亲爱的？”莱迪奈太太饶有兴趣地问。

“啊，不！”艾琳娜赶紧说。“那时候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做事非常任性，从不想什么后果。事情恰恰相反，有段时间，我被宗教牢牢地攫住了。可是在十二岁以后，直到——假如说直到现在吧，我从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一直被习惯所支配。可你知道，”她突然停止了说话，把目光迅速移到莱迪奈太太的身上，向前俯了一下身子，把脸贴近她同伴的面孔。“今年夏天，我有时又感到自己在那绿油油的草原上，很随意地、毫无目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心不在焉地、漫无方向地走着。”

莱迪奈太太把自己的手放在靠近她的彭迪列太太的那只手上，看对方没有把手抽回去，她握得更紧、更热烈了，还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摩挲着它，嘴里喃喃地说：“我可怜的、亲爱的。”

这种举动起初使艾琳娜有些不舒服，但她很快就情不自禁地倒在这位克里奥耳女人的温柔的怀抱中。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她对这种感情外露的方式还很不自然。她和妹妹珍妮格，由于在这方面有不同的习惯，吵了好多次嘴。她的姐姐玛甘泪大有主妇的高贵风度，这也许是由于她过早地承担了主妇和管家婆的责任而造成的。她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玛甘泪不善于表述自己，但他是讲实际的人。艾琳娜有时倒有几个女朋友。但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们都属于同一类型——都是能自我克制的。可她从来没有意识到，她性格中的保守性同这有很大的或完全的关系。她在中学时的那个最亲密的朋友具有非凡的天赋，她能写华丽的散文，艾琳娜对这些散文很欣赏，并极力地模仿她。她同她交谈，热烈地讨论英国经典作品，有时也辩论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的问题。

艾琳娜时常对引起自己内心不安但从从不向别人吐露的习惯感到奇怪。还在她很小的时候，也许就是那次当她穿过和风起伏的绿色海洋的时候——她记得她曾对一个目光严厉，充满忧郁的骑兵军官产生过强烈的感情。这位军官是来拜访她父亲的，那时他们住在肯塔基。在他留住期间，她简直离不开他，她的目光从未从他的脸上移走。那张脸有点像拿破仑，一卷黑发从前额上流下来。但是，后来这个年轻军官不知为什么，悄无声息地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还有一次，她被一个年轻的绅士迷住了。他是到邻近的一个农场探访一位姑娘的。那是他们搬到密西西比州后的事。那个年轻的绅士同那位年轻的姑娘订了婚，他们时常在下午一道乘一辆

四轮马车来访问玛甘泪。那时，艾琳娜还只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当她意识到她在这个已订婚的年轻人的心目中毫足轻重的时候，她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随后这个年轻的绅士也像幻象一样消失了。

当她自认为自己处在命运的高峰时，她已是一个成熟的妙龄女郎了。那时，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悲剧演员的面容和身影开始出现在她的想象之中，勾起她无限的情思。长时间的迷恋，使她的想象仿佛具有了某种可信性。生来就有的失落感，则更赋予这种伟大而崇高的感情以绚烂的色彩。

她把那位悲剧演员的照片镶在镜框中，放在桌子上。那时，任何人都可以藏有一幅悲剧演员的肖像，不致被人误解或非议（这是彭迪列太太所珍惜的不幸的回忆）。当她传递这张照片，称道照片与本人非常相像的时候，她当着别人的面盛赞这位悲剧演员的超人天赋。独自一人时，她就常常把它捧起来，热烈地吻着冰凉的玻璃镜框。

她同莱恩丝·彭迪列结婚完全是出于偶然。就象许多其他的婚姻一样，他们的结合被认为是命运的安排。正当她秘密而热烈地单相思的时候，她遇见了彭迪列先生。彭迪列先生一见钟情，随即堕入爱河，这在男人身上是很常见的。他热烈到了极点，急不可耐地向她求婚。他使她高兴，他的绝对忠心赢得了她的欢心。她想像他们志同道合。而实际上，她完全想错了。当时，父亲和姐姐对她嫁给一个天主教徒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在这里，我们不必追究那些使她接受彭迪列先生做她丈夫的动机了。

倘若同那个悲剧演员结婚，也许能使她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是她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的。作为一个受到丈夫崇拜的忠实妻子，她感到她是以某种高雅尊贵的姿态接受了她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而永远关掉了通向浪漫和幻想的大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没过多久，那个悲剧演员随同那个骑兵军官、那个订了婚的年轻绅士以及其他几个人一起从她的美好回忆中消逝了，艾琳娜终于发现自己完全面对现实。她越来越喜欢她的丈夫了，并且认识到她的感情并不带有冲动的激情和过分虚伪的热情的色彩，从而威胁到她的感情。对此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她喜欢她的孩子，但是不稳定，有时出于感情冲动。她有时把他们叫到身边，激动地搂在怀里，但有时也难在记忆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去年夏天，孩子们到伊伯维利去和祖母老彭迪列太太住了一段时间。她觉得孩子们在那儿一定玩得很快乐，被看护得很好。她虽说不挂念他们，但偶尔也想念得厉害。对她来说，孩子们不在身边倒是一种解脱。虽然她自己却从不承认是这样。然而事实上，孩子们离开她似乎是卸掉了她一向盲目完成的某种职责，而命运没有赋予她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

当她们在那个夏日面向大海坐着聊天时，艾琳娜并没有把这一切心里话告诉给莱迪奈太太，但是，很多意思已或多或少地从她的话里流露出来。她把头靠在莱迪奈太太的肩膀上，脸上又泛起了红晕，她陶醉在自己说话的声调和不同寻常的直率中，好像饮了一杯甘甜醇美的酒，或第一次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感到有些头重脚轻。

她们听到了有人朝这边走来的脚步声，原来是罗伯特来找她们，后面还跟着一群孩子，包括两个小彭迪列。罗伯特抱着莱迪奈太太的小女孩，其他孩子们跟随在他身边，两个保姆紧跟在后面，看上去有点不耐烦却又没有办法的样子。

两位妇人立刻站起来，抖了抖裙子，舒展一下筋骨。彭迪列太太把垫子和毛毯拖进屋里去。孩子们愉快地跑进遮阳伞下面，站成一排，眼叮叮地看着一对闯入他们帐篷里的情人。那对情人还在那儿卿卿我我，柔情万种。他们站了起来，仅仅用沉默以示抗议，随后就慢慢地走开，到别处去了。

孩子们又占有了帐篷，彭迪列太太走过去，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莱迪奈太太请求罗伯特陪她回家去。她说自己四肢麻木，关节凝滞，她靠在罗伯特的臂膀上，拖拖拉拉地往回走。

8

“我想请您帮个忙，罗伯特。”当这位俊美女人和罗伯特一道缓慢地往回走时，她对罗伯特说道。在他擎着的阳伞的阴影下，她抬头望着他的脸，身子靠在他的胳膊上。

“可以，帮什么忙都行。”罗伯特转过身来，低头看了一眼莱迪奈太太若有所思的眼睛。

“我只求你做一件事，请你不要再纠缠彭迪列太太。”

“我的天哪！”罗伯特忍不住大喊了一声，孩子似的大笑起来。“你瞧，莱迪奈太太妒忌了！”

“别胡扯！我是当真的，而不是胡说八道，你不要缠着彭迪列太太了。”

“为什么？”罗伯特问道，对他同伴的请求也变得郑重其事起来了。

“她不是我们这般人，跟我们不一样。她可能对你认真起来，那就铸成不幸的大错了。”

罗伯特生气了，脸色涨红。他摘下帽子，边走边用帽子不耐烦地拍打着他的大腿。

“她为什么不能对我认真一些？”他猝然反问道，“难道我是一个滑稽演员？一个小丑？一个装在盒子里的玩偶？她为什么不能认真？你们这些克里奥耳人！我简直无法忍受你们了。难道我要永远扮演一个排忧解难儿的角色吗？我倒希望彭迪列太太能对我认真起来。我希望她能在我身上发现一点不属于小丑的东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如果我有什么怀疑的话……”

“啊，够了，罗伯特！”莱迪奈太太打断了他，激动地反驳说：“你说话太不负责任了，就像在那边沙滩上玩耍的小孩子说话似的一样欠考虑！如果你想毫无选择地随便对哪一个已婚妇女献殷勤，而且还想得到人们的信任，那你就不是我们大家所想像那种谦谦君子，你就不配同信任你的人的妻子和孩子交往了。”

莱迪奈太太觉得她讲的这番话，无疑就是法律和福音。可那位年轻人却烦躁地耸耸肩膀。

“啊，行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用力地把帽子向头上掬去，“要知道，对一个年轻人说这些话可不是什么礼貌的事。”

“难道我们的整个交谈是为了互相奉承吗？我的天哪！”

“受一个女人的教训，并不是令人高兴的，”他不理会她的话，继续说道。但他又突然停下来。“如果我像艾洛宾——你知道艾奇·艾洛宾和那个驻毕拉克希领事夫人的绯闻轶事吗？”于是，他讲述了艾洛宾和那领事夫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讲了艾洛宾和法国歌舞剧团一个次中音女歌手的事——她收到几封不能阅读的信。罗伯特还讲述了其他一些故事，既严肃又幽默，直到讲得莱迪奈太太把彭迪列太太对年轻人一向认真的习惯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

回到别墅后，莱迪奈太太进屋休息了个把小时，她认为这样对她的身体有好处。罗伯特在离开之前，请莱迪奈太太原谅他的急躁——他自称为不礼貌——对此，罗伯特不止一次地接受过莱迪奈太太善意的警告。

“你这次错了，艾戴尔，”罗伯特微笑着说，“实际上，彭迪列太太绝不会对我认真的。但你的劝告很有必要，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所注意。再见！看来你累了。”紧接着他又恳切地补充说：“你不想要一杯牛肉清汤吗？或者给你调一杯棕榈酒？好的，我给你调一杯酒来，再加点阿戈斯杜拉液，好吗？”

莱迪奈太太同意喝一杯牛肉清汤。她感谢他的热情，认为他的想法合她的意。罗伯特向厨房走去。厨房和别墅没有挨着，它位于主楼的后边。罗伯特亲自给莱迪奈太太端来盛在精制瓷杯里的金黄色肉汤，托盘里还有几块松脆的苏打饼。

莱迪奈太太把她那赤裸的白净的胳膊从门帘边伸了出来——门帘遮挡着敞开的房门——从罗伯特手中接过了杯子。她说他是个好侍从。这句话是认真的。罗伯特向她道了谢，转身向主楼走去。

这时，海边一对对情侣正走进公寓的庭院，他们彼此靠着对方的肩膀，就像低垂在海面上的橡树枝。他们的脚底没有一粒尘土，仿佛大头朝下在蓝色的天空里行走一样。那个穿黑衣服的妇人，跟在后边，缓慢地移动着脚步。看上去，她比往常更苍白、更疲倦了。人群中不见彭迪列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罗伯特向远处望去，寻觅着他们的踪影。毫无疑问，晚饭之前，他们是不会回来的。这位年轻人上了楼，朝他母亲的房间走去。那个房间在主楼的顶层、有奇特的尖角和倾斜的天花板，两扇敞亮的屋顶窗，鸟瞰着海湾，凭窗远眺，一望无边。屋内的摆设精美、小巧、凉爽而适用。

奈波伦太太正在缝纫机旁忙着干活，一个黑人小姑娘坐在地板上，用手摇着缝纫机的踏板。这位克里奥耳妇人从来不干不利于健康的活。

罗伯特走了过去，在天窗的宽阔的窗台上坐了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本书，开始读了起来。他的认真劲儿，从翻动书页的精确性和频繁的程度完全可以看出。缝纫机在房间里发出咔咔哒哒的响声，这是一台笨重过时的机器。当缝纫机停下时，罗伯特和母亲随便地谈着天。

“彭迪列太太在哪儿呢？”

“和孩子们在下面的海滩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答应借给她一本龚古尔的书，你出去时别忘记给她捎去，就放在小书桌那边的书架上。” 咔哒、咔哒、咔哒。砰砰！又响了五到八分钟。

“威戈恩要乘轻便马车去哪儿？”

“轻便马车吗？威戈思吗？”

“是啊，就在楼下大门那儿。他好像要赶马车到什么地方去。”

“叫住他。” 咔哒、咔哒！

罗伯特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口哨，连码头那边也能听得非常清楚。

“他连头都不抬。”

奈波伦太太快步跑到窗口。她大声喊道：“威戈恩！”她挥舞着手帕又叫了一声。可是，楼下的小伙子，蹬上马车举起鞭子抽打着马匹飞快地跑掉了。

奈波伦太太回到机器旁，气得脸色涨红。威戈恩是她的小儿子，罗伯特的弟弟——他是一个急性子、有一股随时可能动武的火爆脾气和用斧子都砍不断的牛脾气。

“你什么时候下道命令，我就好好地给他脑袋里灌进点道理，让他好受不了。”

“哎！你父亲活着就好了。”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砰砰！奈波伦太太总是执著地相信，若不是奈波伦先生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整个宇宙的规范以及所有依附宇宙的事物，都将更加明智，更加有条不紊。

“蒙威尔给你来信了吗？” 罗伯特问。蒙威尔是个中年绅士，二十年来他一直徒劳地抱有一个梦想，一心想填补奈波伦先生去世后，在奈波伦家留下的空缺。咔哒、咔哒、咔哒、砰砰！

“他来了一封信，我不知道放在哪儿去了。” 奈波伦太太在缝纫机的抽屉里和针线篮子里一边翻腾一边找着。“信中他叫我告

诉你，他下月初要到维拉·克鲁兹去，还问你是否想去找他。”
砰，咔哒，砰……

“嘿，妈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知道我早就想——”
咔哒、咔哒、咔哒。

“你看见彭迪列太太带孩子往回走了？她一定又赶不上吃午饭了。她总要待到最后一分钟才往回走。”咔哒、咔哒！“你上哪儿去？”

“你知道那本龚古尔的小说放哪儿了吗？”

9

大厅里所有的灯都点亮了，蜡芯都挑得高高的，简直都要冒烟或爆炸了，整个大厅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盏灯靠墙而立。有人用采来的柑橘枝和柠檬枝编成典雅时髦的装饰花篮吊在大厅中间，那暗绿色的枝条，在垂挂在窗上的白色麻布帷幔的衬托下，灼灼发光，显得格外耀眼。从海湾吹来一阵阵强劲而难以捉摸的海风，把帷幔吹得起伏飘动，发出沙沙的响声。

这是一个星期六夜晚，离罗伯特和莱迪奈太太那次从海边一同回来私下交谈已有好几周了。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和亲友都回来过周日。他们受到家属们的舒适的款待，奈波伦太太也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餐桌早已被搬到大厅的一角，椅子有的摆成长排，有的围成了圆圈。还不到傍晚，人们就以家庭为单位团坐在一起聊天，聊一些家常话。显然人们的情绪是想放松一下，扩大说知心话的范围，使谈话的内容更广泛一些。

许多孩子也被允许比往常晚一些时候睡觉。有一小群孩子趴在地板上，看着彭迪列先生带回来的报纸上的彩色连环画。小彭迪列哥俩允许他们看，还不时地流露出只有权威人士才有的得意的神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消遣的节目有音乐、舞蹈和一两首诗歌朗诵。这些节目与其说是安排的，还不如说是提供的。表演没有先后的顺序，看不出有事先安排或计划的痕迹。

晚会开始的时候，法雷瓦家的孪生姐妹，在众人的迫切要求下演奏了钢琴。她们刚刚十四岁，总是穿着白色和蓝色的衣服。然而，她们的表演很明显地告诉大家她们在接受洗礼时就已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圣母。她们表演了《赞姆巴》剧本中的二重奏，在大家的再三请求之下，她们又演奏了《诗人和农民》一剧的序曲。

“该死的，滚出去！”门外的鸚鵡大声尖叫起来。它是在场的惟一具有足够勇气的生灵，公然表示它没有倾听这对孪生姐妹演奏的动听的音乐。这种干扰使老法雷瓦先生——这对孪生姐妹的祖父——深为恼火，他非要把这只鸟拿走，放到暗处去不可。威戈恩却表示反对，而他的意见就和上帝下达的指令一样无法更改。幸亏这只鸚鵡没有再继续捣乱。非常明显这只鸚鵡一直把它的怨恨藏在心里，只是等那吵闹的捧场声响起来时，它才把厌恶扔向这对孪生姐妹。

接着，另一对兄妹表演诗歌朗诵。这些诗，许多人在城里举办的冬季晚会上已听过数次了。

一个小姑娘在大厅中央表演了裙舞，她母亲一边为她伴奏，一边用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心里忐忑不安。其实，她大可不必这么担心，这种场合这孩子早已很轻松自如地就能应付了。她穿着入时，得体的黑色丝绸衣裙，小脖子和胳膊袒露着，她卷起的、蓬松的头像黑色羽毛。她的舞蹈姿势优美，裹着黑绸的小脚上下穿梭般地跳动着，令人眼花缭乱。

大家都控制不住自己地跳了起来。可是，莱迪奈太太不能跳，但她非常高兴地给大家伴奏。她伴奏得很出色，优美动听的音乐伴随着愉悦的华尔兹舞步，使那迷人的表演和动人心魄的曲

调浑然融为一体。莱迪奈太太说，她只是为了孩子们才没丢下音乐。她和丈夫都认为音乐会给家庭带来欢愉，为家庭生活增添乐趣。

在音乐的伴奏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跳起舞来了，只有那对孪生姐妹例外。在这短暂的片刻，谁也不能让她们分开，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挽着男人的胳膊在大厅中如旋风一般疯狂地转着。她们俩人自己是可以跳舞的，可她们却没想这样做。

孩子们都被要求去睡觉了。有一些很听话地走了；有一些在尖声和抗议声中给拖走了；有一些在大人答应孩子们吃完冰淇淋后再走，这自然表现着大人们宽容的最大限度。

冰淇淋同点心放在一起，在人群中传来传去——点心有金色、银色两种，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平底盘中。冰淇淋是两个黑人妇女下午在厨房里精心调制并冰冻好的，威戈恩当场进行技术指导。大家不约而同地夸奖冰淇淋做得不错，如果再多放一点香精或糖，冻得再坚实一点，再多放点盐，味道就更棒了。威戈恩对自己的成绩喜形于色，在大厅里来回走着，不停地向人们介绍，鼓励大家多吃点，一饱口福。

彭迪列太太和丈夫跳了两轮舞以后，同罗伯特跳了一轮，最后又同莱迪奈先生跳。莱迪奈先生个子瘦高，跳起舞来像随风摆动的芦苇一样，左摇右摆。跳了一会儿之后，彭迪列太太走到外边阳台上，在低矮的窗台边坐下来。在那儿，她既可以看到大厅里人们的活动，又能远眺海湾。东方薄暮暝暝，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它那牛乳般的月华，撒向遥远的浪海翻涌的大海。

“你想听莱思小姐演奏乐曲吗？”罗伯特走上阳台，向彭迪列太太问道。艾琳娜当然爱听莱思小姐演奏，但又害怕她不肯赏脸。

“我就去请她，”他说，“我就说你想请她演奏。她喜欢你，一定会来的。”罗伯特转过身，匆匆向离这较远的一个小别墅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莱思小姐正在那儿踱来踱去。她把一把椅子拖进屋里，接着又拽出去，不时地抱怨一个婴儿发出的哭声。一个保姆正在隔壁那间别墅哄着那个孩子睡觉。莱思小姐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个头不高的女人，已过青春年华。由于她孤高自傲，喜欢干涉别人的自由，她几乎跟所有的人都吵过嘴。罗伯特没有费多大劲，便把她请来了。

莱思小姐和罗伯特走进大厅时，正赶上跳舞的间歇。她一进门，便向大家小心而又傲慢地鞠了个躬。她长相一般，脸上已出现了皱纹。她身材矮小，但眼睛却炯炯有神。她从不在意自己的衣着，发卡上戴着一串用旧黑丝带系着的人工紫罗兰花。

“请问一下，彭迪列太太喜欢听点什么？”她向罗伯特询问道，端端正正地坐到钢琴旁。在等罗伯特去寻问坐在窗台上的艾琳娜的口信时，她一直没有碰琴键。这位钢琴家的到来，使大厅里产生一种异常的气氛，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大厅里安静下来，人们都以期待的心情等待着。

因为独自得到这位骄矜矮小妇人的垂青，艾琳娜感到有点不安，她不敢鲁莽地在乐谱上指点，就请莱思小姐自便。

艾琳娜一向觉得自己与音乐有不解之缘，特别是那些出色的演奏，能在她的内心唤起一幅幅画面。莱迪奈太太上午有时弹奏或练习乐曲时，艾琳娜总是喜欢坐在屋里倾听。莱思小姐演奏的曲子中，有一支艾琳娜称作“孤独”的曲子。这是一首充满哀怨的小调，它很可能有别的名字，可是，艾琳娜叫它“孤独”。每听到这首曲子，她的想像中就出现一个站在海边礁石上孤独且寂寞的男人形象。他赤身裸体，凝神眺望着展翅飞翔的海鸟儿，表现出一副恍然若失的神情。

另一支曲子则在她心中唤起了一个穿着宫廷服装的美丽的妙龄女郎的楚楚动人的丽影，她沿着由颀长树冠围成的长廊，迈着轻盈的舞步向她走来。还有一支曲子使她联想到孩子们玩耍的情

景，而另一支曲子却没有勾起她任何的想象，她只看见一位文静、雅丽的太太在抚摸着一只温顺的猫。

莱思小姐在琴键上弹出的旋律在彭迪列太太激情大发的中心激起了一股微微颤抖的波澜。她当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艺术家弹奏钢琴，但却第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颤，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身心与永远不变的真理融合在一起。

她期待着那些被唤起的画面能够汇合在一起，在她的想象中像火焰般奔突。可是，她的希望被打破了，出现在想象中的画面既没有安慰，也没有希望，更没有追求，甚至连失望也没有。但却触动了她心灵的深处，激起了她强烈的情感。每当这些情感的波浪拍打着她的躯体时，她都感到她的灵魂像受了一阵鞭打似的痛苦地抽搐着。她颤抖了，哽咽起来，泪水迷蒙了她的眼睛。

莱思小姐结束了演奏，站起身来。离开时，她小心而又高傲地向人们点头致意，既不停下脚步，也不鼓掌回谢。在她沿着外廊走出时，拍了拍艾琳娜的肩膀。

“喂，你喜欢我弹的乐曲吗？”她问道。年轻的太太没有回答，只是用力地握紧了钢琴家的手。莱思小姐看出了她激动的心情，甚至看见了她的滚动的眼泪。她又一次拍了拍艾琳娜的肩膀，说：“你是惟一值得我为之弹奏的人，其他那些人，呸！”说完，她拖着脚步，侧过身子，沿着外廊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但是，莱思小姐错怪了其他人。她的弹奏激起了一种狂热的情绪。“弹得多么有感情！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我早就说过没有一个弹肖邦作品的人能像莱思小姐弹得这么好！”“那最后的一段，我的上帝，真是震撼心灵的绝调！”

夜深了，该回房就寝了。可是有一个人，或许是罗伯特，却想在这万籁俱寂的时间里，在神秘的月光下，去海里游泳。

罗伯特既然提出了这个奇妙的想法，也就没有人能反对。当他带头往外走时，大家都愉快地跟着他。实际上，罗伯特不是领路，只是指指路而已。他心神不定地走在成双结对的人群后面，尽管已有不少人显露出情意缠绵，故意徘徊不前，罗伯特仍在他们中间走着。他是预谋这样做，还是出于调皮的动机，谁也说不上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彭迪列夫妇和莱迪奈夫妇并肩走在了最后。两位夫人都紧靠着自己丈夫臂膀。艾琳娜能听到后面罗伯特的说话声，有时还能听清他在讲什么。她奇怪罗伯特为什么不和他们走在一起。这真有点奇怪！她觉察到，近来罗伯特有时整天都故意避开她，而第二天又以双倍的热情加以补偿，好像要追回已逝的时光。她还发现，当罗伯特有事离开她时，她会想念他。她觉得自己对罗伯特就像阴天时人们渴慕太阳，而在晴朗的日子又察觉不到太阳的光辉一样。

人们各自三五成群地向海边走去。他们说说笑笑，有些人还唱着歌。从克莱恩旅馆那边隐约传来了乐队的演奏声，空气中弥漫着奇异而稀有的味道——大海和野草的混合味，新耕过的土地发出的土腥味儿，还有不远处开满白色鲜花的原野散发出来的浓郁的花香味儿，都融合在一起。夜幕轻柔地笼罩着大海和原野，既没有重量，也没有影子。皎洁的月光像神秘而温柔的梦遮盖着大地。

大多数人都跳进海水中，像天生就会游泳似地游起来。大海安静地呼吸着，巨大的波涛缓缓地翻涌着，交叠在一起，漫到岸边，化成了无数细碎的泡沫，然后又翻卷着退回去，仿佛一条条蜿蜒蠕动的白蛇。

整个夏天艾琳娜像在学游泳。她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请教，有时她还请孩子们加以指点。罗伯特几乎天天教她游泳。当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时，几乎失望了。艾琳娜一下水，就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惊慌笼罩着她，除非旁边有人伸着双手，托扶她，她才放心。

可是，那天夜晚，艾琳娜像个初学步的孩子摇摇摆摆，踉踉跄跄，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第一次勇敢而满怀信心地单独下了水。她高兴得差点儿欢呼起来。当她用双臂划动几下，身体就浮上水面时，她确实高兴得叫起来。浑身好像获得了新的力量驾驭她的身体和灵魂，她变得勇敢无畏起来。她实在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要游到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游到的地方去。

艾琳娜出乎意料的成功，成为人们惊讶、欢呼和赞扬的对象。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欢慰，祝贺自己对艾琳娜特殊训练方法终于取得了预想的结果。

“游泳竟这么容易！”艾琳娜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大声说，“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么容易，竟像个小孩子在水中乱扑腾以致于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呢？”她不愿意和别人一起游泳和比赛，而是沉浸于自己刚刚获得的力量，一个人朝远处游去。

她面朝大海，极力搜索这空间和孤独给予她的感受。宽广的大海与月光如水的夜空融为一体，激起她如潮水般的幻想。她不停地游着，觉得自己好像是融化在无边无际的水天一色之中了。

她有一次转回头去，朝海边和离开她的人群望去。她游得并不远——也就是说，对一个经验丰富的游泳者来说，只算是一小段距离。可是对她来说，留在身后的那片海水是那样陌生，似乎成了不借助他人之力简直就无法逾越的屏障。

突然，一种死亡的威胁袭向她的灵魂。这使她重新感到了极度的屏障，周身像瘫痪了似的软弱无力。她努力想振作起惊恐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神经，拼力游回岸边。

她没有向丈夫讲她在生与死之间瞬间地狱般的恐怖感。她只是说：“我想我差点儿淹死在那里。”

“你游得并不怎么远，亲爱的，我一直在看着你呢，”她丈夫回答道。

艾琳娜转身走进浴室，穿好衣服，赶在其他人出水之前做好了回家的准备，一个人远离了人群。大伙试图叫住她，向她呼喊。可她一边挥手表示谢绝，一边继续往回走，对大家的挽留毫不在意。

“有时候，我觉得彭迪列太太有点任性，”沉浸在无限欢悦中的奈波伦太太说道。她担心艾琳娜的离开有些煞风景，使大家扫兴。

“这我知道，她是有点任性，”彭迪列先生表示同意，“不过只是偶尔而已，并不总是这样。”

艾琳娜还没走完回家路程的四分之一，罗伯特就追了上来。

“你以为我害怕了吗？”彭迪列太太问道，并没有埋怨的语气。

“不，我知道你不害怕。”

“那你为什么跟来了？为什么不跟大伙在一起。”

“这个，我可没想过。”

“你想过什么？”

“随便什么吧，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很累，”彭迪列太太报怨地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为什么要弄明白呢？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疲惫不堪。这倒并不使我感到不愉快。今晚我有成千上万种感情，其中有一半我都惊诧莫名。我说这话你不介意吧？我说给自己听的。我怀疑今后我是否还会像今天晚上莱思小姐演奏钢琴时那样受感动。也许，这样的夜晚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今晚仿佛是在梦中，周围好

像弥漫着神秘的、半人似的动物，四周一定有精灵在活动。”

“是的，”罗伯特压低声音说，“你忘记今天是八月二十八日吗？”

“八月二十八日？”

“是的。每逢八月二十八日午夜时分，如果明月当空——月亮一定是皎洁、明亮的——那时，千百年以来一直出没于这些海岸的精灵，就会飞出海湾，用洞察一切的眼睛，寻找有能力同它作伴的人。一旦找到了，它就让这个人有一段陷入超脱自我状态的时间。多少年来，它一直没有找到符合标准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沉入海底。可是，今晚它发现了身心疲惫的彭迪列太太，使你进入了这物我两忘的状态。也许，这精灵再也不会让你从神迷之中解脱出来了，再也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和你那圣洁的身影一同散步了。”

“不要再嘲笑我了，”彭迪列太太说。罗伯特轻浮的话有些伤她的自尊心。对这类的恳求，罗伯特素来不放在心上。但他感到那充满伤感的轻声慢调似乎是对他的责怪。对此罗伯特无法解释。罗伯特无法对她说他已经看穿了她的心思，并理解了她。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冲她伸出了胳膊——因为艾琳娜自己说过，她已经疲惫不堪了。艾琳娜一直不停地走着，胳膊无力地垂下来，任凭白色长裙拖在撒满露珠的小路上。她抓住罗伯特伸出的手臂，但并没有依偎着它，只是把自己的手漫不经心地搭在罗伯特的臂弯上。她的思想仿佛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远远地离开了她的肉体，她正极力赶上它们。

罗伯特帮助彭迪列太太爬上吊床。那吊床在门外的一根廊柱和台阶下的一棵树之间摇摆着。

“你就这么呆在外边等彭迪列先生吗？”“我就呆在这儿，再见。”

“要我帮你拿个枕头来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儿有一个。”彭迪列太太说着，用手在阴影里摸索着。

“那一定很脏了，孩子们经常在上边踩来踩去。”

“没关系。”彭迪列太太找到了枕头，拍了拍，就放到了头下。她在吊床上伸直了腰，做了一个深呼吸。她不是那种眼中无人或盛气凌人的女人，因而不会像叫春的懒猫似的闲躺在床上，但这会儿，一种难言的舒适之感涌遍她的全身。

“要我呆在这儿，等彭迪列先生回来吗？”罗伯特一边问，一边坐到台阶边沿上，随手抓住了拴在柱子上的吊床的绳索。

“如果你愿意，那就呆在这儿。不过千万不要摇晃吊床。请你把我丢在那边房子窗台上的白色披肩拿给我，好吗？”

“你冷吗？”

“不，可待会儿会冷的。”

“待一会儿？”罗伯特笑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打算在这儿呆多久？”

“不知道。你能帮我把披肩拿来吗？”

“当然。”说着，罗伯特站起身，踏着青草，走到房子那边。彭迪列太太的目光紧随着他在一缕缕月光下时隐时现的身影。午夜已过，一时万籁俱静。

罗伯特拿着披肩走过来，彭迪列太太接在手里，没有马上披在肩上。

“你说过，我可以等彭迪列先生回来，是吗？”

“我说过，你愿意的话是可以的。”

罗伯特又坐下来，卷起一支烟，悄无声息地抽了起来。彭迪列太太也沉默无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语言比沉默更意味深长了，或者说，没有比初次感受到的心灵期待的颤动更富有诱人的想象力。

当游泳者们归来的声音渐渐传来时，罗伯特起身告辞。彭迪列太太没有向他道别，罗伯特以为她已睡着了。彭迪列太太又一

次注视着罗伯特在月光下若隐若现的身影。

11

“你呆在外边干什么，艾琳娜？我还以为你早就上床了呢。”当发现太太躺在吊床上，彭迪列这样说道。他和奈波伦太太一道回来，并把她留在那所主楼跟前。彭迪列太太一言不发。

“你睡着了吗？”他又问道，弯下腰来仔细看她。

“没有。”彭迪列太太明亮的眼睛里闪着炯炯的目光，毫无睡意。他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都一点多钟了，你知道吗？进屋来吧！”彭迪列说道，登上台阶，走进了房门。

“艾琳娜！”几分钟以后，彭迪列从屋里叫道。

“不要等我了，”她回答道。彭迪列把头探出门外。

“你呆在外边会着凉的。”他的语气有点不耐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还不进来？”

“这儿不冷，我有披肩。”

“可蚊子会把你吃掉的。”

“没有蚊子。”

彭迪列太太清楚地听到丈夫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每一步都反映出烦躁不安。要是往常，她遇到这类情况会进屋去的；按照习惯，她也会按丈夫的要求做。但这倒并不意味着她是出于被迫、屈从或俯首听命。她那样做完全是不假思索的，就像我们每个人站着、坐下、走路、迈步那样，履行命中注定必须要做的那些一成不变的日常琐事一样。

“亲爱的，艾琳娜，你就不能快一点进来吗？”他又问道，这一回语调变得亲切，带点恳求的语气。

“不，我想呆在外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荒唐！”彭迪列先生不禁脱口说道，“我不准你整夜呆在外边，你必须立刻进屋来！”

彭迪列太太翻了个身，在吊床里躺得更加安稳了。她觉得内心燥热，性情在突变，倔强里充满着反抗。此时，她只能对丈夫报以不满的轻视和反抗。她奇怪，丈夫以前是否也是这样和她说话的，她是否服从过丈夫的命令。当然，她确实服从过，她记得她服从过。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服从，只是记得她确实那样服从过。

“莱恩斯，你一个人睡吧，”她说，“我想一个人在外面呆会儿。我不进去，也不愿进去。别用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否则我就不理你！”

彭迪列先生已经把床收拾好了，可他比平时多加了一件睡衣。他打开一瓶酒，那是一瓶他存放在专用的酒橱的为数不多的名酒。他喝了一杯，然后走上阳台，递给夫人一杯，可她并不想喝。彭迪列先生搬来一把安乐椅，把穿着拖鞋的脚放在踏板上，抽起雪茄来。抽完两支雪茄，他回到屋里，又喝了一杯酒。彭迪列太太还是没有接丈夫递来的酒。彭迪列先生又坐下来，翘着脚，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又抽了几支雪茄。

艾琳娜这时候有点儿觉得自己从一场梦中醒了过来，那是一场绚丽奇特的不现实的梦。现实又开始压迫着她的灵魂，无法抗拒的困倦感袭击着她，就连曾一度控制了并使她沉醉其中的幻景也失去了作用，她只能屈服于现实。

这时，已经到了夜里最寂静的时候。在黎明来到之前，整个世界好像都屏住了呼吸。月亮低低的，睡熟了的夜空从银白色变成了青铜色。老夜鹰休息了，橡树也低下了头，不再发出沙沙的响声。

艾琳娜翻身站了起来，在吊床上躺了那么长时间，肌肉有点麻木了。她晃晃荡荡地走上台阶，站在房门前，有气无力地扶着

过廊的柱子。

“你进来吗，莱恩斯？”她朝丈夫转过脸去，问道。

“是的，亲爱的，”丈夫回答道，透过吐出的烟雾，扫了妻子一眼。“抽完这支雪茄就进去。”

12

彭迪列太太只睡了几个小时，可就在这几个小时内，烦乱和恐惧一直侵袭着她，一些无缘无故的梦不断把她惊醒。那些梦留给她的无法解释的半明半暗的印象，使她更加惊恐不安。她起了床，穿上衣服。清晨清爽新鲜的空气沁人肺腑，使她的神志清醒了一些。然而，她并不想寻求精神上的鼓励或任何其他来自外部的或是内部的安慰。她只想盲目地听任冲动的摆布，就像把自己交于陌生人的手中任其决定命运一样，从而从她灵魂的责任感中解脱出来。

时候还早，大多数人还在甜睡中，只有几个要去切尼瑞教堂做弥撒的人在外面来回走动。昨晚就订好约会的情人们，正朝着码头方向悠闲走去。那个穿黑衣的太太，捧着金色的天鹅绒装帧封面的祈祷书，戴着那串礼拜天用的银念珠，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年迈的法雷瓦先生也起床了，不服老地张罗着出门的事。他带上大草帽，从客厅的伞架上取下雨伞，跟在黑衣太太的身后，但从不走到她前面。

曾经用奈波伦太太缝纫机做针线活的那个黑人女孩，正拿扫帚漫不经心地扫着过廊。艾琳娜叫住她，让她去主楼叫醒罗伯特。

“告诉他，我想去切尼瑞教堂。船已经准备好了，请他尽快过来。”

罗伯特很快就来了。以前，彭迪列太太从不派人去找他，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自己也从未请过他，这好像是说彭迪列太太以前并不需要他。彭迪列太太自己没有考虑到她派人去叫罗伯特的举动有什么地方不正常。罗伯特显然也没有想到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当他看见彭迪列太太时，他的态度依旧和往常一样平淡。

他们一起到厨房去喝咖啡，没有时间等着那些美味的早餐做好了。他们站在窗边，接过厨师递过来的咖啡和花卷，吃了起来。艾琳娜说她觉得这两样东西吃起来味道很不错，说她没有想到喝咖啡也没有想到别的东西。罗伯特对彭迪列太太说，他早就注意到她做什么事都没有计划。

“想去教堂，就把你叫醒了，难道这还不算有计划吗？”她大声笑道，“我还必须把每一件事情都计划好吗？莱恩斯脾气不好时也总这么说，我不怪他。若不是由于我的缘故，他的脾气不会那么坏的。”

过沙滩时，他们抄了一条近路。他们远远就看见那奇怪的人群，正向码头移动——情人们肩靠着肩慢慢地走着；穿黑衣的太太渐渐追上他们；老法雷瓦先生被远远地甩在了后头；最后面的是一个光着脚的西班牙年轻姑娘，头上戴着一条红色围巾，胳膊上挎着个篮子。

罗伯特认识那个姑娘，临上船时，同她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话，在场的人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她的名字叫玛利塔，生就一副圆圆的、聪明而调皮的脸蛋，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她的手很纤巧，紧紧地攥着篮子的提梁，两只脚宽大、结实，她并不想把它们遮掩起来。艾琳娜不禁瞟了一眼那双大脚，发现脚趾间粘着沙土和泥。

上船后，波戴利嘟哝着抱怨玛利塔占的地方太多。事实上，他是讨厌老法雷瓦先生，这个老头总说他的水性比他好。可是，他不便跟法雷瓦先生这么大岁数的人斗气，所以就把怨气发到玛利塔身上来了。这姑娘刚开始也想争辩，想请罗伯特来评评理，

可不大会儿，她就有点莽撞地上下摆动着脑袋，向罗伯特挤眉弄眼，朝博戴黎呶起嘴来。

情人们一对一对地散开了，他们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那位穿黑衣的太太已经是第三次数叨着她的念珠。老法雷瓦先生不停地唠叨着他知道应该如何驾驶船只，而波戴利却不知道怎么驾驶。

对这一切，艾琳娜都感兴趣。她不停地上下打量着玛利塔，从难看的粘着泥土褐色脚趾一直到那双漂亮的黑眼睛。

“她为什么总是那么看着我？”姑娘忍不住问罗伯特。

“也许她认为你很美。要我问问她吗？”

“不用。她是你的情人吗？”

“她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两个孩子。”

“哦，弗兰西斯科同希瓦诺的夫人私奔了，那个太太还有四个孩子呢。他们带走了希瓦诺所有的钱，还拐走一个孩子，偷走了他的船。”

“别说了！”

“她听得懂咱们的谈话吗？”

“行了，别再说了！”

“那边的那两个人结婚了吗？他们挨得那么紧！”

“当然没有！”罗伯特笑着回答。

“不错，当然没有。”玛利塔附和着，既严肃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太阳越升越高，已经有点焦热灼人了。簌簌扑面的微风好像故意要刺痛艾琳娜脸上和手上的毛孔似的。罗伯特为她在头顶撑开了伞。

船拐进了一条抄近的水路，风把船帆吹得涨了起来。老法雷瓦先生看着鼓鼓的船帆，无拘无束地高声谈笑起来，波戴利则在他鼻子低下轻声咒骂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船渡过海湾，向切尼瑞教堂驶去的时候，艾琳娜觉得自己好像被从紧紧捆绑住她的锚地上拖了出来，绑她的绳子松懈了，实际上，自从昨晚经历了那神秘的时刻以后，这绳索就已经断了，使她自由自在地漂向自己选择的任何方向。罗伯特不停地和她聊天，再也没空搭理玛利塔了。那姑娘的竹篮子里装着海虾，上边覆盖着苔藓。她气鼓鼓地往下拍着苔藓，闷闷不乐地发着脾气。

“我们明天去哥兰蒂·台瑞岛去吧！”罗伯特低声问。

“到那儿干什么？”

“爬山，到旧城堡去，看曲曲弯弯的金睛蛇，看那些蜥蜴晒太阳。”

艾琳娜朝着哥兰蒂·台瑞岛的方向凝望了一会儿。她愿意同罗伯特单独相处，在阳光下倾听大海喧闹的声音，看那些滑溜溜的蜥蜴在那旧城堡的废墟中爬来爬去。

“后天或者大后天，我们可以驾快艇去贝阿恩·布鲁罗，”罗伯特继续说。

“我们去那儿有什么玩的呢？”

“玩什么都行——钓鱼。”

“不，我们还是到哥兰蒂·台瑞岛去，不要打扰那些鱼们。”

“随便哪儿都行，只要你喜欢，”罗伯特说，“我叫托尼来，帮我修好那条船，我们就不用求波戴利或者其他什么人帮助了。你敢乘独木舟吗？”

“哦，不。”

“哪天晚上月色好，我就带你去坐独木舟。也许你的小海仙会告诉你在这些岛屿中哪儿藏着财宝，也许它会指引你的船驶向那儿去的。”

“这样，我们一下子就变成百万富翁了，”艾琳娜大笑着说，“我把这些财宝都给你，还有挖掘出来的宝贝和海盗的金子。我

想，你知道该怎么用它们吧。海盗的金子是不该藏起来，也不该拿来用的。我们拿它各处乱抛，为了尝尝挥金如土的滋味，应该把它像大风刮来的那样随便花掉。”

“我们两个人一块儿享用，一块儿花掉它。”他说。他的脸红了。

他们登上造型特别的哥特式路尔德圣母教堂，教堂顶上棕黄色的油漆，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异常的光芒。

只有波戴利留在船上，叮叮当地补着船。玛利塔也挎着那只盛着海虾的篮子走了。她侧目瞥了一眼罗伯特，流露出孩子般嗔怪怨恨的神情。

13

在教堂做礼拜时，一种烦闷和困乏感涌上艾琳娜的心头。她的头开始疼起来，圣坛上的灯光在她眼前飘来晃去。要是往常，她完全可以努力设法控制住自己，恢复平静，可是这次，她惟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离开这使人郁闷的教堂，到露天里去。她站起来，踩了罗伯特的脚，低声向他道歉。老法雷瓦先生十分诧异地也站了起来，当他看见罗伯特和彭迪列太太一道出去后，就又坐了下来。他有些焦急地轻声问穿黑衣服的太太发生了什么事，可对方却不答话，眼睛一直定定地放在她那天鹅绒封面的祈祷书上。

“我觉得有些头晕，几乎要晕倒了。”艾琳娜说着，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到额头上，把草帽向上推了推。“我实在等不到做完弥撒了。”他们坐在教堂外面一块阴凉的地方。罗伯特心里很焦虑。

“到这儿来本身就不明智，更不用说在这儿呆下去了。到安东尼家去吧。在那儿你可以休息一下。”他挽起彭迪列太太的胳膊，一边走，一边担心地低头看着她的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海水在碱水池的芦苇中悄声交谈。那一排灰色的被风雨剥蚀了的小房子，静静地坐落在柑橘林中。艾琳娜情不自禁地想，在这个地势低洼，使人昏昏欲睡的小岛上，一定永远是星期天。他们停下脚步，靠在一道用漂浮的海生植物做成的篱笆上，想找一些水喝。一个年轻的、看上去很温和的厄凯迪尔人正在井台边打水。说是井台，其实不过是一个生满了锈的救生圈，在一边打一个洞，埋在地里就成了井台。青年人把盛满水的铁桶递给他们，他们喝起来。水并不凉，但对艾琳娜那被晒得发热的脸颊来说，却很凉爽，她马上就精神振作了。

安东尼太太的小屋在村子的尽头，她以当地人热情好客的习俗迎接了他们，就好像打开门迎接阳光一样。她很胖，拖着沉重的身躯笨拙地走过来。她不会讲英语，但当罗伯特想办法向她解释说，他陪伴的太太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时，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艾琳娜，把她安置得舒舒服服的，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似的。

整个房间非常干净，那张四条腿的大床铺洁白如雪，让人一见就想躺上去。这是一间不大的侧室，从这间屋子的窗户望出去，穿过一块狭长的草地，能看到对面的棚子，里面搁置着一条底朝天的破船。

安东尼太太没有去做弥撒，她的儿子托尼去了。不过，她说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让罗伯特坐下来等一会儿。而罗伯特却走了出去，坐在门外抽起烟来。安东尼太太正在前边大屋子里忙着做饭，她那个大壁炉里取出几块发着暗红颜色的炭火，想在上面煮鲑鱼。

艾琳娜独自呆在小侧室里。她解开衣服，脱去衣裙。她洗了脸，又洗脖子，接着把胳膊泡在脸盆中。脸盆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洗脸架上。最后，她脱掉鞋和长袜，爬上了那张高高的洁白的床。她躺在床中间，将身子舒展开，在这张奇异的大床上休息，已经叫人够惬意的了，何况还有那散发着月桂香味的被子和床单

呢！她把结实的微微酸疼的四肢伸直，用手指慢慢梳理着松散了头发。当她抬起双臂互相摩擦着的时候，瞧见了自己那丰满的臂膀，便细致地观察起来，就好像第一次看见它们似的。她的皮肤丰满。她把两只手交叠在一起，舒服地垫在头下，就这样睡着了。

最初，她睡得很轻，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听得见周围的动静。她听见了安东尼太太在铺着沙子的地板上来回走动的声音，同时还听见了小鸡群在窗外草地中寻找食物时的咯咯叫声，接着，她又隐约听到了罗伯特和托尼在窗对面小棚子里面的谈话声。她一动不动，眼皮由于困乏而沉重地粘在眼睛上。谈话还在继续下去——托尼缓慢的厄凯迪尔人的低沉的嗓音，罗伯特的轻快、柔和、稍有些滑腻的法语。她不能完全听懂法语，除非面对面地跟她说。他们的谈话声混和着其他听起来懒洋洋的低沉的声音，使她昏昏欲睡。

艾琳娜一觉醒来，觉得自己仿佛睡了一世纪，睡得很香。棚子里的声音已悄悄地消失了，隔壁安东尼太太的来回走动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就连小鸡群也咯咯叫着去别处觅食了。不知什么时候，蚊帐给她放了下来。那是她睡觉时，安东尼老夫人进屋来，把蚊帐放了下来。艾琳娜轻轻地从床上坐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缝隙向外张望着，只见阳光斜斜地照在对面的小棚子上，下午的时光已过了一大半了。罗伯特还坐在那个棚子的荫凉处，倚在那只翻倒了的船的、倾斜的船帮上乘凉。他正在看一本书。托尼没和他在一起，也不知道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她站在窗下脸盆架前洗脸时，又偷偷观察了罗伯特一会儿。

安东尼太太把几条很干净的粗毛巾放在椅子上，又在毛巾旁边放了一盒爽身粉。艾琳娜对着挂在脸盆上面墙壁上的小镜子，仔细地、轻轻地往鼻子和脸颊上扑着粉。她的眼中发生愉快的光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梳洗完毕，她走进隔壁房间，那是饭厅，这时她觉得很饿，可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靠墙的桌子上铺着桌布，上边有一套餐具。盘子里放着一块黄橙橙的面包，旁边还有一瓶果子酒。艾琳娜伸手拿起黄面包，用她健康美丽的牙齿咬下了一大块，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外，从低垂的树枝上摘下一个柑子，朝罗伯特投了过去。罗伯特还不知道艾琳娜已经起床了。

看到她，罗伯特脸上现出高兴的笑容。他走到柑子树下，坐在了艾琳娜身旁。

“我睡了许多年了吗？”艾琳娜问道，“整个岛屿似乎都改变了形状。在我睡觉期间，一定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他们把你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留在这里了。啊！安东尼太太和托尼去世有几百年了？同我们一起从哥兰德岛来的那些人离开这个世界又有多长时间了？”

罗伯特亲昵地为艾琳娜抚去肩上的褶皱。“你整整睡了一百年，我被留在这儿专门保护你。我就坐在那个棚子里，整整读了一百年书。这期间，我犯下的惟一错误是烧焦了一只烧鸡。”

“就算烤成石头，我也要把它吃下去。”说着，艾琳娜和罗伯特一起站了起来，缓步走向房间。“可是说真的，法雷瓦先生和其他人到底去哪儿了？”

“他们已经走好几个小时了。他们见你睡得正熟，就想最好还是不要打扰你。无论怎样，我也不能让他们把你叫醒啊！不然的话，我来这儿干吗？”

“我想莱恩斯不会放心吧？”艾琳娜坐到餐桌旁边时，这样自言自语地说。

“他当然不会放心。他知道你跟我在一起。”罗伯特一边答话，一边在摆在炉边的各种炒勺和盖着的盘子中来回忙碌。

“安东尼太太和她儿子到哪儿去了？”艾琳娜问道。

“他们到教堂去作晚祈祷去了，顺便拜访几个朋友。你什么时候想回去，我都可以用托尼的船把你送回去。”

罗伯特拨弄着冒着烟的炭灰，烤好的鸡又滋滋地冒油。他为艾琳娜准备的这顿晚饭十分美味。他们还一起喝了咖啡。安东尼太太只为他们准备了带鱼。罗伯特趁艾琳娜睡觉时，想找几样好吃的东西，几乎把整个岛子翻了个底朝天。看到艾琳娜的胃口这么好，大口咀嚼着他为她找来的食物，罗伯特感到孩子般的满足。

“我们马上就走吗？”艾琳娜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用手拍落身上的面包屑，问道。

“太阳还有两个小时才能落山呢，”罗伯特回答道。

“可两个小时以后，太阳就看不见了。”

“那我们走吧，别管它了！”

他们在柑子树下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安东尼太太气喘吁吁，步履蹒跚地走回来。她不停地向他们道歉，解释说因为她不在，所以托尼也不敢回家了，他，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羞于见其他别的女人。

太阳慢慢地落了下去，西边的天空被余晖染成一片金黄色。这时候在柑子树下呆上那么一会儿，真是一件舒服的事。影子越拖越长，像是一些奇特的精灵，偷偷地爬上了草地。

艾琳娜和罗伯特坐在地上，准确地说，罗伯特躺在彭迪列太太身边的草地上。他时不时地用手拨弄着彭迪列太太长裙的花边。

安东尼太太那宽厚矮胖的身躯，一屁股坐在门边的长凳上，她嘴里唠唠叨叨地讲着下午发生的事，直到讲得口干舌燥。

她讲的故事非常有趣。她一生只有两次离开过切尼瑞·卡米纳达，而且时间都很短。她的全部岁月几乎都是在这个小岛上度过的。她随时注意搜集有关大海和海盗的传说。夜幕不被察觉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慢慢降临了，月光把整个夜空照得很明亮。艾琳娜似乎听到了鬼怪们的低语和埋在地下的金子的咯咯声。

艾琳娜和罗伯特登上了托尼的小船。船上架起来缀着红灯笼的帆布，帆布的灰蒙蒙的阴影在夜色和苇草中闪动着。远处那些鬼怪般的风帆，飞快地掠过海面。

14

当莱迪奈太太把彭迪列太太小儿子埃蒂爱尼送回他母亲身边时，她说这孩子疯了一整天，一直不愿上床睡觉，还闹了一场，所以她自己就一直陪着他，费了好大劲，才叫他安静下来。她还告诉艾琳娜说，拉乌尔已经上床，睡了两个小时了。

埃蒂爱尼穿着件白色的长睡衣。莱迪奈太太拉着他的手领他过来时，睡衣的下摆拖在地上。他用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揉着眼睛，因为困倦和生闷气，眼皮沉重地向下耷拉着。艾琳娜把他抱在怀里，坐在卧椅上，开始不断地抚摸和亲吻他，呼唤他的各种小名，哄他睡觉。

莱迪奈太太对彭迪列太太说，莱恩丝起初非常担心，想立刻到切尼瑞教堂去找她。可法雷瓦先生安慰他说，他太太只不过是太疲劳了，没有什么关系，傍晚时分，托尼就会送他回来。这才打消了莱恩斯想到海湾去找她的念头。他这会儿到克莱恩旅馆去了，说是去找一个什么棉花经纪人，商谈有关保险、贸易、股票、证券的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莱迪奈太太也记不清楚了。他留下口信说，他不会回来得很晚。莱迪奈太太接着说，她实在受不了这种闷热，总得随身带着一小瓶盐和一把扇子。她说她不能再陪艾琳娜聊天了，因为这会儿莱迪奈先生正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在家里，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孤独。

埃蒂爱尼睡着后，艾琳娜把他抱进了后面的卧室。罗伯特也

跟了进来，帮助她把蚊帐架支了起来，好让艾琳娜把孩子稳稳当当地放在床上。那个混血保姆已经走了。安顿好孩子后，他们走出屋子，罗伯特这才向艾琳娜告别。

“你不觉得我们从今天一大早到现在，已经整整在一起呆了一天了吗？”艾琳娜在分手时说。

“是整整一百年。不过，时间几乎都让你睡没了，再见。”说完，他紧紧地握了握艾琳娜的手，然后就走向海边。他没有找别人作伴，而是独自一人向海湾走去。

艾琳娜在屋外等待丈夫的归来。她不想睡觉，也不想坐在屋里坐着；不想和莱迪奈夫妇呆在一块儿也不想参与坐在奈波伦太太主楼前那伙人无聊的谈话。她的心飞回在哥兰德岛度过的那段时间。她发现今年的夏天同以往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同时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现在的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大大不同于从前的自我了。这表现在她现在已用和过去截然不同的观点看待事物。她发现自己的内心里萌发出一种新的欲望，这欲望改变了她周围的环境，使它们更加富有涵义。对此，她从未产生过丝毫的怀疑。

罗伯特就这么走了，就这么离开了她，她感到有些奇怪。她一点儿也没想到罗伯特可能会因为总和她在一起而生出厌烦。她自己没有这种感觉，因而相信罗伯特也不会有。她有些失望于他的离开，没有人要他必须离开，让他留下来或许是更自然的事。

艾琳娜一边等着丈夫，一边不知不觉地低声哼起一支小曲。这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罗伯特教给她的。曲子的开头是“啊，如果你知道，”每一段的结尾也是“如果你知道。”

罗伯特的歌声是那么悦耳，那么真实，一点也不做作。此刻，那音调，那反复的叠句，仍然萦绕在她耳旁。

一天傍晚，艾琳娜走进餐厅时，又迟到了一会儿。这已成了她的习惯。人们围坐在餐桌旁正异常热烈地争论着什么。几个人同时讲着话，威戈恩争论的声音最大，甚至压过了他母亲的声音。艾琳娜是因为洗澡来晚了。她手忙脚乱地穿好衣裳，脸因为有些着急而微微发红。她那漂亮的头，与那身漂亮的白衣服相映衬，使人把她想像成一朵盛开的名贵的花。她在法雷瓦先生和莱迪奈太太之间坐了下来。

正当她坐下准备用汤时——汤在她未进餐厅时就已端了上来——几个人同时抢着告诉她罗伯特先生要到墨西哥去的消息。艾琳娜下意识地放下羹匙，迷惑不解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今天上午，她一直和罗伯特在一起，听他读书，他连墨西哥的字样都没提过。可是下午，她却一直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那座主楼上和他母亲在一起。她下午去海滩的时候，虽然对罗伯特没去找她有点纳闷儿，但却怎么也没想到出于这个原因。

艾琳娜不由自主地朝坐在对面的罗伯特望去，罗伯特正坐在女主人奈波伦太太身边。她的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忧怨迷茫的神色。罗伯特扬起眉毛，勉强装出一副笑脸，回看了她一眼。他看上去非常窘迫，侷促不安。

“他什么时候走？”艾琳娜向在座的人问道，好像罗伯特根本不在那儿，或者他自己不能回答她的问题似的。

“今晚。”“就在今天晚上！”“你去过那儿吗？”“他是不是头脑发昏了！”她的耳朵里塞满了同时用英语和法语讲出的问话和回答。

“这怎么可能！”艾琳娜大声叫道，“难道一个人转眼之间就能从哥兰德岛出发去墨西哥？就像到克莱恩旅馆，到码头，到海

滩去那么容易吗？”

“从前，我就说过准备去墨西哥，我已经说了很多年了！”罗伯特用一种有些失去控制而颤动尖利的声音叫道，他的样子像是被一群蝎子蜇着似的。

奈波伦太太用刀把敲着桌子。

“请允许罗伯特先生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要去，而且为什么非要今天去！”她叫道，“真是的，这张桌子简直变成疯人院的餐桌了，乱哄哄的，所有的人都在闹个不停！有时候——愿上帝饶恕我——真的，有时我真希望威戈恩变成哑巴！”

对他母亲的以上帝名义的祝愿，威戈恩报之以大声的嘲笑。他感到，她的这种祝愿除了给她自己提供更多的讲话机会外，不会对别人有任何好处。

法雷瓦先生认为，威戈恩一生下来就该给扔到大海中淹死；而威戈恩却认为，把老家伙处置掉，可能会更符合公平的原则。人们都一致认为令人讨厌的奈波伦太太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了。罗伯特也用刺耳难听的话责备着弟弟。

“没什么可解释的，妈妈，”罗伯特说道。可他还是解释了一番——这主要是冲着艾琳娜说的——因为他只有乘某某天离开新奥尔良的汽轮，才能在维拉克鲁兹见到他希望见到的人。另外，波戴利正好今晚准备用帆船运送蔬菜去城里，他趁这个机会去城里，才能赶上那艘汽船。

“可你是在什么时候考虑并决定了这一切的呢？”法雷瓦先生问道。

“今天下午，”罗伯特有些烦躁且不快地回答道。

“今天下午什么时间？”这位上了年纪的人继续追问着，那口气就好像是在法院里大法官面对面地审讯一个善于狡辩的犯人。

“四点，法雷瓦先生。”罗伯特用一种不太礼貌的口气大声回答，这不禁使艾琳娜想起了舞台上的一个什么傲慢的人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艾琳娜勉强喝下了大半杯汤，开始叉小鱼片吃。

情人们利用人们谈论墨西哥的机会，轻声地倾吐柔情蜜意。那穿黑衣服的太太以前从墨西哥得到两串精致的祈祷念珠，她对它们特别喜爱。可她从来不敢肯定这种喜爱之情是否超过了她对墨西哥的感情。教堂神甫福切尔曾试图解释这种喜爱之情，但并没有让她满意。而此刻，她恳切地问罗伯特是否注意到，或者说是否发现，她有没有资格对陪伴她的这串非常有趣的墨西哥祈祷念珠有了如此深的感情。

莱迪奈太太希望罗伯特在同墨西哥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人存谨慎。在她看来，墨西哥人异常奸险而且无礼，报复心强。她确信自己这样批评墨西哥民族是完全公道的。她以前认识一个墨西哥人，那个人制作并出售非常出色的墨西哥肉馅玉米卷。他说话温柔和气。她曾对这个人非常信赖。可是，有一天，他被逮捕了，原因是他刺死了自己的老婆。她不知道这人后来是否被绞死了。

威戈恩这时变得更加兴奋起来。他也想讲一个关于墨西哥姑娘的传闻。有一年冬天，这姑娘在道菲恩街的一家餐馆里给顾客上巧克力。可是除了老法雷瓦先生外，没人对这事感兴趣，只有他自己被这离奇古怪的故事弄得放声狂笑。

艾琳娜觉得，这些人真的全疯了，这样吵吵嚷嚷的。她自己对墨西哥或墨西哥人实在没什么兴趣的。

“你几点钟走？”她问罗伯特。

“十点，”罗伯特回答道。“波戴利想在月亮升起后出发。”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我只用拿一个手提包，到城里去包装衣箱。”

说完，罗伯特把身子转过去，回答母亲的问话。艾琳娜喝光了忘了加糖的咖啡，离开了餐桌。

她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外面一回到这小别墅，显得又闷

又热，可是她丝毫也没有察觉，就像屋里有各种各样没完没了的事情在等着她去做一样。她摆正歪在一旁的洗脸架，抱怨正在隔壁房间安顿孩子们睡觉的混血保姆太粗心。她收起搭在椅背上的几件衣服，叠好放到壁橱里。接着，她脱去外衣，换上一件肥大舒适又很轻便的睡衣，坐下来重新梳理起头发来，用异乎寻常的大力气梳了又梳，刷了又刷。然后，她走进隔壁房间，帮助保姆哄孩子睡觉。

两个孩子非常淘气，老想说话——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愿意安静地躺着睡觉。艾琳娜打发保姆先吃晚饭，并通知她可以不回来。然后，她坐下给孩子们讲起关于仙女和精灵故事来，可这故事不但没起催眠作用，反而使他们激动起来，更加难以入睡了。她丢下他们，可孩子们自己却热烈地争论起来，猜测着故事的结局。真是毫无办法，他们的母亲许诺明天晚上再接着讲完。

这时，那个黑人小姑娘走了进来，说奈波伦太太请彭迪列太太在罗伯特走之前到主楼那儿去，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艾琳娜说她已经脱了衣服，身体有点不舒服，不去了。想了想她又说，她也许会晚点儿去。小姑娘走了以后，艾琳娜脱去睡衣，换上了别的衣服。可是，一转念，她又把睡衣穿上了。她从屋门走出来，坐在门边。她感到非常闷热而且心情烦躁，于是使劲扇起扇子来。莱迪奈太太走过来，想看看出了什么事。

“餐桌上的乱糟糟的争吵把我弄得心烦意乱，”艾琳娜回答说，“我讨厌争吵不休和大惊小怪。罗伯特突然莫名其妙地要走，好像是什么生命攸关的大事似的！他今天早晨一直在我这儿，可他对墨西哥的事只字未提。”

“确实如此！”莱迪奈太太表示同情。“这说明他根本没把我们大家，特别是你，放在眼里。要是别人，我倒不会大惊小怪。奈波伦家里的人都是夸夸其谈，不怎么靠得住的。可我没想到罗伯特也会干出这种事来。你不想去那边吗？去吧，亲爱的，不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显得不礼貌。”

“我不想去，”艾琳娜负气又有些不快地说道，“我不愿再穿上衣服，挺麻烦的，我不去了。”

“你不用再穿什么了，就这身衣服好了，顶多再在腰上系根带子，你看我就是这样。”

“不，”艾琳娜坚决地说，“你去吧，如果我们都不去，奈波伦太太会不愉快的。”

莱迪奈太太吻了吻艾琳娜，同她道别后就离开了。说实在的，她倒真想参加现在还在喋喋不休进行的有关墨西哥和墨西哥人的空泛而热烈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罗伯特手拿提包走过来。

“你是不舒服吗？”他问艾琳娜。

“哦，已经好了。你这会儿就走吗？”

罗伯特划着一根火柴，看了看表说：“再过二十分钟。”火柴那突然而短促的闪光使周围显得更加黑暗了。罗伯特坐在孩子们放在外面的一条凳上。

“拿把椅子过来坐吧。”艾琳娜说。

“就这样挺好的。”罗伯特回答着，顺手戴上礼帽，随后又神色困窘地摘掉，用手帕擦着脸，抱怨起天气的闷热来。

“用扇子扇扇吧。”艾琳娜说着，把扇子递给他。

“哦，不用了，谢谢。扇扇子也不起什么作用，一停下来，反而更热。”

“男人们都这么说，真是有意思。我从来没听一个男人对扇子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你打算去多久？”

“说不定。可能不回来了。这要看事情发展得怎么样了。”

“但是，如果你还回来的话，那要多久呢？”

“那我可说不上来。”

“在我看来，这件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出乎意料之外。我

不喜欢那样做，我对你守口如瓶感到不能理解，你今天早晨连一个字都没跟我说。”

罗伯特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辩解。过了片刻，他说：“别用这种不友好的方式同我说再见。我以前从未风过你发脾气。”

“我也不想同你不愉快地分手，”艾琳娜说道，“可是，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懂得我的心意吗？我已经习惯了跟你在一起，习惯了让你随时陪着我。你的行动却好像是不友好的，可能是故意的。对此，你甚至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啊，我还在计划着，我们怎样才会在一起，冬天能在城里见到你，那时我们会多么高兴啊！”

“我也这么想来着，”罗伯特未加考虑就脱口而出，“也许，那是……”他猛地站了起来，向艾琳娜伸出手。“再见吧，亲爱的彭迪列太太。再见。你不会——我希望，你不会完全忘记我吧！”艾琳娜一把抓住了罗伯特的手，紧紧握住，不肯放开。

“你定时给我写信来，好吗，罗伯特？”她近乎有些恳求地说。

“我会的。谢谢。再见！”

这多么不像罗伯特！即使是最普通的朋友，对这样的恳求也不可能只是说：“我会的。谢谢。再见！”

显然罗伯特已同主楼那边的人们说过再见了。他走下台阶，向波戴利走去。波戴利正扛着船桨，站在外面等他，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逐渐消失了。

艾琳娜只能听到波戴利说话的声音，罗伯特显然连打招呼的话都没和同伴说一句。

艾琳娜双唇抽动着，咬着手帕，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仿佛向另一个自我藏匿着自己的真实感情似的。这感情正折磨，或者说正撕裂着她的心。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她重新感受到早在十几岁时，以及后来成为年轻姑娘后的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的冲动。爱情的觉醒既没有缓解现实施加在她身上的压迫，也没有冲淡她对未来的朦胧困惑的憧憬所带来的痛苦。逝去的岁月，对她来说已变得毫无意义，她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值得吸取的教训。未来是个谜，对此她不愿进行什么深入思考，眼下这些就足够了，这是属于她自己的。她受着它的折磨，受着她曾绝望地确信自己永远失去了的，而今仍不愿放弃、又重被唤醒的那种欲望的折磨。

16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朋友吧？”在一个早晨，莱思小姐悄悄走到艾琳娜背后轻轻地问道。艾琳娜正要从别墅到海边去。自从她学会了游泳的几种常用技巧以后，已经在海水里消磨许多时光了。她在哥兰德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惟一能使她愉快的游戏也不能长久了。当莱思走过来，拍着她的肩膀跟她提起话头时，艾琳娜觉得这个女人好像是在有意破坏她压制着平静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侵犯她的感情。

在某种程度上说，艾琳娜周围事物的光彩、形象和意义都已伴随罗伯特的离开而褪去了。她的生活虽然依旧，但她的存在却犹如一件失去价值的褪了色的旧衣裳那样暗淡无光。她四处打听罗伯特的消息——就连和别人谈话时也总要把话题引到他身上。她常在上午去奈波伦太太的家，情愿聆听旧式缝纫机那烦人的咔嚓声。她坐在那儿，和奈波伦太太聊天，就像从前罗伯特在家时一样，陪他母亲谈话。她注视着屋子四壁上的挂的图画和照片，呆呆地出神。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老式的相册。她怀着极大的兴趣翻阅着里面的照片，请奈波伦太太介绍这些照片包含的故事。

有一张是奈波伦太太的合影。小罗伯特坐在他母亲的膝上，

脸圆圆的，将一节拇指含在嘴里，只有那双眼睛还能使人联想起现在的罗伯特。另一张也是罗伯特，是他五岁时的照片，穿着苏格兰短裤，满头鬈发，手里拿着一根鞭子。这张照片使艾琳娜觉得很有趣。艾琳娜最感兴趣的还是罗伯特大学时期的那张照片。他看上去很瘦削，脸长长的，眼睛很有神，精明干练。遗憾的是，这本相册中没有一张罗伯特的近照，这使她更加怀念五天前离开的罗伯特。他走了，在艾琳娜身边，他给她留下的是一片辽阔无边的荒原。

“噢，罗伯特等到了需要用自己的钱照相时，就再也不照了，他说他发现了更精明的花钱之道。”奈波伦太太解释道。她说她收到了罗伯特在去新奥尔良之前写来的一封信，艾琳娜想看看，奈波伦太太告诉她不是在桌子上，就是在抽屉里或屏风上边，让艾琳娜自己去找。

信放在书架上。艾琳娜就像得到一件海洋珍宝，她不放过信封上的每一个细节。信封的大小、形状、连同那上面的邮政号码以及罗伯特的字迹都对艾琳娜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信的内容很简短，信上说他准备哪天下午离开城里，说他已打点好行装，一切都一帆风顺。在信中，他请母亲向所有的人转达他亲切的问候。信中没有特别提到艾琳娜，只是在附言中说，如果彭迪列太太想继续读完他曾念给她听的那本书，他的母亲可以在他房间里桌子上的一堆书籍中间找给她。对罗伯特不给她而给他母亲写信，艾琳娜不禁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妒火。

她对罗伯特的思念，已为大家所明确，不足为奇了。就连她丈夫在罗伯特走后的那个星期六回来时，也表示出对她的担忧。

“没有他，你怎么打发日子啊，艾琳娜？”他问道。

“他不在的确很无趣，”艾琳娜承认道。

彭迪列先生说他在城里碰到了罗伯特。艾琳娜连问了他十多个关于罗伯特问题，他都一一作答。例如：你们在哪碰上的？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答是早晨，在卡罗代里特街；他们在一个酒吧间一起喝了点酒，还抽了一支雪茄。你们都谈了什么？他回答说他们主要谈罗伯特去墨西哥的前景，他认为罗伯特前程远大；罗伯特看上去怎么样？他情绪是低沉，还是高昂，或是别的什么样子？等等。彭迪列先生认为总的看来，罗伯特对这次旅行，情绪还是很乐观的，这对一个到异国他乡寻求机遇的敢于冒险的年轻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艾琳娜心神不宁地用脚轻轻地敲着地，报怨孩子们为什么不在于树荫下而在阳光下玩。她走下台阶，把他们从阳光下拉开，责怪混血保姆对他们照料不精心。

她总是想把罗伯特作为话题，引导丈夫谈及有关他的事，对此她一点也不感到唐突。她对罗伯特的感情，同对丈夫的——无论是曾感受到还是希望感受到的——感情截然不同。她渐渐习惯于把感情隐藏在心底，不把它表现出来，也从来不反抗。这些感情是属于她自己的，与其它人有什么关系？她确信她有保留它们的权利。有一次，艾琳娜曾对莱迪奈太太说，她决不会为孩子或其他任何人而牺牲自己，最终在两人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两位夫人都觉得她们彼此间无法相互了解，充其量只不过是讲着同一种语言而已。艾琳娜为了避免无味的争吵，毫无意义的解释着：

“我可以放弃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和金钱，也可以为孩子牺牲生命，但对于自己我是怎么也不会放弃的，我想我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说得非常清楚了。这是我最近认识到并不断在我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某种东西。”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是指什么，”莱迪奈太太有些激动地说，“一个人再也不能作出比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更大的牺牲了，《圣经》里就这么说的。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牺牲了。”

“啊，不，你会知道如何做的，”艾琳娜大笑着说。

艾琳娜对那天早晨莱思小姐提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到意外。那天，莱思小姐在海边碰见她，拍着她的肩膀，问她还记得罗伯特吗？

“啊，早安！莱思，原来是你。啊，当然，我很想念罗伯特，你是去海边游泳吗？”

“在整个夏天我都没有下过水，现在夏天都快结束，我怎么会去游泳？”小姐不自然地笑道。

“请原谅。”艾琳娜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不觉有点尴尬。她应该记得莱思小姐忌讳下水，这件事曾经被人们嘲笑。许多人判断，其原因主要在于她戴着假发，也可能是怕弄湿了她头上戴的紫罗兰，也有人把它归因于由艺术家的气质而形成的对水的厌恶心理。莱思小姐从衣兜里掏出一袋巧克力递给艾琳娜，表示她丝毫没有放在心里。艾琳娜很喜欢吃巧克力，因为巧克力解饿。她说巧克力虽然块不大，但含有很高的热量，可以免受饥饿。她常埋怨奈波伦太太的餐桌上从来不放巧克力，只有像奈波伦太太这样不近情理的人，才会把这种东西看作浪费。

“她儿子不在身边，一定会感到寂寞的，”艾琳娜跟你这样说的一个话题。“她让她最爱的儿子走了，这也够狠心的了。”

“她的最爱的儿子？我的天哪！是谁告诉你的？艾伦·奈波伦太太是为威戈恩才活着，而且只为他一个人，她从小就宠着威戈恩，把他惯得一无是处。她喜欢他的一切，甚至他走过的地面。从某一方面讲，罗伯特是个不错的人，他挣钱全部交给家里，自己只留一点点零用。他是她最爱的儿子！说实话，我倒很牵挂这个可怜的孩子，亲爱的。我喜欢见到他，听他讲当地的事——他是奈波伦家惟一有出息的人。他经常到城里来看我，我喜欢跟他开玩笑。而那个威戈恩，哪怕把他绞死也丝毫不为过！真奇怪，罗伯特那回怎么没把他打死呢？”

“我还以为罗伯特对他兄弟很耐心呢。”艾琳娜说道。只要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罗伯特，任何事她都有兴趣。

“哦，大约两年前，罗伯特用鞭子把那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莱思小姐说，“那是因为一个西班牙姑娘。威戈恩认为除了他谁也不能碰她。有一天，他看见罗伯特同那个姑娘在一起，可能是讲话，也许是一块游泳，也可能是一起散步，或是帮她提篮子——我记不准到底是为了什么了——他居然张口大骂。罗伯特当场把他揍了一顿，让这坏蛋老实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应该再挨一次胖揍！”

“那个姑娘叫玛利塔吧？”艾琳娜问。

“玛利塔——是的，是叫这个名字。玛利塔，记起来了。哦，她很不老实，是个坏蛋，那个玛利塔！”

艾琳娜低头看着莱思小姐，对于自己竟然听她说了这么久的不安好心的话感到非常奇怪，不知为什么，她开始感到有些沉闷，似乎是不快。她让莱思小姐留下，同孩子们一起坐在帐篷的荫凉处。艾琳娜跳进水里，畅快地游起来。秋天快到了，水有些凉了。她感到精神好了些，浑身是劲。她在水里呆了好久。其中一半原因是希望莱思小姐不再等候她了。

但是莱思小姐一直没走。在回去的路上，莱思小姐显得非常和蔼可亲，不住嘴地称赞艾琳娜穿上游泳衣是如何地光彩照人。她还谈到音乐，希望艾琳娜能到城里去看她。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卡片，用铅笔写下了她的地址。

“你什么时候走？”艾琳娜问。

“下星期一。你呢？”

“也是下星期，”艾琳娜回答道，然后又填上一句，“这个夏天过得真愉快，是吧，莱思？”

“是啊。”莱思耸耸肩，赞同地说。“如果没有蚊子和那对弗雷瓦孪生姐妹的唠叨，会更好一些。”

在新奥尔良的埃斯布兰德街，彭迪列家有一座非常漂亮的住宅。这座庭院由两座别墅式的宽大房子构成。阳台宽大敞亮，凹纹圆柱支撑着坡形的檐顶。在房子的表面刷着耀眼的白漆。窗子外层的百叶窗，或叫做遮敞窗，是绿色的。庭院非常洁净，栽满了路易斯安娜那南部盛产的各种花草。室内挂着高贵精致的家俱，古香古色。地板上铺着松软的地毯，门窗上垂挂着华丽雅致的帷幔，四壁墙上挂着高雅的名画，此外，还陈设着雕花玻璃和银质器皿，就连桌面上铺的也都是锦缎。很多少妇对这一切都曾羡慕不已，没有谁的丈夫能像彭迪列先生那样肯在这些东西上面多花钱。

彭迪列先生总爱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仔细查看各种摆设，看是否缺少什么。他对他的财产很珍惜，这当然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他常常凝视一幅画，或是一尊小雕像，或是一幅贵重布料制成的带饰边的帷幔。总之，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由他经手购置的，并成为他神圣家族的一部分财产，他就会从内心感到满足。

每逢周二下午——星期二是彭迪列太太的会客日，来探访的人总是接连不断的。那些太太们经常坐着四轮马车或公共马车前来拜访，但如果天气好，路又不远的话，当然也可以走着来。一个肤色不太黑的混血佣人，穿着燕尾服，手里端着个小银盘，站在门口接收名片，然后引导来访者走进客厅。一个戴长筒形帽子的女佣人在客厅里为客人们斟酒、倒咖啡、拿巧克力，招待客人。这天，彭迪列太太总是穿着漂亮的礼服，接待来访者，把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花在客厅。有些太太喜欢由丈夫陪着在晚上来，所以直到夜里她还仍要继续接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彭迪列太太婚后六年来，像进行宗教仪式一样，不断重复着这样枯燥单调的规矩。当然，与其它家庭并没有不同，周末晚上她也时常陪丈夫听歌剧或看话剧。

彭迪列先生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离开家，在晚上七点之前很少能回来——开晚饭是在七点半钟。

从哥兰德岛回来几周后，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彭迪列先生和太太单独坐在餐桌旁。孩子们早已到了床上，从卧室方向不时传出光着的小脚相互拍打的声音和保姆的哄他们睡觉的劝声。那温柔的劝导声和安慰声越来越大。彭迪列太太没有穿通常在星期二穿的迎宾礼服，却穿得很随便。对这种事情一向非常讲究的彭迪列先生，在盛完汤并把剩下的汤递给正在侍候他们的男佣人时，注意到艾琳娜的打扮。

“你累了吗，艾琳娜？今天都接待了哪些客人？客人多吗？”他问道，尝了一口汤，然后往汤里放着胡椒、盐、醋、芥末等顺手可以够到的各种调料。

“客人倒不少，”艾琳娜说，舒适地喝了一勺汤，“我下午出去了，回来时看到了他们的名片。”

“你出去了？”彭迪列先生有些惊异地叫了起来。他放下小醋瓶，在眼镜片后看了妻子一眼。“啊！什么事让你占去了会客的时候？什么事非今天下午去办不可？”

“没什么事。我想出去走走，就出去了。”

“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公理解释，”丈夫说，口气有点缓和了下来，说着又往汤中加了点胡椒。“唉，亲爱的，我想你应该懂得，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我们还想在社会上生活下去并随上主流的话，那么对于社会习惯就应该尊重。如果你觉得今天下午非出门不可，那总要有个适当的理由吧？”

“这汤糟透了！真奇怪，怎么连个像样的汤都做不好，街上站着吃的自助午餐都比这汤强得多，布丝鲁波夫人来了吗？”

“我忘了有谁来了。乔，把名片盘拿来。”

佣人退下去，很快就又回来了，把盛着客人名片的银盘端了来。他把盘子递给了彭迪列太太。

“给彭迪列先生，”艾琳娜说。

乔又把盘子递给彭迪列先生，顺手挪开了那盘汤。

彭迪列先生一目十行地看着名单，大声念出几个，还评论说：

“代斯拉丝姐妹。今天上午，我与她们的父亲做了一大笔期货交易，姑娘们很漂亮，很快应该出嫁了。布丝鲁波夫人，她丈夫能跟我们做一笔比这大十倍以上的生意。我看，他的买卖能赚大钱，你应该和她保持通信。詹姆斯·海曼斯特夫人，还有休。你跟海曼斯特夫人来往越少越好。拉法斯夫人，从卡拉尔顿村来的，这也是个又穷又老的家伙。威格斯小姐，埃莉诺·博尔顿夫人……”他把卡片推向一边。

“我的天！”艾琳娜再也无法忍受，叫了起来，“对这事，你怎么这么认真，真是小题大作！”

“不是小题大作，这是值得我们严肃对待的重要的小事！”

鱼烧焦了，彭迪列先生看都不看它一眼，可彭迪列太太说她一点儿也不在乎烧焦的糊味。彭迪列先生觉得烤肉也不合口味，而那盘炒菜根本就难以下咽。

“我认为，”他说，“为这个家，我们花了不少钱，我们至少应该有一顿能使人吃得下去的饭菜，以便不使外人对这个家说三道四。”

“过去，你不是总认为这个厨师是很不错吗？”艾琳娜冷淡地答道。

“那是她刚来的时候。厨师也是个人，要有人指导他们，就像所有被雇用的人一样。设想一下，如果我从约束雇来的那些人，让他们各行其是，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八糟！”

“你上哪儿去？”看见丈夫从餐桌旁站起身来，艾琳娜问道，他除了喝了几口加上各种佐料的浓汤外，再没吃什么了。

“我到俱乐部去吃饭，再见。”他穿过大厅，从衣架上摘下帽子和手杖，走出了房子。

这是常有的事。虽然她早已习惯，但仍然感到心情不快。过去曾有好几次，她被搞得吃不下饭。其实，她有时还是去厨房的，勉强对厨师做出一些要求。有一次，她居然自己待在房子里，捧着一本烹调书，研究了一个晚上，开出了一张一周的菜单。这对她，虽说出于无奈并有些难堪，但是终于做了一个女主人该做的事。

可是今天，却在难以压抑的怒火中吃完了饭。她的脸发红，两只眼睛闪烁着怒火。她走进自己的房间，告诉男佣今晚她谁也不见。

彭迪列太太的房间宽敞而漂亮。女佣人把灯芯拨得很低，轻柔如水的灯光给室内增添了一层梦幻似的色彩。她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俯视着静寂黑暗的花园。黑夜具有的神秘诱惑，似乎都凝结在那幽暗的摇曳着的芳香馥郁的花丛和树荫里了。彭迪列太太经常在这半明半暗的神秘的夜色中探寻自我，体味自我。她的心与夜晚交相辉映。现在，她发现从夜空和星际间隐约传来的声音并不能使她感到安慰。在她看来，那些只不过是些嘲笑和悲叹，既没有许诺，也没有希望。她转回身，开始在房间里焦灼地踱来踱去。她手中的薄纱手帕撕成一条一条的，搓成一个小球，扔掉了。突然，她停住脚步，从手指上撸下结婚戒指，丢在地上。然后用脚使劲地蹂躏这枚滚落在地板上的戒指，想把它碾碎。然而，她那小巧的鞋底不仅丝毫无损于这个闪闪发光的小圆环，就是一条小痕迹都未曾留下。一股激烈的感情冲击着她。她一把抓起桌上的花瓶，向壁炉的砖墙掷去。她想进行一点什么破

坏，只想听到东西被摔碎的声音。

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女佣人惊慌地跑进屋来看出了什么事。

“一个花瓶，掉在壁炉上了，”艾琳娜说，“不要紧，明天早晨再打扫吧。”

“哦，玻璃碴儿会扎脚的，太太。”那个年轻佣人一边说着，一边收拾起散落在地毯上的碎玻璃片，“那是您的戒指，太太，在椅子底下呢。”

艾琳娜伸手拾起戒指，像没事似的戴在手上。

18

第二天清晨，彭迪列上班前，问艾琳娜能不能约个时间在城里碰头，一起商量着给房间里增添些摆设。

“不需要买什么新家具了，莱恩斯，在我看来你太浪费了，难道你不想做些储蓄或用这钱干点别的吗？”

“致富的门径是赚钱，不是省钱！亲爱的艾琳娜。”丈夫回答说。他不由地为此感到很扫兴。他一边道别，一边对太太说，她气色不好，少言寡语，脸色苍白，应该注意多照料自己。

丈夫走了。彭迪列太太站在阳台上，被空虚无聊所缠绕，这样的日子实在太无聊了，顺手在缠绕青藤的茉莉花枝头上摘下几片花瓣，凑到鼻前闻闻，之后就将它们随手扔在晨衣的胸襟上。孩子们正在花园小径上拉着一辆小车飞跑，车上装着木块和小木棒。混血保姆小跑着，装出一副笑脸、笨拙地跟在后面，保护着孩子们。街上，不时传来苹果小贩的叫卖声。

艾琳娜若无所思地望着保姆的脸，但是她眼睛里并没有谁。那街道，那孩子，那苹果小贩，和那眼前的花朵，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充满着敌意，都与她做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回到了房间。她本打算去厨房，跟厨师谈谈昨晚那碗做得糟糕的汤，但他的丈夫已经做过了。她太不适合干这种事了。在主人与佣人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时，彭迪列先生总能找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主人的正确。在他离家上班时，他确信当天晚上和以后的几个晚上，一定能和艾琳娜一起吃上名副其实的家庭晚餐了。

艾琳娜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重新审视她自己的素描作品。但它们总是存在各种不足与缺陷，这在她看来是那样显眼。她本想再画一会儿，可又没兴致。最后，从这堆素描中她选出几幅在她看来不太丢人的，放在一起，紧接着，她穿好衣服，带上这几幅画，走出了家门。她穿的这身上街时才穿的长裙，这使她看起来美丽动人，与众不同。她的脸略呈棕褐色，那是海滨日光照射的痕迹，前额光洁平滑，与头发相映闪闪发亮。她的脸上有几颗微小的、不显眼的雀斑，下唇边有颗小黑痣，靠近额头的地方也有一颗，给头发半掩着。

艾琳娜在街上慢慢走着，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罗伯特。她仍然迷恋着他。虽然她曾努力过多次，丢开那些只会使自己伤害的回忆。但是对罗伯特的思念，好比魔鬼附身，使她无法摆脱。她并不想沉湎于对往日相处时细节的回忆，也不想想方设法地去品评他的人品。她只是思念那个人，那个她整个身心从属的人。有时候，这种思念之情仿佛就要消逝在忘却的迷雾之中，可是很快地，它又以比以前更鲜明，强烈的色彩重新出来，把她拖入更加无法摆脱的迷恋之中。

这时，艾琳娜正走在去往莱迪奈太太家的路上。她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在哥兰德岛结下的友好关系。回城后，她们还时常来往。莱迪奈家住在离艾琳娜家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在那儿，莱迪奈先生开了一家药店。他们经营药品，他们的生活殷实。莱迪奈的父亲从前也是做药品生意的，因而继承父亲产业的

莱迪奈先生在药品行业有很牢固的根基。在同行中他以宽厚的性格与清晰的头脑而著称。莱迪奈家位于药店对面那座宽敞的公寓里过廊的一侧。在艾琳娜看来，他们的生活是地道法国式的，到处都是异国情调。那间和公寓跨度一样的客厅，既宽敞又舒适。在这里，莱迪奈夫妇每两周举行一次周末音乐会，接待朋友们。会后，人们坐得一桌挨一桌，玩各种扑克游戏。作为音乐会，总少不了——一把大提琴、一把小提琴和一支笛子，这当然都是朋友们自己带来的。乐声响起后，一些人合着唱歌，还有一些人喜欢坐在钢琴旁弹奏不同风格的即兴曲。莱迪奈家举行的音乐会在远近都很出名，令每一个能到这里来的人都感到很荣幸。

艾琳娜跨进屋门时，她的朋友正忙着清理洗衣房早晨送还的衣服。艾琳娜被随便带到了莱迪奈太太的跟前。见艾琳娜来访，莱迪奈太太立即把手中的活放下了。

“塞特和我全能处理这些事，这本来该是她的活，”莱迪奈太太解释说。艾琳娜很不好意思打扰了她。接着，莱迪奈太太叫进来一个年轻黑人女佣、用法语吩咐她仔细核对一下洗衣单子，特别要注意莱迪奈先生上周丢失的那块漂亮的亚麻布手帕是否送回来了，另外把需要缝补的衣裳挑出来，另外放在一边。

吩咐完毕，莱迪奈太太挽起艾琳娜的胳膊，穿过客厅，走进了前厅。那儿很凉爽，花瓶里玫瑰的香气充满了整个空气。

莱迪奈太太在家穿着便服，胳膊几乎完全赤裸着，丰腴，雪白的脖颈上那柔和的皱纹清晰可见，看上去她更加娇媚年轻。

“不知道我能不能学会画画儿。”她们坐下来后，艾琳娜一边微笑着，一边打开了那卷素描画儿，一张一张的展开它们。我想，我应该重新做一份工作，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做什么呢？我想重新拣起绘画儿来，拜莱德波先生为师，再好好学学，依你看这有价值吗？”

艾琳娜心里很清楚，莱迪奈太太在这类事情上是不会有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价值的看法的。她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自己下不了决心，想在莱迪奈太太这儿听到一些鼓励和赞许的话，以便促使她采取行动的决心。

“你在绘画方面很有天赋，亲爱的。”

“别胡说。”艾琳娜嘴里反驳着，心里却很高兴。

“说真的，你的天资是不可估量的。”莱迪奈太太坚持着，一张一张地看着素描，先凑近看，然后又把它们高举过头，偏着头眯起眼睛看。“毫无疑问，这张巴比伦农民像应该镶在镜框里。还有这篮子苹果，这是我见过的最逼真的画，苹果逼真得简直可以伸手从篮子里拿出来。”

对朋友的赞扬，艾琳娜禁不住得意起来，好像她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她挑选几幅，自己保留起来，其余的都赠送给了莱迪奈太太。莱迪奈太太对这些画的赞扬显然是大有些言过其实了。不久，当她丈夫从药店回来吃午饭时，她又马上委有得意地让丈夫看这几幅画。

莱迪奈先生是那些被人们称作“精英分子”的人物之一。他永远是乐观的，这与他的心地善良，宽宏大量，熟谙人情世故是相一致的。他跟他太太讲的英语有一种重音，这必须经过仔细辨别才能辨出来。而艾琳娜的丈夫讲英语却没有任何重音。莱迪奈夫妇彼此间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如果世界上真有哪两个人能合二而一，融为一体的话，毫无疑问，除了他们再没别人了。

当艾琳娜坐在桌旁，准备同莱迪奈夫妇共进午餐时，她在心中揣测着：“该不会是一顿草药餐吧？”饭菜端上来了，她就觉得自己言论是太可笑了，那是一顿味美可口的午餐，简单而精致，无懈可击。

莱迪奈先生对艾琳娜的来访感到高兴，刚一见面他就立刻发现艾琳娜脸色不如在哥兰德岛时那么好了。他劝艾琳娜服用一种增强体质的营养药，莱迪奈先生很健谈，内容很广，例如政治、

市内新闻乃至街坊邻里的小道消息等。他态度诚恳，兴致非常高，每一个音节都带有一种强调的语气。他讲的一切都令他太太着迷。时而停下刀叉，专心地听着，不愿意有一个字听不到，时而随声附和或是代他把话说完。

艾琳娜告别了莱迪奈夫妇，走上大街。她没有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更加心神不定，若有所失了。对这个似乎由上帝安排的和谐家庭的小小窥视，并没有使她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遗憾或者新的渴望。在她看来，这与她理想中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在她眼里这种和谐只不过是令人迷失心神的绝望和厌倦。她不由得对莱迪奈太太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一种对生活平淡却竟不自知的人的怜悯，并以这种生活为最高准则的盲目满足的人生的遗憾。莱迪奈太太沉浸在这种自满自足之中，向来不知痛苦是什么，也从未领受过那种令人全身心投入、意乱情迷的生活的味道。艾琳娜模模糊糊地感到奇怪，意乱情迷的生活是什么意思？他也无法立即说清楚到底有什么含义。它仿佛像一种不可捉摸的幻影掠过了她的心。

19

艾琳娜很快就意识到她实在不该用脚蹂躏结婚戒指和往壁炉上摔花瓶，这样的举动真是太愚蠢，太孩子气了。她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为了一时痛快忘乎所以，但没有任何意义的傻事。她开始做她喜欢做的事，体验她喜欢的情绪。星期二，她从不在家接待客人，也不回访任何客人。她再也不想伪装成一个贤淑的妻子和好母亲了，也不想再围着家转。她按着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为变换不定的念头和忽然到来的古怪想法所左右着。

彭迪列先生对太太一向是比较宽容的，可是艾琳娜近来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举动使他感到非常吃惊和不可理解。艾琳娜竟然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不顾一个女主人应尽的责备。这使他恼怒。但是面对自己丈夫的非难，艾琳娜竟以异常桀骜不驯的姿态予以回敬，仿佛她已决计再也不做一个温顺的妻子了。

“我以为，作为一名女主人，一个孩子的母亲，整天泡在画室里，这太有失体统了。而这段时间你应该献给家里，使它更舒适些。”

“可我喜欢画画儿，”艾琳娜回答说，“希望我永远喜欢它。”

“那么，就看在上帝的份上，画吧！但是不能因为画画而全然不顾家。你看看莱迪奈太太，人家喜欢搞音乐，但也并没有不管不顾家里。她这个音乐家可比你这个画家强多了。”

“她并不是什么音乐家，我也不是什么画家。我放弃其他事情并不是因为画画。”

“那是为了什么呢？”

“哦，我也不知道。你别管我的事，别管我！”

有时，彭迪列先生甚至会萌发一种可怕的想法，他太太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在心理上难道失去了理智？他看得清清楚楚，她全然变了一个人了。也就是说，她正在慢慢的露出原形，正在抛弃那个虚假的自我，那个自我和众人一样把自己的真面目掩藏起来而以另一个脸谱出现。

彭迪列先生尊重太太的意愿，没有再管她，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艾琳娜来到了楼上她的画室——那是顶楼上的一个明亮的房间。艾琳娜开始全身心投入地工作起来。虽然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仅仅这工作就可令她心花怒放。有一段时间，家里所有的人都为她的艺术服务。孩子们被叫来当模特儿。起初他们觉得很有趣，可很快就没了原来的好奇心，觉得乏味，因为他们发现这并不是母亲为了他们的高兴准备的游戏。混血保姆也被叫来了，她在艾琳娜的画板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具有原始人般的好耐性。在这种时候，孩子们就由其他佣人照看着，但是就没有

人打扫客厅了，弄得脏兮兮的。有时，一个年轻女佣人的背部和肩膀偶尔显现出的一种古典美的线条，或她那严实的帽沿下露出一绺头发激起了艾琳娜的创作灵感，她也就立刻成为女主人的模特儿，展开了为艺术而服务的活动。这会儿，艾琳娜一边画着，一边轻声唱着那支那首在海边学会的小调：“如果你知道……”

对于大海的回忆令她无法平静。她仿佛又听见了轰隆隆的大海波涛的拍击声和呼啦啦的风吹船帆的声响，好像又看见了海湾上空的那轮明月，感受到那温煦的南风。一股莫名的、不可阻碍的情感流遍了她的全身，手就再也无法拿稳画笔，眼睛也有点发涩。

有时，她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是当她觉得整个身心与奇幻的颜色、飘渺的幽香与南方晴空下温暖的阳光融为一体时所感受到的。她无拘无束的呼吸，是那样幸福。每逢这时，她总喜欢到那些陌生而奇异的地方去漫步。她发现了许多阳光充足，令人困倦的，适于幻想的所在。她完全可以单独呆着，不受任何人私事干扰。

而更多的时候，她觉得的却是没有什么愉快。当她感到生活毫无既无所谓喜又无所谓悲，生死毫无意义，生活像一座变了形状的地狱，人不过是像条虫子盲目地抗拒着不可避免死亡的时候，她的心情总是忧郁不乐的。在这样的日子，她无法工作，也不用想象去编织奇幻的梦，心也再受不到刺激和温暖。

20

艾琳娜去找莱思小姐就是后一种心情。她并没有忘记她们上次在海边的交谈给她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尽管如此，她还是想见她，主要是想听她弹钢琴。中午刚过，艾琳娜就动身去拜访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位钢琴家了。不幸的是，莱思小姐留给她的名片不知放到哪儿去了，她只好先到城市居民地址簿中去查找。费了很大力气，她发现这个女人住在边维列斯街。这条街离她家还相当的远。

这本居民地址簿是一年以前或更早些时候编成的。当艾琳娜按着那个地址找到那个门牌时，发现那所房子里住着一个出租带家具房子的体面的混血儿住在那所房子里。他家住在这里已经不短了，对莱思小姐的下落一无所知。实际上，对于别的邻居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向艾琳娜担保说，他们的房客都是有身份的。艾琳娜无心同他们讨论阶级划分问题，她快步走向邻近的一家副食店，心想莱思小姐一定会把地址留给这家店主人。

店主人在回答艾琳娜时说，莱思小姐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根本不想与她认识，也不想知道任何关于她的事，不夸张地说她是住在这条街上最令人讨厌、名声最坏的女人。店主人认为是上帝的恩赐让她搬走了，甚至他因为自己不知道她哪去了而感到是上帝的恩宠。

寻访中，这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反而更增加了艾琳娜想要见到莱思的愿望。她费力地想着谁会帮助她。她知道，问莱迪奈太太是没用的，因为她一直对这位乐师极为冷漠，艾琳娜记得，她像那个副食店老板一样曾对莱思小姐流露出厌恶的情绪。突然，她想到了奈波伦太太，对于莱思小姐，奈波伦太太恐怕是最有帮助的人了。

艾琳娜知道，奈波伦太太进城来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于是，她向奈波伦家居住的查尔斯特走去。

刚一看上去，奈波伦的家简直像座监狱，门和底层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这令人想起古王朝时期的陈迹。这不禁令艾琳娜惊讶，这家的主人怎么没把它们拆掉呢？房子的四周是高大的篱笆，把花园围在正中间。面朝大街的门紧闭着。艾琳娜伸手按了按门铃，然后站立在人行道上等候着。

威戈恩来开了门。一个黑人妇女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紧紧跟随着。他们还没进门，就传出来了他们的争吵声。那个女人——似乎有点神经质——要求威戈恩让她做她自己的事，比如为来访者开门。

见到彭迪列太太，威戈恩又惊又喜，他丝毫没有掩饰这种情绪。威戈恩是一个有着黑色眉毛的、非常英俊的十九岁小伙子。他非常像他的母亲，但脾气比他母亲还坏。他让那个黑人女人赶快去通知奈波伦太太。说彭迪列太太想见她。那女人对威戈恩没让她去开门而满腹牢骚，仍然小声地抱怨什么，没理威戈恩的话，又回到花园里她原先锄草的地方。这下可激怒了威戈恩，他破口大骂起来，恶毒地诅咒着。因为说的又急又快，艾琳娜几乎没听清一个字。不管怎么说，这顿辱骂显然是生效了，那女人终于放下锄头，嘟嘟啾啾地走进了房里。

艾琳娜不想进到屋里去。她觉得屋子的侧廊看上去不错，那里面有座椅，有柳条编的安乐椅，还有一张小桌子。她走过去坐了下来，一连走了这么远的路，实在太累了。她轻轻地摇晃着摇椅，用手轻轻抚平阳伞上的皱折。威戈恩拖了把椅子，坐在她身边，解释说，那女人有失体统，平时没有人管理，所以她才敢违抗他的命令。威戈恩说他昨天早晨才从哥兰德岛回来，他几乎一个冬天都没离开那里。由于他在那儿，哥兰德岛上的一切才井然有序，并已为明年避暑的游客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是，人不管怎么忙，还是得适当地休息一下。威戈恩跟彭迪列太太说，他时常找借口进城逛逛。他昨天还进了一趟城，这件事可不能告诉她母亲。于是，他放低了声音，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关于昨天进城发生的事。当然，他不便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彭迪列太太，因为她是女人，不明白那种事。这件事大体的过程是这样的。起初，他透过一扇百叶窗，发现有个姑娘在窗后偷偷窥视他，还向他微笑。哦，那姑娘真是个美人！威戈恩向她微笑，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走了过去，和她交谈起来。威戈恩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彭迪列太太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她竭力装着一幅没有兴趣的样子，可这年轻人还是引起了她的兴趣。这可能在她的面部表情中有所流露。这使年轻人更放肆了，要不是奈波伦太太的及时出现，彭迪列太太真可能会被那夸张的荒唐故事扰乱心神呢。

奈波伦太太依然保持着夏天的习惯，仍穿着白衣服。当她看见彭迪列太太时，快乐和热情完全表现在眼睛里，不断地地询问着。她问彭迪列太太为什么不进屋去坐？你来些点心好吗？为什么回城后一直不来看我？亲爱的彭迪列先生怎么样了？那两个淘气的孩子好吗？今年的十一月比往年天气都好是吧？等等。

威戈恩来到母亲身边的柳条安乐椅边，斜着身子坐了下去。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盯着艾琳娜。刚才他们俩人谈话时，他不自觉地从彭迪列太太手中接过了那把阳伞。这时儿，他扬起脸，撑开伞，飞快地在头上旋转着。奈波伦太太抱怨说，回城后不习惯任何东西，生活太枯燥了，平时除了威戈恩偶而从岛上回来住上一两天外，几乎见不到任何人。那里的工作无穷无尽，一会儿闲工夫也没有。在她们谈话的时候，威戈恩在安乐椅上卷身子，向艾琳娜暗送秋波儿。彭迪列太太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什么同谋者。迅速摆出一幅严厉的漠不关心的表情。

奈波伦太太对彭迪列太太说，罗伯特后来又来过两封信，信上没讲什么。接着奈波伦太太恳求威戈恩进屋去找罗伯特的信，威戈恩没动，说根本没必要去找，他完全记得信上说了些什么。可当真让他复述时，他却吭哧着什么也说不出来。

罗伯特的两封信，一封来自维拉·克鲁兹，一封来自墨西哥城。信上说他已经见到了蒙威尔，他正努力帮助他。在经济上他目前和离开新奥尔良时没什么变化，但有一个值得乐观的前景。在信中罗伯特描述了墨西哥城的风土人情。他向家人问好，信里夹有一张给他母亲的支票。最后他请母亲转达他对朋友们的真挚

问候。这就是这两封信的基本内容。艾琳娜想，这信里哪怕只谈到她一句，她都会高兴的。和罗伯特分别时的怅然若失。她忽然想起来，她到这儿来的目的是要询问莱思小姐的地址。

奈波伦太太知道莱思小姐的住址，把它给了她。她还对艾琳娜没有留下来共度那美好的下午表示惋惜。不过时间已经不怎么合适了，改天再去看她也行。

威戈恩撑开阳伞，跟着彭迪列太太走过花园的甬道，来到了车旁。威戈恩请求彭迪列太太一定要对他刚才讲的事，保守秘密。艾琳娜听后大笑起来，同他开起了玩笑，但这件事并不十分值得保持秘密。

“彭迪列太太真漂亮！”奈波伦太太对儿子说。

“漂亮得令人神魂颠倒！”威戈恩也说，“看来她是天生的城里人，看上去她全变了。”

21

许多人认为，莱思小姐是因为讨厌乞丐、小贩和那些“不速之客”，才总是住在公寓的最高一层。她这间阁楼里狭小的前庭有许多窗户，全都很脏，但由于它们几乎总是开着的，因而看上去倒也没什么。这些窗户是屋里的光线和空气的来源。偶尔，也从窗外吹进一些炊烟和灰尘。从窗户望出去，可以俯瞰到一条小河，欣赏到密西西比河上汽轮的高高烟囱和桅杆。前屋摆着一架巨大的钢琴，使房间显得更小了。莱思小姐睡在隔壁的一间里。在第三间也是最后那个房间里，装着一个柴油炉。每当她不愿下楼去附近的小馆吃饭时，就用炉子自己做着吃。这成了她的餐厅，她所有贵重的物品都放在那个她心爱的古老碗橱里。那碗橱的历史至少有一百年了，磨损得破烂不堪。

当艾琳娜敲开门走进前屋时，看见莱思小姐正站在窗前。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补一双旧鞋。看见艾琳娜走进来，那个身高很低的乐师高兴的不得了。她笑得那么开心，全身上下抖动着，脸都扭曲了。艾琳娜觉得，这个女人站在那儿，在午后的光线中没有丝毫脱俗之感。那朵用旧黑丝带系着的紫罗兰假花仍戴在头上。

“你总算还记得我。”莱思小姐停住了笑，对艾琳娜说道：“我自言自语到：“啊，她才不会来呢！”

“你猜过我会来看你吗？”艾琳娜微笑着问道。

“没想过，”莱思答道。

说着，她们在靠墙的小沙发上坐下来，坐得小沙发嘎吱吱直响。

“不过，你来了，我非常高兴。我在后面那间房子里烧着水，正想煮咖啡。我想，你总不会不答应和我一起喝咖啡吧？啊，我可爱的朋友，你近来好吗？你总是那么漂亮，那么健康，那么快乐！”她把艾琳娜的手攥在自己那刚劲和小巧的手指间，然后抬起她那冰凉的手指，就好像艾琳娜的手是琴键。

“不错，”莱思小姐继续说，“有些时候，我想你是总也不会来了，就像上层社会的那些女人一样，仅仅是口头答应，决不会真来。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你不喜欢我，彭迪列夫人。”

“我确实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你，”艾琳娜回答道，用一种讽刺的目光，把这个矮个女人上上下下的打量着。

显然，彭迪列太太坦诚的回答，使莱思小姐觉得很满足。为了表示感谢，她走到柴油炉那儿，给客人取来了咖啡。艾琳娜在奈波伦家，谢绝了主人的点心，这会儿她有点饿了。她品尝着莱思拿给她的咖啡和饼干，觉得非常好吃。莱思把放咖啡和饼干的茶盘放在小桌上，又回到那个叽嘎作响的沙发上。

“你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信。”莱思一边说着，一边往艾琳娜杯子里放着奶酪，把杯子递给她。

“我的朋友？”

“是的，你的朋友罗伯特，从墨西哥城写来的。”

“他给你写信了？”艾琳娜惊讶地反问道，搅动咖啡的手也有些不灵活。

“是的，给我写信了。为什么不呢？哎，别把咖啡搅凉了，快喝吧。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是为你写的，这封信从头到尾除了询问彭迪列夫人外别无其他内容。”

“能给我看看吗？”年轻女人终于恳求道。

“不行！这封信只关系到写信人和收信人的事。”

“你不是刚刚说过，这封信都是关于我的吗？”

“信中是提到了你，可信不是给你的。他只不过问问：你见到彭迪列夫人了吗？她最近怎么样？他写道‘就像彭迪列夫人常说的那样’。‘彭迪列夫人曾经提到过……’。还有，他说：如果彭迪列夫人去拜访你，请你一定给她弹奏肖邦的那首即兴曲，我喜欢这支曲子。几天前我在这儿也听到了这支曲子，可惜不如你弹得好。我想知道她听了曲子后会有什么反应，等等他好像知道，我们经常互相走访似的。”

“让我看看那封信吧！”

“哦，不行。”

“你回信了吗？”

“没有。”

“让我看一眼吧。”

“不，就是不行。”

“那么，请给我弹奏肖邦的即兴曲吧。”

“今天不早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时间对我是不重要的，这未免有点难为情。还是弹那支曲子吧。”

“可是，关于你自己的事，你还一点没谈呢。你最近有什么活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画画儿！”艾琳娜大笑道。“我快要成为一个画家了！想想吧！”

“哦，一位画家！这你就有些自我炫耀了，夫人！”

“怎么说是自夸呢？难道你不认为我能成为一个画家吗？”

“我对你还不够了解，并不了解您具有什么才能和气质。当一个艺术家，要有多方面的素质，尤其是要具有天赋——的天赋——这些东西通过后天的努力恐怕也得不到。此外，要想在艺术上取得成功，必须具有献身的精神。”

“你说的献身的精神指的是什么？”

“就是要有勇气，我的孩子。献身的精神，就是要有那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那么，给我看看那封信，给我演奏那支曲子吧。我想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难道不是一个艺术家特有的吗？”

“对你面对的这个又老又笨的女人，倒的确有点作用。”莱思小姐大声笑着回答。

那封信就放在艾琳娜面前的那张小桌的抽屉里。莱思拉开抽屉，拿出最上面的信，交给艾琳娜，然后站起身来，轻轻走到了钢琴边。

莱思小姐先弹一支轻快的序曲。这是一首即兴曲。她坐在钢琴前，矮小的身影在难看的曲线和三角形中摇动着，显得异常古怪。不知不觉中，肖邦的那首温柔的即兴曲包融了这首序曲。

艾琳娜丝毫没有注意到这首即兴曲是怎么开始，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她坐在沙发的一角，借着昏暗的光线，读着罗伯特的那封信。这时莱思小姐已从肖邦即兴曲滑向伊索尔德情歌颤抖的曲调。然后，又转回到那首能令人无限遐想的肖邦即兴曲。

小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音乐声变得奇妙而热情、昂抑、迅急、伴和着深沉的哀怨和温柔的乞求。光线越来越暗了，整个房间充满了音乐，飘出窗外，飘荡在屋顶上空和河岸上方，然后消

失在寂静的夜空。

艾琳娜呜咽起来，和她在哥兰德岛那难忘的夜晚的心情一样，她的心灵又一次被奇妙的乐曲声唤醒了。她浑身发抖着站起来，准备离开。在跨出门时，她转身问到：“我可以再来吗？”

“你什么时候想来，就请来吧！当心！别绊倒了，楼梯那儿太黑了。”

送走艾琳娜，莱思小姐返身回屋，点燃了蜡烛。罗伯特的信掉在了地板上。她弯下身拾了起来。信折皱了，已经沾满泪水。莱思小姐抚平了信，装进信封，然后把信放回了小桌子的抽屉里。

22

一天清晨，彭迪列先生在去城里的道上，把车停在了他的老友、家庭医生曼德莱特先生的家门前。这位医生已经离休了，就像人们所说的：功成名就退了江湖了。他与其说是靠医术，还不如说是因为聪明而出名。他把日常工作都交给了助手和年轻的医务同行，他只负责有关病人的咨询服务。长期以来建立了结实的友谊，把他和有数的几户人家联结起来。这些人家有病人需要找医生时，他还是亲自去看病，彭迪列一家就是这几户享有这种“殊荣”的人家之一。

彭迪列一眼就看见他的朋友正坐在书房大敞四开的窗前看书。这套房子建在一座美丽的花园的中心，离街道有一段路。因而这位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他的书房看书，既宁静又舒服。这位老医生很喜欢看书。当彭迪列先生走过来时，他不高兴地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看看是那个不识趣的人这么早打扰他。

“啊，是彭迪列先生。我想该不会生病了吧！请这儿坐。今天一大早你带来什么新闻！”曼德莱特看上去非常健壮，满头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下，长着一对蓝色的小眼睛，这双眸子的明亮早已被岁月磨灭，但他的洞察一切的智慧并未消逝。

“哦，我从不生病。医生。这你知道，我是用粗糙的东西制成的——出身于那顽强的，随风飘荡的老克里奥耳种族的彭迪列家族。我是来向你咨询的，不，严格地说，不是咨询，而是跟您聊聊艾琳娜的事，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

“彭迪列夫人怎么了？”老医生不仅感到惊讶。“哦，前几天，我还看见她了——大概是一星期前——她沿运河街走着，看上去很好。”

“不错，不错，她看上去很好。”彭迪列先生说着，向前弯一下身子，摇动着手杖。“但她总是有很糟的心情。她有点古怪，有些反常。我搞不明白她是怎么了。我想你能帮我这个忙。”

“她平时举止如何，”医生问道。

“唉，怎么说呢！”彭迪列先生说着，向身后的椅背靠了靠。“总之，家里被她搞得一片混乱。”

“哦，女人们可不全这样，彭迪列先生，我们必须考虑考虑——”

“这我知道。我说过我不明白。她整个人，对我以及所有的人和事全变了。我性情暴躁，这你知道。但我不想吵架，不想对女人发火，特别是对我的太太。我心里很混乱，就像有许多东西在捉弄我似的，她实在叫我感到痛苦。”彭迪列先生继续说着，不由得激动起来，“在她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想法。你知道，我们每天早晨在餐桌上见面。”

老人的浓眉皱了一个，动了一下嘴唇，然后用裹着布的手指轻轻敲打了一下椅子的靠背。

“你做了愧对她的事吗？彭迪列先生？”

“有愧的事，活见鬼！”

“那么，”医生微笑着说，“近来她同那些冒充的妇女知识分

子——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有来往吗？她们的事我常听到我夫人说。”

“问题就出在这！”彭迪列插嘴说，“她不和人打交道。星期二她干脆就不回家，连老朋友也不见，一个人逛来逛去，乘出租车四处游荡，天黑了才回来。老实说，她完全失常了。我不喜欢这样，我很担心。”

对医生来说，这倒是个新病例。“是不是有什么遗传方面的问题？”他严肃地问道，“她的祖辈有没有畸形的病史？”

“哦，没有，确实没有。她出身于健康的肯塔基州长老会世家。她的父亲，那位老人，听说每星期都要做虔诚的赎罪祷告。我亲眼所见，他为他的赛马就占用了他在肯塔基州的好大一片耕地。至于玛甘泪——你是知道玛甘泪的，她总是小心翼翼遵守长老会的教义，只有她最小的妹妹有点活泼。顺便说一句，在半个月内她就要结婚了。”

“让她去参加婚礼，”老人大声说，似乎发现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恰当的解决办法。“让她和娘家人住上一段，没准她就好了。”

“我也想这么做，可她不肯去。她说婚礼是最令人头痛的场面。一个女人竟对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真让我无法忍受！”彭迪列先生不觉提高了声音，一谈起这些，就使他感到气愤。

“彭迪列先生，”医生想了一下，说道，“你在一段日子里，别理她，不要打搅她，也不让她打搅你。女人，我敬爱的朋友，女人是一种异常特别而奇妙的生物。一个敏感而心理健全的女人，据我所知，像你夫人的这样的女人，往往是很奇怪的。这问题得由博学的心理学家来解决，靠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只能误事。大多数女人都喜怒无常，幻想多多。你夫人可能仅仅出于一时的冲动，可能是由于某个或某些你我都不必探求的原因。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关键的是你不要出面约束她。让她来见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吧！”

“哦，这我办不到！我没有理由让她上这儿来，”彭迪列反驳道。

“那么，我去看她，”医生说。“哪天晚上，我以一个朋友的身分去你家里做客。”

“您一定来，”彭迪列表示赞同。“哪天晚上呢？星期四您看如何？可以吧？”他边说边站起身来，准备告辞。

“好，就这么说定了。我夫人可能在那天给我安排了事情，要是那样的话，我会事先告诉你的。要不，你就等着我吧。”

告辞前，彭迪列转身说：“不久以后，我有事要到纽约去了。我手头有一项大计划，要我亲自去处理。我将向你透露其中的内情，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医生。”彭迪列大笑起来。

“不，谢谢，亲爱的先生，”医生回答说。“这样难得的机会还是留给像你们这样年青人去干吧！你们精力充沛，有光明的前途。”

“我的意思是，”彭迪列先生说着，握住了门把手，“我可能会离开一阵子，你会让我带着艾琳娜吗？”

“当然要带着，如果她乐意的话。如果她不愿意，就留下来，一定别勉强。她的这种情况很快会过去，这我敢保证。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也许更长一点时间。但是，它总会过去，耐心点吧！”

“那么，星期四见。”彭迪列先生边说边走了出去。

其实，在谈话时，医生本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男人的介入？”可出于对克里奥耳人的了解，他忍住没问。

老人没有立刻拿起书本，而是坐了好一阵。他注视着窗外的花园，陷入了沉思。

艾琳娜的父亲进城来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天了。父女俩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平时态度也不亲近。但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共同爱好，所以当他们在坐在一起时，还能谈到一块去。实际上，父亲的来访，对艾琳娜来说，并不能算是一种侵扰，相反，这倒似乎为她的感情找到了新的希望。

艾琳娜的父亲到城里来是给女儿珍妮格置办结婚嫁妆的，顺便也为自己买一件外套，好在女儿的婚礼上穿得体面一些。结婚礼物已由彭迪列先生预定好了。对彭迪列先生在这方面的能力，亲属们素来都很佩服，特别是他有关衣着的眼光——这往往体现问题的本质——在岳父眼里，他就像经书一样，具有不可琢磨的价值。可是几天以来，这位老人一直被艾琳娜纠缠着。艾琳娜试图在父亲身上找一种新的感情。他曾在南部联邦军里任过上校，至今仍保持着一种军人的气质。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全白了，蓬松柔软，鲜明地映衬出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古银色的脸。他身材高大、瘦削，穿在身上的夹层外罩，使他的肩部和胸部显得特别宽阔。艾琳娜和父亲并不像，这使他们在一起散步时特别引人注目。父亲刚到那天，艾琳娜就请他进画室，为他画了张素描。老人对女儿的安排非常认真。即使他的女儿比现在老十倍，他也会坚信，靠自己赋予女儿掌握纯熟绘画技巧的天赋，再通过她自己的不懈努力，一定会成功的。

他一动不动地笔直坐在女儿的画架前，就像他从前在战场上一样，只是孩子们的打扰使他分了心。他们张着大嘴惊奇地瞅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妈妈漂亮的画室里那么直挺挺地坐着。

艾琳娜想让父亲开心，就邀请了莱思小姐，请她为父亲演奏钢琴。可是，莱思小姐不同意。于是他们就决定参加莱迪奈家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乐会。莱迪奈夫妇很尊敬这位上校，视为上宾，邀请他们下周或随便哪一天再来共进晚餐。音乐会上，莱迪奈太太以最迷人的风度和纯洁无比的举动，向上校卖弄着风情，向他暗送秋波，打手势，滔滔不绝地讲着各种动人的话语，直到使上校觉得似乎年青了三十岁为止。对此，艾琳娜感到迷惑，她自己是从不在男人面前卖弄。

在音乐会上，艾琳娜也注意过在场的一两个男人。但她从未动心，或企图借助滑稽性的表演引起他们的注意——她从不使用浪荡女人的方式诱惑他们。这两个男人只不过在气质上使她产生了兴趣，使她从中感到了心情的愉悦。她是在想像中选中他们的（这使她感到高兴）。音乐间歇时，他们认识了，还谈了话。对艾琳娜来说，这无关紧要，她有这样的感受，就像有时在街上，过往行人陌生的一瞥，也会萦绕在记忆中，使她感到不安。

彭迪列先生没有参加这次音乐会。他不喜欢这种娱乐，还不如他在俱乐部里所能得到的快乐。可他对太太却说，音乐会上的音乐太杂乱，这对他这样缺乏音乐训练的人难以应付。这个借口使莱迪奈太太感到高兴，可她却不同意彭迪列先生对俱乐部的看法，她把这看法坦率地告诉了艾琳娜。

“彭迪列先生晚上常去俱乐部，这真让人伤心。如果他能留在家里的话，你们一定会——啊，请别在意——一定会更亲密一些。”

“啊，不，亲爱的。”艾琳娜目光有些呆滞。“如果他晚上不出去，我就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没有什么话说。”

对父亲，艾琳娜根本不想这事。其实，即使说，父亲也不会反对她的。她觉得，父亲给她的生活增添了快乐，虽然她明知道这种快乐持续不了多久。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了解父亲。这位上校总是命令女儿为他做这做那，这反倒使艾琳娜感到幸福。只要她自己干得了，她从不让佣人和孩子们动手。她的丈夫注意到了这

一点，但认为是出于孝心，而丝毫不加注意。

上校每天要喝大量的威士忌酒，这使他白天变得懒了。他是调制各种烈性酒的高手，甚至还发明了一些新的秘方，他为这些发明还起了不少奇特的名字。为了配制这些酒，需要各种配料，他让艾琳娜去给他买。

星期四，曼德莱特医生到彭迪列家来吃晚饭。席间，他细心观察了艾琳娜的脸色，并没有发现彭迪列先生对他讲过的那种症状。艾琳娜看上去很兴奋，甚至可以说是容光焕发。她和父亲白天去看了赛马。当她坐下进餐时，思想仍然停留在赛马场上，继续同父亲谈着有关马场的问题。医生对他们谈论的赛马情况在思路上已跟不上形势了，他只能回想起那称之为“过去的快乐时光”的赛马盛况，那时莱卡姆普特赛马中心非常繁华。他凭记忆和他们交谈着，想使自己在这方面不致显得太幼稚。可是，医生那缺乏现代精神的对往日赛马的记忆，没给上校留下任何印象。白天，艾琳娜和父亲都在最后赛局的赌注上下了注，而且都中了，他们一直为此感到高兴。除此之外，上校记得最清楚的，就要算他在赛马场上遇到一些非常好的人了。认识莫蒂默·梅里美夫人和詹姆斯·海曼斯特夫人（同艾奇·艾洛宾在一起），给他们白天的娱乐增色不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到兴奋不已。

彭迪列先生对赛马不感兴趣，他甚至不愿意在娱乐时间谈这类话题，尤其是当他想起肯塔基那那片绿色草地的下场时，更是如此。他试图用概括的语言对赛马这种运动表示反对。这顿时引起了岳父的不满和反对，结果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艾琳娜完全支持父亲，医生则是不偏不倚。

曼德莱特浓密眉毛下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对女主人进行观察。终于，他在这位女主人身上发现了奇妙的变化。这位他向来熟悉的无精打采的女人完全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她的话语热烈有力，目光和举止中没有畏惧和自卑感，这使他联想起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媚的阳光下精力充沛的美丽而健壮的动物。

晚餐很丰盛，红葡萄酒使人发热，香槟酒又给人以凉爽的感觉。饭菜很美味，美酒飘香，一切令人不快的想法，都随着美酒泡沫的消失而消逝了。

彭迪列不禁兴奋地回忆起往事来。他讲起当年在农场生活的有趣经历，感慨着古老的伊伯维利的过去和她的青春。那时，他经常和一些黑人伙伴捉鼯鼠，用木棒上树打核桃，打蜡嘴鸟，在树林中和原野上奔跑，有时还干各种恶作剧。

接着，上校没有条理地乏味地讲述了他漫长生活中的一段阴暗的日子，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总是扮演一个非凡的引人注目的角色，而且总是一切事情的关键人物。医生讲的话题也不那么令人愉快，他讲了个既古老又永远使人感到新鲜的一个女人的哀婉的爱情故事。这个女人企图另寻出路，可是一番挣扎过后，又回到了原先的锚地。这是他多年来行医中所遇到的无数病例中的一例。艾琳娜对这个故事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她也讲了一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女人的。那女人有一天和她的恋人乘着独木舟离去，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巴拉塔瑞安姆岛上隐居下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他们的任何线索。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艾琳娜对众人说，她是听安东尼夫人说的，那当然是虚构的。这很可能是她做过的一个梦。尽管如此，在她讲述时，那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字眼儿，对听众来说，就象真的一样。他们仿佛感觉到了南方夜晚的闷热，看见了月光下的独木舟，听到了船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拍击声，以及从碱水湖旁芦苇中惊飞的水鸟翅膀的扑楞声。他们似乎看到了那对情人坚毅的面孔，看到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在无边的迷津里，飘向虚幻的天际。

人们的杯子里又斟满了清凉爽口的香槟酒，那不断泛起的大量泡沫，好像故意嘲弄人似的，嘲弄着艾琳娜的回忆。

离开暖暖的炉火和柔和的灯光，走进屋外阴森的夜色中，不觉寒气逼人，毛发悚然。老医生在漆黑的回家的路上，不觉把胸前的大衣拉紧。他对他的同胞和绝大多数人有着更进一步的了解。他清楚地知道，人的内心世界只有洞察秋毫的能力才能窥测到。他不应该到彭迪列先生家去的。他已经不年轻了，对别人的隐私没兴趣，他需要完全的休息与宁静。

“我想那不会是艾洛宾吧！”他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道，“我敢对上帝发誓，那不是艾奇·艾洛宾。”

24

因为拒绝参加妹妹的婚礼，艾琳娜和父亲进行了一场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吵。彭迪列先生没有插手这件事，他不想利用自己的地位给妻子施加压力。他遵照曼德莱特医生的忠告，让她自行其是。上校则喋喋不休地责怪女儿不孝敬老人，没有手足之情和作女人应有的小心。他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可没什么用。最后，他气愤地说，艾琳娜的妹妹不会接受她不去参加婚礼的任何借口——他忘了艾琳娜什么借口都没提。他说他不敢保证珍妮格将来是否会跟她讲话，可他敢肯定，玛甘泪以后肯定不会再理睬她了。

当父亲终于把为女儿置办的新婚礼物、自己带垫肩的外套、兑了水的威士忌，以及冗长单调的祈祷声都带回家去的时候，艾琳娜为终于摆脱了父亲而感到快乐。

彭迪列先生紧紧跟着岳父，一再表示他将在去纽约路上停下来，去参加珍妮格的婚礼，他将尽可能用金钱和博爱，去补偿艾琳娜不可理解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你太纵容她了，容忍得过分了，莱恩斯，”上校的话很果断，“权威、强迫是必要的，狠狠地用一用你的脚吧！这是管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婆惟一有效的办法，我说的没错。”

上校也许还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老婆就是给逼进坟墓的。彭迪列对此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但在这么晚的情况下，这事还是别提为好。

丈夫的出门，对艾琳娜来说，不像父亲离开时那样。使她毫不犹豫地感到满足。当丈夫这次长时间外出的日子快来临时，她不知为什么变得温柔起来。她想起丈夫平时对自己的体贴，想起丈夫对她的依恋和柔情，不觉忧虑起他的健康和生活的来了。她不停地忙着为丈夫准备出门的衣服。在整理内衣的时候，她不禁想到莱迪奈太太，也许她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这样。当丈夫离开时，她竟哭了起来，称他为亲爱的好朋友。她肯定丈夫离开家后，一定会感到寂寞孤单。

艾琳娜终于发现，屋子里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盼望已久的和平和宁静终于来临了，甚至连孩子们也不在了。两天前，老彭迪列夫人亲自赶来，把孩子和保姆都接到伊伯维尔去了。老太太没有冒昧地说明，她是怕莱恩斯出门的时候，孩子们受委屈。对此，她压根没想过，她只是非常想念孩子——想得像丢了魂。她不愿让他们变成“马路上的孩子”——当她觉得必须给孩子们一席之地时，总这么说。另外，她也想让孩子们知道一下乡下的生活。那里的溪流、树林、清新的空气对孩子们是再好不过了。她想让他们过一过那种她儿童时代所熟悉和热爱的生活。

终于，家里除了艾琳娜外再没有其他人了。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种陌生而甜甜的感觉涌上了心头。她走遍了住宅的每一个角落，仿佛是第一次光顾。她不断换着坐每一把椅子和躺椅，好像以前从来也没在那上面坐过或躺过似的。然后，她走出屋子，在房子四周转着，看窗子和百叶窗是否插好。房子周围盛开的鲜花也成了她素昧平生的新朋友。她亲昵地在花丛中走着，觉得自己融合在其中了。花园的甬道湿漉漉的，艾琳娜让女佣人拿

来了胶皮拖鞋。她在湿地上蹲下来，给花秧松土，修剪花枝，剪掉枯死的叶子。孩子们养的小狗跑了出来，给她捣乱，把她的路挡住，不让她通过。她大笑着呵斥着它，同它玩耍着。午后阳光照耀下的花园芬香怡人，色彩鲜艳。艾琳娜摘下所有被她发现的最美丽的花朵，把它们带进房间。这里只有她自己和小狗。

甚至厨房突然间也具有了一种以往从未发现的有趣的乐趣，艾琳娜走进去向厨师发出指示。她让厨师告诉屠夫要大大减少送肉，面包、牛奶和蔬菜的分量，可减少到平常数量的一半。她对厨师说，彭迪列不在家期间，她自己将特别忙，让她多操心，承担起厨房的全部事务来。

那天晚上，艾琳娜独自用餐。那些大分枝烛台，同放在桌子中央的几个蜡烛，把餐桌照得通亮的，光圈以外的整个餐厅显得更加阴暗肃穆。由于艾琳娜白天的鼓励，厨师为她准备了一顿美餐——鲜嫩的烤牛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醇香的酒味扑鼻而来，还有她最爱吃的糖浸核桃。她就餐时穿着宽大的便服，这更使她感到格外舒适和惬意。

想起莱恩斯和孩子们，她似乎颇有点忧伤。她想，他们此刻在做什么？她用一些精美食物喂着小狗，亲切地和它谈起埃蒂尼和拉乌尔来。小狗显然被这出乎意外的友好行为弄得不知所措，它急切地叫了起来，撒娇似地摇头摆尾，感激它们的女主人。

晚饭后，艾琳娜走进书房，开始读起爱默生的书来，直到感到疲劳，才把书放下。她发现自己疏离书本的时间太久了，决心重新开始有计划地学习。现在所有的时间都属于她自己，她可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在床上躺着。当她舒适地蜷缩在鸭绒被下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的感觉，充满了她的整个身心。

天气阴暗多云时，艾琳娜的工作便没法进行。她需要阳光净化环境，充实生活。她已经不像先前那样茫然了，在心情好的时候，她总是充满自信，做什么都很顺利。她没有什么奢求，不希求惊人的成就，她只是从工作本身中寻求一种内心的愉悦。

遇到阴雨绵绵，情绪不佳的日子，艾琳娜就去找在哥兰德岛时结交的朋友做伴，或者呆在家里，修身养性，使心灵进入一种静谧的状态。她对此已经日益习惯了。这虽然并不是一种悲观的情绪，但生活对于她却正在消逝，留下来的只有破碎而不现实的渺茫的梦。可她仍然时常禁不住去倾听已逝去的青春的呼唤，经受着新的希望的诱惑和欺骗。

她又去看了几次赛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艾奇·艾洛宾和海曼斯特夫人乘着艾洛宾的马车来约她一起去赛马场。海曼斯特夫人是个八面玲珑而不失风雅的女人。她大约四十岁，聪敏，身材苗条，金发碧眼，态度冷漠。她经常以自己有一个漂亮女儿作为结交上流社会风流青年的资本。艾奇·艾洛宾就是这些风流青年中的一个。他是赛马场、歌剧院、时光俱乐部的常客。他总是眼含微笑，不管谁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或听到他那快乐的谈话，都会被吸引。他举止文静，甚至有点文质彬彬。他体态优美，那张讨人喜欢的脸从未流露过忧虑和痛苦。在衣着上，他保持着上流社会保守派的绅士派头。

艾洛宾自从那次艾琳娜和她父亲一同去看赛马时遇见她们父女后，就对她完全着了迷。他曾经见过她几次，但他觉得这个女人对他来说是高不可攀的。海曼斯特太太就是在他的蛊惑下请艾琳娜同他们一起去赛马俱乐部观看本赛季的赛马。

在赛马场上，没有几个人像艾琳娜那样熟悉赛马运动，她是

无人能比的。艾琳娜坐在她的两个同伴中间，俨然像个专家，对赛马品头论足。她大声讽刺艾洛宾卖弄博学，感叹海曼斯特太太的无知。她的童年在赛马中度过，那马厩和长满青草的小草场的气味似乎又向她袭来刺得她鼻子发痒。当这些壮健的被阉割的雄马款款徐行在观众面前受检阅时，她没有注意到她竟像父亲一样，高谈阔论起来。她下了大赌注，而且很幸运。比赛场上的狂热使她面颊绯红，眼花缭乱，就像兴奋剂一样注入她的血液和头脑中。周围的人不时转过头来注视她，有很多人都在认真听她说话。并希望得到那难以琢磨的、令人渴望的关于赛马的“秘密消息”。艾洛宾也被这种狂热情绪所感染，艾琳娜强烈地把他吸引了。海曼斯特太太和往常一样，坐在那一动也不动，皱着眉毛漠然注视着她的女伴。

艾琳娜感到难以拒绝，终于同意留下和海曼斯特太太一起进餐，艾洛宾也留下了，把他的马车先打发回去。

晚餐的气氛很闷，乏味极了，只有艾洛宾兴致勃勃，才使这顿晚餐稍稍有点生气。海曼斯特太太的女儿因参加“但丁朗诵会”未能去看赛马，她为此替她感到惋惜，她说她将向女儿描述这次赛马的盛况。那姑娘用一片天竺葵叶子捂着嘴，在那坐着，对她母亲的话不发表评论，显得很老练。海曼斯特先生长相一般，有些秃顶，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才勉强说几句话，反应迟钝。但海曼斯特太太对丈夫却十分尊敬，体贴入微，她在餐桌上讲的话大多数是冲着丈夫说的。晚饭后，他们一起到书房，就坐在吊灯下读着当天的晚报，年轻人则到书房前的客厅里谈话。海曼斯特小姐坐在钢琴前，弹起了葛瑞格谱写的几段乐曲。她对作曲家的冷峻虽颇有体悟，但对其中的意境却全然不知。艾琳娜侧耳聆听着，怀疑自己对音乐已失去了兴趣。

当艾琳娜起身告辞时，海曼斯特先生笨拙地躬身看了看自己穿着拖鞋的脚，嘴里小声地咕哝着要送客人回家，结果还是艾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宾送艾琳娜回了家。回家的路很远，赶到埃斯布兰德街时，天已很晚了。艾洛宾请艾琳娜允许他进屋点支烟——他的火柴盒空了。他装了满满的一盒火柴，直到艾琳娜答应以后再同他一起去看赛马时，他才把烟点起来。

艾洛宾走后，艾琳娜毫无困意，只是感到肚子有点饿了。海曼斯特家的晚餐虽说质量不错，可是不够吃。她翻遍了食品橱，找到一些奶油和饼干，打开一瓶从柜子里找到的啤酒，一种极度不安和兴奋充满了她的心。她一边拨弄着壁炉里的炭火，一边大口吃着饼干，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一支充满浪漫幻想的小曲。

她希望有事发生——不管是什么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事，总之，得有点事。她后悔没留艾洛宾多呆一会儿。跟他谈谈那些赛马。她数了数白天赢来的钱，之后就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只好上床睡觉。一种强烈的兴奋的感情仍然紧紧缠绕着她，使她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夜时分，她突然想起定期给丈夫写的信还没有写。她决定明天写，在信里告诉他，她和同伴下午去乔凯俱乐部看赛马的事。她躺在那儿，一点睡意也没有，脑子里构思着腹稿，实际上与第二天写的信完全不同。第二天，当女佣人将她唤醒时，她正做着梦。她梦见海曼斯特先生坐在运河街一家乐器行门前弹钢琴。当他们坐在开往埃斯布兰德街的车上时，海曼斯特太太对艾奇·艾洛宾说：“真是遗憾！这么大的才华被忽略掉了，可是，我得走了。”

几天以后，艾奇·艾洛宾又赶着他的马车来看望艾琳娜。这回是他独自来的。他说，因为他事先没有领她来的意思。所以她不知道。她的女儿要去参加《民间故事会》一个分会的会议，所以很遗憾不能陪伴他们。艾洛宾解释着，显得很难为情。他问艾琳娜是否她希望还邀请其他什么人。

艾琳娜认为没有必要去邀请已经疏远了她的任何时髦的熟

人，她已经断绝了同他们的联系。她想起莱迪奈太太，但是她知道，她这位漂亮的朋友，除了傍晚时候陪丈夫在公寓附近散散步外，是不会出来的。如果去邀请莱思小姐，她一定会觉得可笑。奈波伦太太倒可能愿意出去走走，可是出于某种原因，艾琳娜不愿她来。因此，最后他们一起去了，只有他们俩。

那天下午，艾琳娜过得非常愉快。那种狂电流的情绪像一阵一阵的热流在冲击着。她同艾洛宾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亲近和坦诚。同艾洛宾亲近本来就是毫无隔阂，他的气质很容易使人亲近，特别在与漂亮女人接触时，对初次相识，他总是摆出一副无所为的随便态度。

他留了下来，两个共进晚餐。然后他又留下来，坐在壁炉边，谈得很开心。分手前，艾洛宾对艾琳娜说，如果他们以前就相识的话，他的生活一定是另一种样子。他以一种智慧的坦率告诉艾琳娜，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活泼和倔强的孩子。他不禁把袖子挽出来，露出了手腕上的一块伤疤。他说，这是在他十九岁时在巴黎城外决斗时被剑刺伤的。当艾琳娜看见他白手腕上的那块显眼的伤疤时，不觉伸手去摸了一下。突然，一股像痉挛般的冲动使她的手抓住了艾洛宾的手，艾洛宾的手掌感觉到了艾琳娜尖指甲的力量。

艾琳娜急忙站起来，走向壁炉。

“看见伤疤就使我心颤和厌恶，”她做着解释，“我不应该看它。”

“请你原谅。”艾洛宾跟了过来，恳求地说道：“我没有想到它会那么令你厌恶。”

艾洛宾靠近艾琳娜，他那大胆妄为的目光击退了艾琳娜那个往昔的、已经消逝了的自我，唤起了她那正在觉醒的新的情感。艾洛宾恋恋不舍地向她道别时，他看着她。从她的神色中，他看出她怂恿他，握住了她的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还去不去看赛马？”他问道。

“不，”艾琳娜回答说，“我已经看够了。我不想把刚刚赢的钱输掉。天好的时候，我得工作，而且……”

“是的，工作，这当然。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哪天上午，我可以看看你画室吗？就明天吧？”

“不行！”

“后天怎么样？”

“不，也不行！”

“哦，别拒绝我！我对绘画也稍懂一些，或许能给你提点有益的意见。”

“不，再见。你已经说过再见了，为什么还不走？我不喜欢你。”艾琳娜继续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试着把手抽回来。她知道自己的这番话缺乏自重和诚恳，而且感到艾洛宾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很遗憾，你不喜欢我。很抱歉，我冒犯了你。我没得罪你呀？我做了什么错事？你能告诉我吗？”说着，他俯下身，把嘴唇贴在艾琳娜手上，好像再也不打算抬起头来。

“艾洛宾先生，”艾琳娜嗔道，“今天下午的狂热使我感到心烦，有点不能自抑。我的举动可能使你产生某种误解，我希望你离开我，请吧！”她的语调变得冷峻但无力。艾洛宾从桌子上拿起帽子，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站在那儿，凝视着壁炉里即将熄灭的火焰。他保持着那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你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我的误解，彭迪列夫人，”他终于开口说道，“是我自己的感情驱使我这样做。我控制不住自己，当我接近你时，怎么控制得住呢？请别当真，也别在意。你看，你发出了命令，我就走。如果你不愿意我在你眼前，我会照办的。但是，如果你让我回来——啊，一定会让我回来的，是吗？”

他向艾琳娜投去了恳求的目光，对此，艾琳娜什么反应也没

有。艾奇·艾洛宾的态度太真诚了，有时连他自己也分不出真假。

艾琳娜不在乎也不愿去想艾洛宾的话是否真诚。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呆呆地瞧着曾被热烈吻过的手指，然后，把头靠在壁炉的砖墙上，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因一时冲动而失身的女人。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但又不能完全从那种冲动和魔力中解脱出来。一种朦胧的想法掠过她的心头：“他会怎么想呢？”

这个“他”，并不是她的丈夫，她此刻想到的是罗伯特·奈波伦。对她来说她的丈夫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与之结婚而没有感情的人。

她把一支蜡烛点燃，走进了自己的房间。艾奇·艾洛宾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然而，他的出现，他的举止，他那热情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的嘴唇与她的手指的接触，都像兴奋剂一样，刺激了她。

她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作了一些迷乱的梦。

26

艾奇·艾洛宾给艾琳娜写来一封措辞优美的道歉信，字里行间隐约透出真诚的歉意。这使艾琳娜感到有些不安。在她较为清醒的时候，她感到她那样认真、严肃地对待艾洛宾的举动，似乎很可笑。她很清楚这件事主要是出于她的潜意识，而不在艾洛宾了。可是，如果她对这个便条不予回应，就证明她对这微不足道的小事耿耿于怀；如果她给予严厉的答复，那又会给对方造成这样的印象——好像她的确曾在一个意乱情迷的时候被他俘虏过。让别人吻一下手指不算什么，可是，她毕竟还是受了这个便条的刺激。于是，她以轻松和诙谐的语调做了回复。她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得体的。在回条中她还写到，如果艾洛宾愿意并且有时间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她可以请他看她的绘画。

对此，艾洛宾的反应很快。他以那种消除误解后的天真的愉快，在艾琳娜的家里出现。这以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即使哪天没见面，艾洛宾也会想办法让艾娜想起他来，在这方面，他借口多多。艾洛宾的态度变得更加愉快和顺从，外加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他总是无条件地屈从于艾琳娜喜怒无常的情绪，他们的友谊迅速加深。这在最初是不知不觉的，以后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艾洛宾开始用一种先使她吃惊，后又使她脸红的方式谈话，这种方式终于使她激动起来，唤起了她内心急切躁动着的情欲。

没有什么比拜访莱思小姐更能稳定艾琳娜的激动情绪了。这个曾使她感到过不快的女人，通过神奇的音乐，能够触及她的灵魂，使它得到净化。

一个雾气迷濛，彤云密布的下午，艾琳娜爬上了住在顶楼上的钢琴师的住房。她的衣服给大雾弄得湿漉漉的，她进屋时，冻得瑟瑟发抖。莱思小姐正拨弄着那个生锈的炉子，炉子微微冒着烟，不能给屋子带来多少热气。莱思小姐正设法在炉子上热可可。艾琳娜一进屋，就感到这个房间阴暗、潮湿。壁炉上那尊抽落满灰尘的贝多芬半身塑像，愁眉苦脸地注视着她。

“啊，阳光射进来了！”莱思小姐叫起来，从炉前站直了身。“天气很快就会转暖变晴，炉子就不用生了。”

她砰的一声关上炉门，走过去帮助艾琳娜脱下湿淋淋的雨衣。

“你冷了吧，看上去真够冷的了！来，再过一会可可就热了。先喝点白兰地，好吗？上次我着凉时，你给我带来的那瓶，我还没喝过。”莱思小姐脖子上系着一块红色的法兰绒，僵硬的脖颈，使她的头偏向一边。

“给我倒点吧。”艾琳娜一边说着，边哆嗦着脱掉套鞋和手套。她像男人一样喝了一杯白兰地酒，然后一屁股坐进那个坏了

弹簧的沙发上说：“莱思，我打算从埃斯布兰德街的房子搬出去。”

“啊，”音乐家应声答道，既不显得惊讶，也不特别感兴趣，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特别惊奇过。她吃力地将那串从鬓角上松弛下来的紫罗兰别好，艾琳娜一把拉过她，让她坐在沙发上，从她自己的头发上拔下一根发针，别好那串破旧的假花。

“你怎么不觉得奇怪？”

“也许。你搬去哪？去纽约？去伊伯维尔？还是到密西西比你父亲那儿？去哪儿呢？”

“就在隔壁，”艾琳娜大笑着说，“就在埃斯布兰街的拐角，那儿有幢四间屋的房子。我每天路过那。那房子看上去非常精巧，我很喜欢，非常宁静。那套房子出租。管理我家那套大房子，我已经厌倦了。它从来不像是我自己的——不像个家的样子。这幢房子太烦人了，有那么多佣人要管，我厌烦跟他们打交道。”

“这不是你要搬走的真正原因，亲爱的。别对我撒谎。我不了解你到底是为为什么，但是你在说谎。”艾琳娜没有反驳，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那座大房子和在它上面的花销都不由我支付，难道这理由还不充足吗？”

“那些都不是你的。”莱思回答道，耸了耸肩膀，恶作剧般地皱了皱眉。

“哦，看来没法骗你，那就跟你实说吧！我也是偶然才想起来。我在父亲的田产里分得一些钱，父亲平日一点一点寄给我。前些在赛马的赌注中又赢了一大笔，另外我正开始出售我的素描作品。莱德波越来越喜欢我的画，他说我的作品越来越成熟和富有特色。虽然我自己不这样看，但我觉得画起来越来越得心应手并且更有信心，我已通过莱德波卖了不少了。如果我搬进那间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里去，不会要很大花费，简直花不了什么，只要一个佣人——塞斯廷平时给我干点杂物活就可以了。我问过她，她说她很愿意和我住在一起，为我干活。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它会使我觉得有自由和独立感。”

“你丈夫的意见呢？”

“我还没告诉他，这是我今天早上才产生的想法。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或许你也这么想。”

莱思小姐轻轻把头摇了摇，“我想，你的理由还不充分。”

这在艾琳娜自己也知道。她沉默了一会，事情在她眼前似乎变得明朗了，她的本能促使她撇开丈夫的恩惠，摆脱她不愿意履行的责任。她不知道丈夫回来后，结果会怎样。这需要理解，也免不了做些解释，但事情的发展总有它自身的合理性。不管怎么样，她已经意识到，除了她自己，她已不属于任何人了。

“在搬家之前，我打算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艾琳娜高声说道，“你一定要来参加，莱思，你一定会尽兴的，大声唱歌，大声欢笑，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场。”说完，她从身心深处发出一声叹息。

艾琳娜平时来访时，莱思小姐若是碰巧接到罗伯特的信，她会主动拿给她看，在她忘情地弹钢琴时，让这位年轻小姐看信。

小炉子的火旺起来了，火烧得红红的。炉子上的可可烧得滋滋作响。艾琳娜走过去，把炉门打开。莱思跟着站起来，从贝多芬半身雕像的底座下边，摸出一封信，递给了艾琳娜。

“又有一封！这么快！”艾琳娜不禁叫了起来，眼睛里闪射着兴奋的光。“告诉我，莱思，我看他的信他知道吗？”

“那怎么会，如果他知道到这一点，一定很生气，并且永远不会给我写信了。他有没有给你写过信？一个字也没写过？他给你捎过信吗？一个字也没有。这是因为他爱你，可怜的宝贝。他是在想忘掉你，因为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听从他或属于他。”

“那你又为什么给我看他的信呢？”

“这是你自己哀求我要看的。我怎么能拒绝呢？哦，你骗不了我。”莱思走到她心爱的钢琴旁，开始弹了起来。艾琳娜没有立即读这封信，她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信。音乐声像一束阳光照进了她的心情，照亮并温暖了她心灵深处的黑暗角落，使她感到无限欣慰。

“啊！”她突然大叫起来，信掉在地板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跑过去，从键盘上抓起莱思的双手。“哦，你真坏！不怀好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指的是他就要回来吗？可是，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纳闷儿他为什么去这么久才回来。”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艾琳娜不耐烦地叫道。“他信上没写什么时候。”

“他说‘很快’，这我跟你知道的一样多，信上就这么写的。”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就要回来？啊，如果我早想到——”她从地板上拣起了信，翻来覆去地看，想找出他回来的理由。

“如果我还年轻，并且和一个男人相恋，”莱思从条凳上转过身来，把铁丝般瘦削的手指放在膝盖上，低头看拿着信坐在地板上的艾琳娜，“对我来说，他一定很非凡，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并有能力实现这种理想的人，他一定是地位显赫的人，受人瞩目！如果我还年轻而且已经堕入情网的话，我决不会考虑一个平庸的人，对那样的人倾心真不值得！”

“现在你也没说实话，你想骗我，莱思，如果不是，就是你从来没有恋爱过，对这一无所知。怎么，”艾琳娜说着，抓住钢琴家的双膝，把头抬起来，注视着她那满是皱纹的面孔，“你以为一个女人知道她为什么恋爱吗？她可以选择吗？难道她对自己说：‘去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将来可能当总统，我要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爱他，’或者，‘我将倾心于这位音乐家，因为他名满天下，’或者，‘这是位银行家，金融市场受他操纵’。”

“你故意误解我的意思，亲爱的。你爱罗伯特是吧？”

“是的，”她回答道。这是她首次对别人承认这件事。她的脸发红。

“那么，”钢琴师继续问道，“本来你不应爱他，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爱他呢？”

艾琳娜挪动一下身子，跪着双腿，蹭到莱思面前。莱思伸出双手，捧起了她那神采飞扬的脸。

“为什么？因为他棕色的头发，在鬓角那儿分开；因为他的眼睛一张一闭，他的鼻子有点不易素描；因为他的双唇和圆形的下颌，还有那个因儿时玩垒球用力过猛至今残疾的小手指，因为——”

“一句话，因为你爱他，”莱思打断了她的话，“可他回来时你怎么办？”

“怎么办？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活着就是幸福，我什么都不想。”

只要一想到罗伯特回来，艾琳娜就觉得高兴，活得幸福。她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飞快地向家里走去。几小时前还令她郁闷的阴沉沉的天空，仿佛突然间变得令人振奋，充满了活力。

她在一家糖果店门前停下来，给在伊伯维尔的孩子们买了一大盒夹心糖。她在盒子里放了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行字，附上她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无数的吻。

晚饭前，艾琳娜给丈夫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她告诉丈夫她想搬到邻近的一座小房子去住一段日子，在她离开前，她要举行一次告别宴会。她为丈夫不能和她一起分享宴会的快乐，不能帮她列一个理想的菜单，不能同她一起款待客人而感到遗憾。信写得很美，通篇洋溢着欢乐的情绪。

“你怎么了？”晚上，艾洛宾问道，“很少见你这么高兴。”艾琳娜那时已有点儿疲倦了，正躺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

“你没听天气预报说，快出太阳了吗？”

“啊，这理由或许充分。”艾洛宾表示同意。“也许我坐在这儿求你一整夜，你也只会告诉我这个理由。”他挨着艾琳娜在一个小凳上坐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用手指轻轻地摆弄着艾琳娜额前的散发。艾琳娜对他手指触摸她的头发有一种快感，惬意地把眼闭上。

“有那么一天，”她说道，“我要振作起来，好好考虑一下，我到底是哪一类的人。说实话，我自己都不清楚，就我所熟悉的标准看，我好像是最坏的邪恶女人，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又不愿意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必须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

“别去想了，想又能怎么样？这我就能告诉你，你干吗还费心地想这个？”他说着，手指不经意滑到了艾琳娜那温暖、柔软的面颊和坚硬的下颚。艾琳娜的面庞最近变得日益丰满，她的下颚变成了双下颚。

“呵，是的，你会说我是值得崇拜的，一切都充满魅力的，还是留着你那些话吧。”

“不，这些我都不说，即使我说了，也不是恭维。”

“你认不认识莱思小姐？”她出乎意外地问道。

“她是弹钢琴的吧！我见过她，听过她的演奏。”

“她非常擅长用你想不到的开玩笑的口吻说些漫无边际的话，让你事后慢慢体会。”

“比如说。”

“好吧，比如我今天下午从她那儿出来时，她用胳膊搂住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摸摸我的肩膀，看翅膀硬了没有。她对我说，‘翱翔在传统习俗和偏见上空的鸟必须生有一双坚硬的翅膀，看看那些翅膀软弱的鸟，摔得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在地面上扑腾，真是可怜！’

“你想飞到哪去？”

“我根本没想到那些令人向往的飞翔，对她的话，我仅理解一半。”

“我听说她有点精神失常，”艾洛宾说。

“我却认为她清醒得很。”

“我听说她很孤僻，很讨人厌。当我希望谈论你时，怎么扯到她身上去了呢！”

“哦，你希望谈论我，那就谈吧，”艾琳娜大声说着，用手枕着头。“可是，当你谈我的时候，还是让我想想别的问题吧。”

“你今晚的想法有些奇怪，这些想法使你变得比以前更温柔了。但我似乎觉得这些想法都那么飘渺，让人无法理解。”艾琳娜只是微笑着望着他。他的两只眼睛向她靠近。他斜靠着安乐椅，伸出一只胳膊搂住艾琳娜，另一只手仍抚摸着她的头发。他们一直默默无言互相凝视着。当艾洛宾俯身去吻她时，她把他的头抱紧，把双唇贴在了艾洛宾的嘴唇上。

这是艾琳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自本能的吻，它像一把火炬点燃了心中的欲望。

28

那天晚上，艾洛宾离开之后，艾琳娜抽泣了一会儿。这只不过是曾侵扰过她的许多感情中的一种。她感到一种负疚。她对这意想不到和非同一般的事情的发生感到畏惧。她似乎透过她丈夫给她提供的一切看到了丈夫责难的目光。还有罗伯特的责备，这完全是出于她对他炽热、强烈的不可抑制的爱情而理所当然产生

出来的。而这种爱情唤醒了她的灵魂深处的“她”。更重要的是她领悟了一样东西，好像以往迷漫在眼前的那层迷雾消失了，使她能看清和理解生活的意义——它无非是一个由美和残酷构成的怪物而已。在那些强烈撞击着她的各种互相冲突的感觉中，即没有耻辱，也没有悔恨，但却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因为这不是一个使她燃烧着爱情的美酒，也不是使她畅饮人生美酒的爱情。

29

艾琳娜没有等她丈夫对她迁居的事的答复，就匆匆忙忙准备离开埃斯布兰德街住宅，搬到街角的那所小房子里去。一种焦灼的感情使她必须尽快搬到那儿去，而不必考虑其他的。在愿望付诸实施之前，她的心情无法平静。艾琳娜上午在艾洛宾的社交圈子度过几小时之后，一大早就赶到新住宅，着手布置她的新居。在她回到原来的住宅时，她感到自己好像是跨进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监狱一样，耳边仿佛有千万种声音在叫她逃开。

家里所有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她自己挣来的而不是丈夫恩赐的东西，她都搬过去了，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支持简单、朴素的生活。

下午艾洛宾来看她时，发现她正在同仆人一起干活。她看上去又漂亮又健康，她从来没有比穿这件蓝色旧衣服显得更漂亮。她的头上随便系着一条遮灰尘的红手帕。她攀上了一架高高的梯子。当艾洛宾进来时，她正从墙上往下摘一张画。艾洛宾发现门没锁，便顺手按一下铃，不拘礼节地走了进来。

“下来！”他冲着艾琳娜叫道，“你还要不要命？”艾琳娜故意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跟他打招呼，向他表明了她正忙着。

在这之前，艾洛宾如果曾期望过她含情脉脉、娇嗔或是伤心的哭哭啼啼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很惊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毫无疑问，艾洛宾准备充分，随时可以应付各种的任何一种情况，好像他能对他所面临的一切情况都能应付自如。

“你还是下来吧！”他催促着说，一边把住梯子，抬头望着她。

“不！”艾琳娜回答道，“埃伦不能爬梯子，她在‘鸽子房’那边干活——那是埃伦给那座房子起的名字，因为它小，看起来像个鸽子房——可这个总得有人干。”

艾洛宾一边把外衣脱下，一边表示自己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勇气。埃伦给他拿来一个遮灰尘的帽子。艾洛宾在镜子前把它怪模怪样地戴在头上。看他那怪样子，埃伦不禁大笑。在她给他紧帽带的时候，艾琳娜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艾洛宾登上梯子，照着艾琳娜的吩咐，摘下图画和窗帘，并取下了墙上所有的装饰品。干完这些活，他把帽子摘下，走出门洗手去了。

艾琳娜坐在小凳上。当艾洛宾重新进来时，她正心不在焉地梳理着放在地毯上的掸子上的羽毛。

“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吗？”

“没有了，”她回答道，“剩下的活，埃伦一个人能干完。”那个年轻女佣人正按艾琳娜吩咐在会客厅里干着活，这会儿，艾琳娜不愿意同艾洛宾单独在一起。

“宴会准备如何？”艾洛宾问道，“那件大事——一场家庭政变。”

“在后天举行，唉，这怎么会是政变呢？宴会将是非常丰盛的，我将拿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晶体玻璃制品、银器皿、精制瓷器，鲜花、音乐，还有供开怀畅饮的香槟酒。我让莱恩斯支付账单。我不知道，他见到账单会有什么反应。”

“你问我为什么称它‘政变’吗？”艾洛宾已把他的外套穿上，站在艾琳娜面前，让她看看他的领带是否戴好了。艾琳娜说不错，一点也不比他的领边高。

“你什么时候到那个‘鸽子房’去，表示对埃伦的感谢。”

“后天晚上晚餐后，我就在那睡。”

“埃伦，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艾洛宾叫道。“窗帘上的灰尘——原谅我说起这样的事情——已把我的嗓子都呛坏了。”

“在埃伦取水时，”艾琳娜说着，站了起来，“我想向你道别，请你走吧，我还要把房间打扫打扫，我有成千上万的事要做，要考虑。”

“我什么时候再来见你？”艾洛宾问道，试图把她的路挡住。这时，女佣人已离开了房间。

“当然是在晚宴上，那时候你将得到邀请。”

“那在那之前呢？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中午或是夜里？或者后天早上或中午？难道你看不出来，还用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太漫长了！”

跟着艾琳娜走进大厅，直到楼梯拐角处。当她走上楼梯时，回过头看他，他也正抬起头来看她。

“不会提前一秒钟。”她说着，随即大笑起来，用一种既让他充满信心等待又要对他进行考验的目光，注视着他。

30

尽管艾琳娜把这次晚宴说得那么郑重其事，但实际上规模很小，参加的人员也不多。经过艾琳娜的精心挑选，被邀请的客人寥寥无几。她原打算请十一二个人，围坐在那张圆形桃花心木桌旁，可实际上——忘记说了，莱迪奈太太因病重，不能光临，奈波伦太太竟在宴会临近时送来了致歉函，这也是她没想到。因此，来的人最后只有十个，凑成了勉强说的过去的令人满意的人数。

来宾有梅里美夫妇，梅里美太太三十来岁，娇小玲珑，热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朗；她的丈夫是个活泼而头脑简单的人，总爱对别人的俏皮话笑个不停，看上去非常随和。海曼斯特太太是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当然，还有艾奇·艾洛宾。莱思小姐也应邀来了。艾琳娜事先送给她一束新鲜的人造紫罗兰和一条系头发用的黑色丝带。莱迪奈先生自己来了，他带来了夫人未能光临的歉意。刚巧在城里风流的威戈恩也欣然接受了邀请。还有梅布兰特小姐，她早已过了用长柄眼镜式望远镜和幼稚地看世界的少年时期。据说，人们认为她很有学问，还猜测她用笔名创作。她是同一个叫古维纳尔名字的先生一起来的。那位先生与某家日报社有联系。看来他文质彬彬，但听说他观察敏锐，除此之外，就再也知道其他东西了。艾琳娜本人则是第十位。八点半整，宾主在餐桌旁就坐，艾洛宾和莱迪奈先生分别坐在女主人的两旁。

海曼斯特太太坐在艾洛宾和威戈恩之间。依次是梅里美太太，古纳尔先生，梅兰丝特小姐，梅里美先生，莱迪奈先生旁边是莱思小姐。

桌子的款式华丽美观，上面铺着一块带花饰的淡黄色缎子桌布，使它更为耀眼。巨大的铜蜡台上插着蜡烛，融融的烛光给黄缎子桌面投下了一条条阴影；盛开着的玫瑰摆在桌子四周，有黄的、红的，绚丽多彩，芬香扑鼻。那些金器、银器，正像艾琳娜讲过的，还有水晶玻璃制品，就像女宾们佩带的珠宝，光芒闪耀。

为了这次宴会，普通的硬座椅都被拿走了，换上了屋子里所有最轻便、最舒适的椅子。莱思小姐个子太小，因而椅子上垫着垫子，就像有时小孩子的椅子垫着厚厚的书那样。

“这是不是新买的，艾琳娜？”梅布兰特小姐大声叫道。她把她的长柄眼镜举起来，朝艾琳娜前额发际插得那支闪光的，甚至可以说光芒四射的钻石发卡望去。

“非常新，事实上，是崭新的，我丈夫给我的礼物。今早刚

收到，从纽约寄来的。顺便和大家说一声，今天我过生日，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今天是我希望你们为我的健康干杯的好日子，同时，我建议，你们先喝鸡尾酒，是配制的——你们是否用配制这个词？”她向梅兰布特小姐问道，“这酒是我父亲为庆祝我妹妹珍妮格婚礼而配制的。”

每位客人面前都摆着一个小玻璃杯，个个像石榴红宝石那样精美，闪着迷人的光芒。

“那么，好吧，”艾洛宾讲道，“我提议，在这最迷人的女人——上校的女儿的生日之际，用上校配制的鸡尾酒，为上校的健康而干杯，这会不会很唐突？”

梅里美先生对这句俏皮话开心地大笑起来。这笑很有感染力，使这顿晚餐一开始就显得轻松愉快，这种气氛一直持续到宴会的结束。

梅布兰特小姐请求她暂不碰摆在她面前的鸡尾酒，让她好好欣赏一下，酒的颜色太美了！她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它媲美，它所发出的石榴红色光芒真是世所罕见。她宣称上校是搞艺术的，并一再重复她的看法。

莱迪奈先生对晚餐的一切都很认真，包括各道主菜，配菜、招待方式、餐桌的装饰、甚至在场的客人。他放下嘴里吃着的胖母胖诺鱼抬起头来，询问艾洛宾是否跟莱特·艾洛宾律师事务所那位叫艾洛宾的先生有亲戚关系。这位年轻人承认，他跟莱特先生很要好，他容许用艾洛宾的名字作为事物所的字头，并把那姓氏写在帕尔底都街的一块小招牌上。

“有许多人或机构喜欢寻根问底，”艾洛宾说，“所以，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不得不装出具有某一职业的美德，不管他是否真有这种美德。”

莱迪奈先生听艾洛宾这样讲后，有点目瞪口呆，然后转身问莱思小姐对去年冬天举行的交响音乐会的看法如何。莱思用法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作答，艾琳娜认为这种做法在这样的气氛中是不礼貌的，但这却正是莱思小姐的特性，莱思小姐对那次音乐会评价很坏。接着又对新奥尔良所有的音乐师，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讲了些不敬的话。看来，她所有的兴趣，几乎全投入到她面前的美味佳肴上了。

梅里美先生，艾洛宾先生关于爱寻根问底的人的话，使他想起前天从瓦口那来的一个住在圣得·查尔斯旅馆的人——但是，由于梅里美的故事永远破绽百出，缺乏幽默感，因而他的太太几乎不让他讲完。梅里美太太总是打断他的话，问他是否记得她上周买的准备寄给一位日内瓦朋友的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她正同古维尔先生谈论着各种书籍，想听听他对最近文学界争论的有关文学问题的看法。她的丈夫悄悄地单独向梅兰丝小姐讲述了那个从日内瓦来的人的故事。梅兰丝小姐装着听得津津有味，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海曼斯特太太脸上呈现出疲倦的神色。但她仍怀着巨大的兴趣倾听坐在她左边的威戈恩兴高采烈、滔滔不绝的讲话。自从她坐在桌旁以来，她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他身上。当威戈恩转向比她更漂亮而且很有朝气的梅里美太太时，她泰然自若地等待机会重新引起威戈恩对她的注意。

席间，外面偶尔传来曼陀铃的琴声，这不但没影响到谈话，反而对谈话起到了一种和谐伴奏的作用。屋外喷泉柔和而单调的飞溅声，夹杂着馥郁的茉莉花香味儿，从敞开的窗户飘进屋来。

艾琳娜在两边舒展开来的打褶的锦缎衣裙闪着金光，裸露的双肩的周围垂挂着舒服的花边吊带。她的皮肤白皙红润，富于弹性。当她把头靠在高背椅上，自由的张开双臂时，她的动作使人想起那高贵的皇后；她环顾四周，超然卓群。

虽然，此刻她在客人中间坐着，可昔日的倦怠情绪突然向她袭来。那种经常侵扰她的失望，又像是去留无迹的魔鬼一样，不

知不觉又把她缠住了，它像从充满各种哀怨的洞穴中刮出来的一股阴风，不召自来。她带着那焦急的渴望，把她那心爱的人引进她灵魂的梦幻之中，一种不可言表的感觉同时把她压倒了。

时光默默流逝，一种亲密的友情，像一种神秘的索链，把坐在桌子四周的人，紧紧地联结起来。她们快活地谈笑。莱迪奈先生第一个打破了这令人愉快的气氛。十点钟，他起身告辞，说他夫人在家等着他，她身体不好，总是心神不宁的，而只有他在身边才能平静下来。

莱思小姐同莱迪奈先生一起站了起来，后者主动陪她上车。她吃得很饱，各种美味都品尝了，她的头都有些晕了。因为这一切，她离开桌子时非常谦恭地向所有的人行礼告辞。她吻了艾琳娜的肩膀，声音很低地说：“再见，我亲爱的，检点点儿。”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说，离开坐垫时，头发晕，莱迪奈先生及时地抓住了她的胳膊，领她走了。

海曼斯特太太正在编织一个红、黄两色的玫瑰花环。当她编完以后，把它温柔的罩在威戈恩的黑色卷发上。威戈恩那时正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冲着灯举起一杯香槟酒。

仿佛是给魔术师的法棒碰了一下似的，那个玫瑰花环一下子使他感到好像变成一尊东方美神像。他的双颊呈现出易碎的紫葡萄的颜色，那朦胧的双眼眨着倦怠的光。

“该死的东西！”艾洛宾叫道。

可是，海曼斯特太太对这尊雕像又添加了一笔。她从椅子背上拿起一条傍晚她来时披在肩上的丝绸围巾，折成漂亮的花形，披在威戈恩身上，遮住了他那黑色的旧式礼服。对海曼斯特太太的恶作剧，威戈恩似乎并不生气，只是礼貌的微笑着，露出他那闪光的牙齿，眯着眼睛，透过杯里的香槟酒，呆呆地注视着灯光。

“哦，我可以把他画下来，而不是用语言来描述出来，该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啊！”梅兰丝小姐大声叫道。她注视着威戈恩，也陷入狂喜之中。

“有个永不消隐的欲望，
用殷红的颜色，
刻在金色的大地上。”
古维纳尔轻声地吟道。

酒对威戈恩产生了作用，他平日里话最多，而现在却不说一句话。他仿佛沉入了冥想之中，像在琥珀珠子中观看那惬意的梦。

“唱首歌吧！”海曼斯特太太微笑道，“你想不想给我们唱首歌呢？”

“让他一边呆着去，”艾洛宾说。

“他在那儿装模作样呢，”梅里美说，“让他把酒全喝光吧。”

“他好像不行了。”梅里美大笑道，把身子向年轻人那边凑过去，从他手中接过酒杯，举到自己的唇边。慢慢地啜饮着。当他喝干酒后，梅里美太太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用她的薄纱手帕给他擦了擦嘴唇。

“好吧，我唱歌给你们听。”威戈恩说着，把椅子转向海曼斯特太太。他把两只手交插在一起，放在脑后，抬头望着天花板，像音乐师调弄乐器一样试了试嗓子，开始哼了起来。然后，他看了看艾琳娜，接着唱道：

“啊，如果你知道！”

“住嘴！”艾琳娜突然嚷道，“别唱那支歌，你别唱它。”她气得把自己的酒杯摔在桌子上，撞在一个装水的金属瓶上。酒溅到艾洛宾腿上，淌在海曼斯特太太的黑纱裙上。威戈恩不知是失去了理智，还是表示对女主人的抗议，他大笑着，继续唱道：

“哦，如果你知道
让你的双眸告诉我”……

“噢，别唱了，停下来！”艾琳娜叫道。她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威戈恩身后，捂住他的嘴。他吻着那温润的手掌。

“不，不！我就想唱这支歌，彭迪列夫人，我不知道你那么当真！”威戈恩抬起头，眼光温柔。艾琳娜的双手捂着他的嘴唇时，好像有股令人激动的电流传到了她的手上。她摘下头上的花环，扔到地板上。

“好了，威戈恩，你装模作样的时间够长的了。把海曼斯特太太的围巾还给她吧。”

海曼斯特太太自己把围巾从威戈恩身上摘了下来。梅布兰特和古维尔先生突然想到该是告辞的时间了。梅里美太太也忽然惊奇地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

同威戈恩告辞前，海曼斯特太太邀他拜访自己的女儿。她认为女儿会很高兴认识他，同他一起讲法语，唱法语歌。威戈恩表示，有时间他一定要认识一下海曼斯特小姐。他问艾洛宾是否与她同路，艾洛宾说不是。

弹曼陀林琴的人已经走了。黑夜的岑寂降落到那条宽阔美丽的街道上。从艾琳娜家离去的客人们的谈话声，就像不协调的音符一样，撞击着这和谐寂静的夜幕。

31

“嗯？”艾洛宾问道。所有的人都告辞了，他仍同艾琳娜一起。

“嗯”，艾琳娜重复道。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坐了那么长时间，需要放松一下肌肉。

“下一步怎么办？”艾洛宾问道。

“佣人们先走了，音乐师离开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我已经让他们回家。那幢房子得锁起来，我将在这间鸽子房里踱来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明早得把塞斯廷叫过来，把东西收拾收拾。”

她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吹熄了一些蜡烛。

“楼上怎么办？”他问道。

“我想应该没事吧，或许有一二个窗户没关上。我们最好去看看，你把这只蜡烛拿着，去看看，顺便把我的披肩和帽子拿来，在屋中间的那张床角边。”

他手举着蜡烛，走上楼，艾琳娜开始关门和窗。艾琳娜讨厌把烟气和酒味关在屋子里。艾洛宾找到她的披肩和帽子，拿下来并帮助她穿上了。

当关牢所有的门和窗子后，他们熄灭了灯，从前门走了出去。艾洛宾锁上门，替艾琳娜拿着钥匙，扶着她走下楼梯。

“你想茉莉花的香味吗？”他边问边顺手折了几朵。

“不，我什么也不需要。”

她心情似乎很沉重，始终没怎么说话。她挽起他伸给她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提起自己的缎子衣裙。她低下头，发现他一条腿的黑影来回移动，和她形影不离，同她的长裙交相辉映。远方传来火车汽笛的嘶鸣，夜半的钟声在空中游弋。在他们散步过程中，一个人也没遇见。

那幢“鸽子房”坐落在上了锁的大门后边，前面有个不起眼的地势略洼的花园。房子前面有个小门廊，有一扇大窗和前门都大敞着。这个门直通会客厅，没有旁门。房子的后边有个供佣人使用的房间，老佣人塞斯廷就住在那里。

艾琳娜在桌子上留下一盏火苗微弱的灯。经过她的收拾，这间屋子看起来可以住人了，像个家的样子。桌子上摆着一些书，旁边放着一把安乐椅。地板上铺着一张新席子，墙上挂着雅致的图画。房间里还摆着鲜花，这使艾琳娜感到惊奇，原来是艾洛宾送来的，并叫塞斯廷在艾琳娜不在时布置好。隔壁是她的卧室，隔一个小过道就是餐厅和厨房。

艾琳娜坐在那里，带着些许多不安。

“你很累是不是？”艾洛宾问道。

“是，我很难受，有点冷。我感到全身像被谁上了发条似的绷得很紧，简直太难受了。我神经好像快要崩断了。”

“你需要好好睡一觉，”他说，“你需要安静，我马上就走剩你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

“好的。”她回答道。

他在她旁边站着，用他那温暖而有力的手抚摩着她的头发。他的抚摩使她得到某种生理上的冲动。如果他当时继续用他的手抚摩她的头发，她会躺在那里安然睡去。他把她的头发从她的后脖颈上轻轻卷了起来。

“我希望你明早会恢复过来，”他说，“你这两天太累了。这顿晚餐使你忙个不停，你本可以不弄的。”

“是的，”她承认道，“安排这顿晚餐是有点愚蠢的。”

“不，这顿晚餐还是令人高兴的，不过它有点使人疲倦。”说着，他的双手放在她那光滑的双肩上。他能感觉到她的肌肉轻微的颤动。他在她身旁坐着，轻轻地吻着她的肩膀。

“我想，你该走了，”她有些不安地说。

“说过再见以后，我就走。”

“再见，”艾琳娜喃喃地说。

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亲吻她，直到她对他那温柔的抚摩与亲吻表示愉快时，他才离开。

当彭迪列先生听说他夫人准备离开家搬到外边去住时，他立刻给她回了信，坚决表示反对和抗议。她讲的理由，他认为都是荒唐的。他希望她不要意气用事。他要她首先考虑的也是最重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问题是人们将怎样议论这事。他警告她，他不希望听到任何传闻，而这一切关系到她或他本人的名声，是必须得考虑的。原来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财产利益不致因此而受到损失。他说，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番议论，什么彭迪列夫妇陷入了困境，他们只好更俭省等等，这对他的商业利益将会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考虑到艾琳娜近来多变的情绪，他估计到艾琳娜会任性采取鲁莽的行为时，便以通常的把握形势的敏感，以他闻名的商业手腕和机智处理着这件事。

同寄给不赞成艾琳娜举动的那封信一起，彭迪列又写了封信给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下达了关于重建和改造他的住宅的详细指示——信中说他对这项计划已考虑了很久，他希望就在现在着手进行。

于是，雇来了熟练而可靠的包装和搬运工人。他们忙碌起来，把家具、地毯、图画——总之，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搬到安全的地方。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石匠们就开始着手修建了。计划扩建一个舒适的房间，墙上都刻上壁画，各室内将铺着硬木地板——这对修房子来说，是必须的。

此外，他在一家日报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大意是说：彭迪列夫妇正考虑夏天到国外避暑，此时他们对在埃斯布兰德街那所漂亮住宅要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他们返回时，一切将整修完毕，届时将迁进新居。就这样，彭迪列先生总算没丢面子。

艾琳娜很佩服丈夫的手段，并避免在任何场合阻碍他的计划。当彭迪列先生精心设计的方案一切顺利时，她显然感到满意，好像事情本来就该如此。

她很满意那座小鸽子房。她的到来使这座房子独具魅力，四处流溢着温暖的光，即时呈现出一派家庭的气氛。她产生了一种幻觉，社会地位虽然下降了，但却提高了她的精神。她为解除自己的义务而采取的每一步骤，都给她增添了力量，使她能充分发

挥个性。她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去发现和理解生活的底蕴。当她的灵魂向她发出召唤的时候，她再也不能满足于“亦步亦趋”了。

一段时间过后，其实，也就几天，艾琳娜去伊伯维尔看了看孩子，同他们一起住了一周。令人惬意的二月早春天气，空气中飘荡着夏天即将来临的气息。

与孩子们相见，她是那么高兴。他们的小手拽着她时，她高兴得想哭。他们结实、红润的脸颊同她那闪光的面庞紧紧地贴在一起。她用痴迷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脸，怎么也瞧不够。他们有好多故事要告诉她，那些关于猪、牛、驴的故事；还有跑到磨坊那儿玩，同叔父古斯特在湖上垂钓，同艾迪的黑人小孩一起打山核桃吃，用他们的快速马车拉小木板等等有意思的事。他们说给跛腿的老太太苏拉小木板比在埃斯布兰德街的人行道上拉彩色积木好玩得多。

艾琳娜同孩子们一起去看了猪和牛，黑人怎样刈甘蔗，打核桃，还亲自在林后的湖里钓鱼。她同孩子们一起住了整整一个星期，一直都陪在他们身边，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融入他们的小生命中了。当她告诉他们埃斯布兰德街的住宅住满了工人，到处响着丁丁当当的斧子的锤击声、拉锯声和钉钉子的声音时，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喘，听得入了神。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床哪儿去了，他们的木马放哪儿了，乔在哪儿睡觉，艾伦去哪了，还有厨师怎么样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迫切地想瞧瞧她在街角租得那所小房子。在哪儿，那地方好玩吗？邻居有没有小孩？乌拉斯还很悲观地预见说，隔壁肯定没男孩。还有，他们将来在什么地方睡觉，他们的爸爸睡在哪？她告诉他们，上帝会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老太太被艾琳娜的来访迷住了，她细致的关怀，像春雨一样降落在艾琳娜身上。她高兴地知道，埃期布兰德街的房子正在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修。这给了她很好的借口能长期把孩子们留在身边。

艾琳娜心如被凿割般地离开了孩子。她带走了他们天真的笑靥和馨香的亲吻。在回家的路上，她总记挂着他们，就像有一首抒情的歌萦绕在她的心湖。但她一进城，这首歌就突然消失了，她又是独自一个人。

33

艾琳娜去看望莱思小姐的时候，她总是出门了，不是出去给人上课，就是上街买东西去了。钥匙总放在艾琳娜知道的人口处。如果莱恩小姐出去了，艾琳娜通常自己开门进去，等她回来。

一天下午，她又来敲莱思小姐的门，没人回答。像往常一样，她把门打开，走了进去。根平时一样，房间里没有人。艾琳娜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满的，有时为了休息一下而躲起来，或是想谈谈罗伯特的情况，她才来找她的朋友。

这天，她在画板前坐了整整一个上午——画了一幅年轻的意大利人的素描，没有模特儿就完成了，可还是受到多次打扰，有时是家务小事，有时是杂七杂八的小事。

莱迪奈太太自己悄悄走了进来。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街上人们的注意。她抱怨说，艾琳娜最近忘了她。另外，她也非常想看看这所新居是怎样布置的。她想听一听那次晚餐的情景：莱迪奈先生那天那么早就离开了，他走了以后，有什么事发生。她说，艾琳娜派人送去的香槟和葡萄酒味道不错，她没什么胃口，那些酒显然对她的胃起了调解作用，使她的精神也好起来。她问那么小的房子，她将怎样安置彭迪列先生？还有孩子们呢？然后，她要艾琳娜答应她合适的时候去她家。

“不管是什么时候——白天或者黑夜，我都会去的，亲爱

的，”艾琳娜向她保证说。

临走时，莱迪奈太太说：

“我觉得你有时候还像没长大，艾琳娜。你做事似乎不需要思索，而这在生活有时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我劝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时必须小心的原因。你为什么不找个人来同你住在一起？莱思小姐不愿意来吗？”

“是的。她不愿意来，再说我也不愿让她永远在我这儿。”

“啊，那原因——你知道，人言可畏呀！——有人说艾奇时常来拜访。当然，如果艾洛宾的名声不那么糟，也没什么。莱迪奈对我说，仅仅是他的光临就足能使一个女人家名誉不保了。”

“他经常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成功吗？”艾琳娜漫不经心地问。她眯着眼睛看了一下她的素描。

“不，我不那样认为。从任何一方面看，我认为他人还不错。但是，他的人品在男人中太有名了。我的理智再也不允许我来看看你了，今天我已经吃了许多苦头。”

“当心楼梯！”艾琳娜喊道。

“一定去看我，”莱迪奈太太恳切地说，“我讲艾洛宾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找个人和你住吧。”

“当然，我不会留意的。”艾琳娜大笑道，“你有事尽管开口好了。”她们互相吻别。莱迪奈太太不用走多远的路，艾琳娜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目送着她，她沿着街道一直朝前走去。

尔后，那天中午梅里美夫妇和海曼斯特夫妇来进行礼貌的回访，感谢他们对他们的那次宴请。艾琳娜感到，他们本可以不必拘于这种小节。他们同时也过来邀请艾琳娜在傍晚到梅里美家里打牌，并要她早点儿去，顺便在他们那用餐，然后再让梅里美或是艾洛宾先生送她回家。艾琳娜不情愿地接受了邀请。她有时非常讨厌海曼斯特和梅里美夫妇。

因此，中午过后，她就到莱思小姐那儿避起来，一个人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等她回来。在那个陈旧简陋的小屋里，她感到安静。

艾琳娜坐在窗边，向外可以望见房顶和对面的河流。窗台上摆满了鲜花，她坐在那儿，把枯黄的玫瑰和天竺葵叶子摘下来，那天天高云淡，微风掠过远处的河面，徐徐吹来，十分清爽。她把帽子摘下，放在钢琴上。她不停地从花枝上摘下枯烂的叶子，用帽针把土壤稍稍松动一下。一次，她以为她听到了莱思小姐上楼的脚步声，可是上楼的却是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她抱着一抱洗干净的衣服，把它们放到隔壁房间，然后返身下楼了。

艾琳娜坐在钢琴旁，随手翻阅着放在她面前的乐谱。过了半小时，下面大厅里不时传来频繁走动的人群的喧闹声。当她对她挑选的唱段有些感兴趣时，忽然有敲门声传来。她感到莫名其妙，既然莱思小姐的门锁着，还敲门干什么呢？

“进来！”她大声叫道，望着门。可是，这次竟是罗伯特出现在她面前！她努力挣扎着从钢琴凳上站起，若不是一见到他浑身就充溢着控制不住的惊悸，她绝不会流露出这样局促不安的神态。“啊！罗伯特！”她不禁大叫一声，晕了过去。

罗伯特急忙迎上前，把她的手抓住，不知该怎么办。

“彭迪列夫人！你怎么——啊，你还好吧！莱思小姐在不在这？没想到在这儿会遇见您。”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艾琳娜尴尬地问道，用手帕抹着自己的脸。她坐在那个钢琴凳上，好像得了大病似的。罗伯特求她搬把椅子到窗边。她痴木地照办了，而他自己却坐在钢琴凳上。

“我前天回来的，”他回答说。不自觉地把胳膊肘拄到钢琴键子上，钢琴发出了一声不和谐的声音。

“前天！”她大声重复道。同时，心里暗问着，“前天？”真是百思不解。她觉得他回来的那一刻，就应该来看她。可是，从昨天开始，他们就已经呼吸着同一块空气了，而现在，只是碰巧的，他们才在这儿突然相见。莱思小姐说“傻瓜，他爱你，”这

话时，一定是在说谎。

“前天？”她又重复说，顺手折断一支天竺葵，“假设你今天没在这儿遇见我，难道你就不会——就是说，你不想去看我吗？”

“我本应早去看你，可有那么多事情——”他无聊地翻着莱思小姐的乐谱，“我昨天就回到老公司那儿去做事了，哪都一样，机会多多——就是说，以后我会发现这次机会对我是很重要的。我回来，是因为那些墨西哥人不太容易相处。”

就因为这个他才回来，原因只是那些墨西哥人不好相处，还因为在这儿找工作和在那儿一样能赚到大把的钱，或者其他原因，但却没有他想念她而回这一点。她记得那天她坐在地板上，翻着他的信，就是在寻找没有明说这一切。

她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甚至没注意他，但是她故意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他。毕竟，他只离开几个月，没什么变化。他的头发同她头发的颜色一样，还是像从前那样梳着。他的皮肤也并不比在哥兰德岛时晒得更黑。在他默默地注视着她的瞬间，她发现他的眼睛像从前一样闪动着温柔的爱抚，但比从前更热情，更恳切——他的目光，还是那穿透她沉睡的心灵而使他清醒的深邃之光。

艾琳娜想象罗伯特归来已有上百次了。她曾设想过他们第一次相逢，那是在她的家里，在那他会立刻找到她。她经常幻想他以某种方式向她表示爱意。可是现在，他们隔得那么近，艾琳娜坐在窗户旁，用手捻着天竺葵叶子，嗅着它们的味道。罗伯特从钢琴凳上突然转过身来，说：

“听说彭迪列先生出门了。我很惊讶。奇怪的是，在信中莱思竟然没有告诉我。我母亲昨天告诉我，你搬家了。我以为你不是同他去了纽约，就是同孩子们去伊伯维尔了，而不会在这里闲忙家务。我还听说，你们要出国，去哥兰德岛，明年夏天见不到你们了。这看来不——你经常和莱思小姐在一起吗？她在写给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几封信中常常提到你。”

“你记得你走的时候，说要写信给我吗？”

罗伯特窘得满脸通红。“我以为，你对我的信没兴趣。”

“那是借口，不是真话！”艾琳娜伸手拿起放在钢琴上的帽子，戴在头上，然后用帽针把她那厚厚的鬃发插紧。

“你现在就走了吗？”罗伯特问。

“我不等她了，我已等了很长时间了。她今天不会早回来的。”她戴上手套，罗伯特也拿起自己的帽子。

“你怎么也不等她？”艾琳娜问

“既然你想她不会早归，我也就不等了。”好像突然又意识到他的话有些不礼貌，他又说：“如果我不被允许送你回家，我将感到遗憾。”艾琳娜把门锁好，把钥匙放在了原来那个隐秘的地方。

穿过泥泞的马路和人行道，他们一起向艾琳娜的小房子走去。一路上，沿街叫卖的小贩同他们擦身而过。有一段路，他们是坐车走的，路过彭迪列的住宅时，他们下了车，房子已经拆掉一半，破烂不堪的。罗伯特从来没到过这所住宅，他颇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

“从前，我没到你家拜访过，”他说。

“我很高兴你没贸然的造访。”

“为什么？”

艾琳娜没有回答。他们绕过拐角，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进她的小房后，她似乎感到，她的梦想离她不远了。

“你一定留下来，和我一起吃晚饭，罗伯特。你看，我就一个人住。上次从我见到你，隔的时间那么长，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有些事想问问你。”

她摘下帽子和手套。罗伯特站在那儿，犹豫不前，想找个借口，说他母亲正在等着他，甚至撒谎称他有个约会。她把一根火

柴擦亮，点燃了桌上的那盏煤油灯，外面越来越黑了。在灯光下他看到她表情痛苦的脸，那上面所有的温柔曲线都消失了，他把帽子丢到了一边，坐了下来。

“哦，你知道，如果你挽留我，我是很高兴留下来的！”他大声说道，这使艾琳娜脸上所有的柔情又都返了回来。她愉快地笑了，走过去，把手放在了他的肩上。

“噢，这才像从前那个罗伯特！你坐着我去找塞斯廷。”她急忙去找塞斯廷，告诉他多做一份饭，还打发她去买点点心。她甚至吩咐塞斯廷沏咖啡时要特别精心，煎蛋卷时要注意火候。

当她回到房间时，罗伯特正在翻阅她的杂志、素描和随便放在桌子上的零乱的东西。他拿起一张照片，大声说道：

“艾奇·艾洛宾！这怎么有他的相片？”

“我那天给他搞个画像，”艾琳娜回答道，“他以为这张照片对我可能有点用，就把它放在原来那幢房子里了。我还以为丢在那边了呢。我一定是把它同绘画材料一块装来了。”

“我想，你不用的时候，要还他吗？”

“哦，我还有许多这样的照片，从来没有还给他们。这些照片没什么用。”罗伯特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这张照片。

“我想——你觉得他的脸值得画吗？他是彭迪列先生的朋友吗？你可从未说过你认识他。”

“他不是彭迪列先生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我早就认识他——直到最近我对他的了解才多了一点。不过，我倒希望多谈谈你的事情，你在墨西哥有什么有趣的见闻吗？干了些什么？”

罗伯特把相片丢到一边。

“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哥兰德岛大海的波涛和白色的沙滩；我还看到那岑寂的两旁青翠油绿的切尼瑞街道，还有那哥兰德、台瑞的旧式城堡。我像机器一样瞎转，自己感到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我对什么都没兴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把手放在前额上，遮挡外边射来的光线。

“这些日子，你过得如何，有没有干什么？”罗伯特问道。

“彭迪利夫人，您太残忍了，”罗伯特无力地说。他把眼闭上，把头靠在椅背上。直到老塞斯廷来宣布用晚餐之前，他们呆在那儿，一直沉默相对。

34

餐厅非常狭小。艾琳娜整个空间被那桃花心木桌就几乎就占满了。实际上，从桌子到厨房、壁炉、小碗橱之间，也只不过一两步远。边门冲着铺着红砖的庭院中的小路。

宣布用餐后，他们互相谦让地坐在那里，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罗伯特讲了他在墨西哥寄居期间发生的事情，艾琳娜也谈了他不在时所发生的使他感兴趣的事。晚上除艾琳娜派人买的几样食品有点味道外，晚餐很一般。塞斯廷的头发打着结，用手帕罩着，蹒跚地进进出出。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不时地停下来，用法语同罗伯特搭讪，在罗伯特很小时，她就认识。

罗伯特出去一会儿，到附近香烟摊上买了一卷卷烟纸。他回来时，发现塞斯廷已把咖啡端进了客厅。

“我好像是不该回来。”罗伯特说，“你什么时候嫌我烦，请你告诉我我马上就走。”

“我从来没有烦过你。你一定把我们在哥兰德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给忘了。那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并习惯一切。”

“在哥兰德岛的时光，我都记得，”他说，眼也没抬，只顾卷着烟。他的烟口袋放在桌子上，那是件非常华美的丝绸刺绣，显然是出自某个女人的手艺。

“我记得你从前装烟总是用皮口袋。”艾琳娜一边说着，一边把烟口袋拿起来，仔细地打量着这件针织工艺品。

“是的，我已把它扔了。”

“从哪弄来这个的？是不是在墨西哥？”

“是一个维拉克瑞兹的姑娘白送给我的。那些姑娘非常慷慨大方。”他回答着，划了一根火柴，把烟点燃。

“我猜想，那些墨西哥女郎一定都很漂亮吧！黑眼睛，花围巾，魅力非凡。”

“有些是的，但多数是令人讨厌的。就如你在有的地方看到的一样，女人都是那样的。”

“她长得怎么样？——那个给你烟口袋的女郎，你一定挺了解她吧。”

“长相很一般，但有些思想。我们交情不错。”

“你去过她的住的地方吗？那儿有趣吗？我很想听你说一说你所遇到过的人，他们给你的印象怎样？”

“有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如船桨在河水中激起片片涟漪那么长久。”

“那位姑娘也是这种人吗？”

“如果承认她属于这种人，那我也太没大家风度了。”他把烟口袋放回衣兜里，好像要抛开这个无聊的话题似的。

艾洛宾顺便来看艾琳娜，捎来梅里美夫人的口信，说因为她的一个孩子突然生病，那个预定晚上打牌的计划延期了。

“你好，艾洛宾！”罗伯特站起来打招呼，虽然艾洛宾没有注意到他。

“哦，奈波伦。哎呀，我昨天听说你回来了。你在墨西哥，你在那没被怎么着吧？”

“还不错。”

“但还没有好到能使你在那逗留下去的程度。墨西哥那儿有特别漂亮的姑娘。两年前，我在那儿时，怎么也抛不开那些维拉克瑞兹姑娘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们给你绣过拖鞋、烟口袋、帽带以及其他什么东西吗？”艾琳娜问道。

“哦，我的上帝！我还没有得到她们这样多的热情。只是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比我给她们留下的印象要深得多。”艾洛宾回答。

“那么，还是罗伯特比较走运。”

“我从来没有罗伯特走运。他跟你讲了些许多隐秘的事了吗？”

“我该走了。”罗伯特说着，站了起来，同艾琳娜握手。“你在写信时，请转达我对彭迪列先生的问候。”

他同艾洛宾也握了握手，离开了。

“那个奈波伦人很好。”罗伯特离开后，艾洛宾说，“我从没听你提过他。”

“我去年在哥兰德岛认识他的，”她回答，“这是你的照片，你还需要吗？”

“我要它干什么？扔了算了。”她把它扔回到桌子上。

“我不打算参加梅里美举行的晚会了，”她说，“如果你见到她，就这样告诉她吧。也许，我最好给她写一张便条留着。对，马上就写，告诉她听说她孩子既然有病，很遗憾说我去不成了。”

“很好的点子，”艾洛宾赞同道，“我不责怪你，小傻瓜。”

艾琳娜打开记事簿，把一张纸撕下来，拿出笔，开始动手写。艾洛宾点起一支雪茄，从兜里掏出晚报，读了起来。

“今天是几号？”她问道。他告诉了她。

“你回去时，顺路把它投入邮箱好吗？”

“没问题。”她收拾桌上东西的时候，他给她念着报上的有趣的一些小的消息。

“你想干什么？”他问道，把报纸扔到一边。“消遣吗？我看，今天晚上，坐车倒是个好主意。”

“不，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要安静。你走吧，马上离开。自己去找点事做。”

“如果非走不可，我现在就走。但是，我不知道去哪。你知道，只有在你身边，我才真正开心。”

他站了起来，同她道别。

“你对女人经常这么说吗？”

“我从前曾说过，可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用心，”他微笑着回答。她的眼中没有丝毫的光彩，只有漫不经心的梦幻般的闪光。

“再见！我崇拜你。祝你晚上睡得好。”他说着，吻了她的手，走了。

艾琳娜独自坐在那儿，陷入一种梦幻状态——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她一点一点地回想着自从罗伯特跨进赖思门槛后，她同他在一起时每一瞬间的情景。她回想起他说的话和他的面容。他沉默寡言，那么贫瘠！哪里能满足她渴望的心！一个幻影——一个墨西哥女郎的神秘的幻影，在她的眼前如烟升起，她很妒忌。她想，他将什么时候出现呢？他没有说他还会再来。他们已见过面了，听到了他的声音，抚摸了他的手。但是，无论如何，同那遥远的墨西哥相比，他还是离她近了些。

35

次日清晨，阳光仍旧，充满了希望。毋庸置疑，艾琳娜在罗伯特面前看到了使她欣喜若狂的希望之光。她躺在床上，眼睛里熠熠生辉，陷入了沉思。“他爱你，可怜的傻瓜。”既然她早已在心里确认这一点，能有什么比这还重要的事呢？她觉得，昨天夜里她太灰心颓丧了，太孩子气，太傻了。她重新回忆昨天发生的事，试图寻找罗伯特保持缄默的原因，那是可以解释的。如果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真心爱他的话，那完全是不攻自破的，不能成为使罗伯特成为对抗她炽热感情的原因。这种感情，他一定会及时发觉的。她开始想像这天早上罗伯特去上班的情形，她甚至好像看到他怎样穿试衣服，怎样沿着街道行走，怎样转过另条街道的拐角；她仿佛看到他伏案工作，同走进办公室的人闲谈的情形；然后去吃午饭，或许站在那条街道上寻她，还是坐在那儿卷烟，说一会话，然后他像昨晚一样。同他在一起是多么令人眩晕啊！即使他还是那么沉默寡语，她一句怨言也不会有，不再去探究他保持缄默的原因。

艾琳娜那天吃早饭时，身上只披着一件衣裳。女佣人给她拿来一条漂亮的印花披肩，那是她儿子拉乌尔寄来的，以表示他对妈妈的爱。拉乌尔还叫妈妈寄给他们夹心糖，还告诉她，他们那天早上看见十个小白猪挤成一行，躺在艾迪的大白猪身旁。

她丈夫也寄来一封信，说他三月初可能回来，然后将做好他答应已久的国外旅游所需要的花费，他们能痛痛快快地游玩一番，钱的问题不用操心——因为最近他在纽约做成了一笔投机买卖。

她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她还收到了艾洛宾寄来的便条，这是他半夜里从俱乐部写来的。便条向她问候早安，希望她昨夜睡得好，又向她信誓旦旦表白自己的忠心，但他认为艾琳娜只会给予最冷淡的反应。

她收到这些信很高兴，她答应了孩子们的一切请求，答应给他们买夹心糖，并祝贺他们高兴地发现了那些小猪崽。

她以愉快的态度含混暧昧给丈夫写了回信——没有任何肯定的计划，以免他误解了，她只不过是因为自己在生活中已失去了现实感，所以她已把自己交付给命运，以毫不关心的态度，等待着结局。

对艾洛宾的便条，她不想回复，把它压在塞斯廷的炉盖下

了。

艾琳娜精力充沛地一口气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这期间，她只接待了一个画商，画商询问她将去巴黎学习的消息是否属实。

她说她有可能去巴黎，然后，那画商跟她协商，希望她把在巴黎的习作及时寄回来，以便他在十一月举办的暑期展销会上展览。

罗伯特一整天都没来。她失望之极。第二天他也没有来，第三天他还是没有来。每天早晨，她都在希望中醒来，而每到夜晚，她又在失望中入睡。她想去找他，可又不想就此认输，她避免任何可能跟他相遇的机会。她没有去莱思小姐那里，也没有路过奈波伦夫人家的门前。如果罗伯特现在仍在墨西哥的话，她倒很可能到这两个地方去。

一天晚上，艾洛宾来约她一起驾车兜兜风。她去了——他们到了湖滨和贝壳大路。艾洛宾的马很有精神，甚至有点难以驾驭。艾琳娜喜欢马飞快地奔跑，愿意倾听坚硬的大路上那急急而清晰的马蹄声。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停下来吃饭或喝点东西，这并不是艾洛宾粗心。他们直到回到艾琳娜的小餐厅时，才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饮料——这时天都快黑了。

艾洛宾告辞出去时，天已经很晚了。艾洛宾来看她，同她一起驱散闲时，已越来越超出暂时的激动。他发现了她潜藏的情欲，他对她出于本能欲望的刺激，使这种欲望像一朵迟开的、浓郁的、艳丽的花朵一样、悄悄地绽放开来。

那天晚上入睡前，艾琳娜没有感到失望；早晨醒来时，也没有感到希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落里，有一排浓密的柑子树。树下，有几张绿色的桌子。一只老猫在石阶上趴着，在阳光下恹恹欲睡。一个老混血女人，在开启的窗子旁的一把椅子上，也睡去了，她那闲散的时光，直到有人敲了敲桌子，才把她敲醒。她卖咖啡、牛奶、面包、奶酪。她煮的咖啡非常香浓，烤的小鸡金黄油亮，做这些东西，她是第一流的。

这个地方异常龌龊，有钱人不会来；同时又非常岑静，也引不起那些寻欢作乐的公子哥儿们的注意。有一天，艾琳娜偶然发现了这个地方，公园那扇高大的木门微开着，透过门缝，她看到里边的一张绿桌子，上面闪烁着从摇曳的树叶中间倾泻下来的斑驳的阳光。再往里，她看见了那只恹恹欲睡的猫，那个酣睡的混血女人和桌子上的一杯牛奶。这杯奶使她联想起在伊伯维尔常喝的那种牛奶。

打这以后，艾琳娜散步时就常在那儿停下来。她有时拿着本书，在无人的树下坐上一两个小时。有那么几次，她还事先告诉塞斯廷不必给她准备晚餐。她想她在这谁也不会遇上。

一天黄昏，她正坐在那儿吃饭，一边闲阅一本书，一边用手抚摸那只猫——她们已经是朋友了。忽然，她发现罗伯特从公园那个宽大的木门走了进来，对罗伯特的出现，她很平静。

“我总是能跟你偶遇。”她说，把猫从椅子上扔了下去。罗伯特吃了一惊，感到有些不安，在偶然邂逅见到她，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你是不是常来这？”他问道。

“我差点住在这，”艾琳娜回答道。

“过去我常到这来，喝凯蒂切煮的咖啡，今天是我从墨西哥回来后第一次。”

“她马上就会端茶来，我们一块用餐吧。这儿每顿饭总是够两个人吃的——甚至三个人也吃不完。”这之前，她曾暗自打算

再见到罗伯特时，要像他那样摆出一副矜持和冷漠的样子。她是通过一系列自我的持久的思想斗争，才决心这么做，尽管与她的恶劣情绪有关。可是，当她一看见他，就在这个小花园里坐在她的身边，好像上帝把他引导到她的人生驿站中一样，她的决心也就烟消云散了。

“为什么躲着不见我，罗伯特？”她问道，合上了放在桌子上的那本书。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探讨别人的隐私呢，彭迪列夫人？你为什么逼我找那种只有白痴才说的借口呢？”他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道：“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一直很忙，或者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我没去你家看你，这些理由够充分了吧？请原谅。”

“你简直是自私自利的化身，”艾琳娜反驳道，“你心中的秘密，虽然我不知道——但那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你自己原谅自己，可你怎么不想想，我在想什么？或是我是怎样感受你那种冷漠和矜持的态度的？你可能认为，女人没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习惯。这对我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认为我没有女人的直觉。”

“不，我只认为你残酷，像我那天说的那样。你也不是故意的，但你似乎强迫我回答不会有结果的事，好像让我袒露一个伤口，只是你一时高兴才看它一眼，同时又没有耐心和勇气去治愈它。”

“我影响你吃饭了，罗伯特。对我说的话，请别介意。你一口面包都没有吃下去呀！”

“我只是就便来喝杯咖啡。”他那张聪敏的脸庞因激动而扭曲了。

“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她说道，“我很愉快，这个好地方没被人发现，真是个又恬静又优美的地方！你发觉了吗？这里偏僻安静，四周静得出奇，离喧闹的车站有段距离。因此，我喜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这儿来散步。我常为那些不喜欢散步的女人感到遗憾，她们失落了太多东西——她们对生活的观察少的可怜。唉！总的来说，我们妇女对生活的了解太少了。”

“凯蒂切煮的咖啡总是这么热，真不知她是怎么弄的，这里还是这么凉。可塞斯廷沏的咖啡，从厨房拿到餐厅就凉了。哟，一杯咖啡，你放三块方糖，这么甜怎么喝啊！你的牛排放点水芹吧，这东西虽然有点扎嘴但很脆，还有点脆。吃完饭，到那边坐坐，一边抽烟，一边品尝咖啡。喂，在城里——你不想吸烟吗？”

“过一会儿。”他把雪茄放在桌子上说。

“谁给你的？”艾琳娜大声笑了起来。

“我买的。我最近感到心神不宁，就买了一大盒。”艾琳娜决定不再往下问了，以免又让他生气。

那只老猫和罗伯特也交上了朋友，罗伯特抽雪茄时，那只猫跳上了它的膝盖。他抚摩着它那柔软温热的毛，说了点小猫的事。他瞧了一眼艾琳娜手中的书。他看过这本书，他把书的结局告诉了艾琳娜，免得她白费力气。

这一次和上次一样，罗伯特陪伴艾琳娜回家。当他们到达那座“鸽子房”时，天已黑了。艾琳娜没有叫他留下来，他忍不得这样。这样，他就免去了为掩饰自己不安的心情而寻找那些言不由衷的借口了，他帮助艾琳娜点燃了灯，然后，艾琳娜走进自己的房间，摘下帽子，去洗漱睡觉了。

当她出来时，罗伯特没有像上次那样随便翻阅那些画和杂志。他坐在阴影中，头靠在椅背上，好像睡着了。艾琳娜在桌旁犹疑片刻，整理一下桌子上的书。随后，穿过房间，走到他坐的地方。她把身子俯下来，把腰弯到椅子的扶手上，轻唤着他的名字。

“罗伯特，你睡着了？”

“没有。”他回答着，把头抬起来看她。

艾琳娜弯下身来，吻了他——一个温柔的、馨香的、纤细的吻。一股爱情的激流穿过了罗伯特的全身。艾琳娜悄悄地离开了他。罗伯特起身跟上来，一把把她搂住，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前。艾琳娜用手捧住他的脸，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情景，充满了多少温情！罗伯特又吻了她的双唇，然后把她拉到沙发上，坐在自己的身旁，把她的双手放在自己的手中。

“现在，你该明白了，”他说，“我从去年夏天在哥兰德岛以来所竭力抑制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了吧？该理解是什么叫我远游，又把我引回来了吧？”

“你为什么要克制这种感情呢？”艾琳娜问道，她的神情十分温柔。

“为什么，因为你已被束缚了。你是莱恩斯·彭迪列的夫人。我无法控制对你的爱。除非我离开你、避开你，我还有什么选择？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艾琳娜那只闲着的手顺着他的肩膀、他的面庞，轻轻地抚摩着。她又吻了他。罗伯特的面庞兴奋激动得泛出了红晕。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总是想念着你、思慕着你呀！”

“可你为什么写信给我。”她打断他的话。

“不知什么东西总使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遗忘了一切，疯狂地梦想着，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永远的妻子。”

“你的夫人？”

“只要你愿意，宗教、虔诚，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你。”

“那么，你一定忘记了，我是彭迪列的夫人。”

“噢，我快要疯了，梦想那些疯狂的不切实际的事物。我曾想过那些让他们的夫人自由选择的男人，我曾听别人讲过这样的故事。”

“是的，我们听说过这样的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回来了，充满了痴梦般的幻想。可是，我一到这里

“你一到这里，就再也不想见我！”她仍然抚摸着他的面颊。

“我感觉，我的梦想是那么可鄙！即使你接受我的爱。”

“艾琳娜把他的脸捧在她的双手中，凝视着它，好像再也不会把他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片刻。她又吻了他的额头，他的眼睛，他的面颊，他的双唇。

“当你讲到彭迪列会给我自由，你真是个傻瓜，把你的时间浪费掉，梦想那不切实际的事情。我现在再也不是彭迪列任意摆布的财产了。我决定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如果他说：‘喂，罗伯特，你带她走，快乐去吧，她是你的了，’我会冲着你们两人大笑。”

他的面孔有点惨白。“你在说什么？”他问道。

有人扣门，塞斯廷进来说，莱迪奈太太的佣人来过，说莱迪奈太太病得很重，要彭迪列太太马上到她那儿去。

“啊，好吧。”艾琳娜说。她站了起来。“我答应过她——告诉她的佣人我立刻就去——让佣人等我一会，我跟她一起走。”

“我送您去那吧，”罗伯特主动提议说。

“不，”她说，“让她的佣人陪我一起去就可以了。”艾琳娜走进她的房间，把帽子戴上。出来时，她再次坐在沙发上，紧挨着罗伯特。他没有动。她展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颈。

“一会儿见，我亲爱的罗伯特。跟我道再见。”罗伯特深情地吻着她，紧紧地搂住她。

“我爱你，”她喃喃着说，“只爱你一个人，除了你，我不会再爱了。是你今年夏天把我从长期痛苦的折磨中解救出来。哦，你的冷淡曾使我多么难过！啊，我被痛苦折磨着，我快要发疯了！现在，你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将相爱一生，我的罗伯特。我们将永远为对方而生存。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得去我朋友那看看，你要不要等我？不管时间多晚，你要等

着我，罗伯特？”

“别走！别走！哦，艾琳娜，跟我在一起，”他恳求道，“你为什么要走？跟我呆在一起，跟我呆在一起。”

“一会我就回来，你一定在这儿等我。”她把头埋在他的脖颈上，向他告别。艾琳娜那温暖轻润的声音，她对他那刻骨铭心的爱，使他发疯。他除了渴求拥抱着她，留她在身边，再也没有任何欲念了。

37

艾琳娜来到莱迪奈先生的药店，看见莱迪奈先生正在配制一种药。他把一种红色药水倒进一个小玻璃杯中。对艾琳娜的光临，他感到高兴，说他夫人会对她的到来感到安慰。莱迪奈太太的姐姐，只要妻子生病总是陪在她，这次没能从农场赶到这儿。艾戴尔只有在艾琳娜答应来看她后才感到放心。莱迪奈先生还告诉艾琳娜，护士打上周以来就同他们住在一起了，因为她在很远的地方住，曼德莱特医生整个下午来回跑了好几趟了，随时听候。

艾琳娜从药店后面直通公寓楼上的楼梯匆匆走上楼去。孩子们正在里屋睡觉。莱迪奈太太在客厅里，她病的很重，痛得从房间里踱了出来。她在沙发上坐着，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衣，手中紧紧攥着一块手帕。她瘦削清癯的脸颊不自主地抽动着，那双蓝眼睛已深陷下去，不再有光彩。她的头发梳在脑后，编成了长辫子。她蜷曲在柔软的枕头上，像条盘卧着的金色的蛇。那护士看上去是个满和顺的混血姑娘，穿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正催促着莱迪奈太太回到自己的卧室去。

“没指望了，没指望了！”看见艾琳娜进来，莱迪奈太太立刻呻吟道，“别指望曼德莱特先生了，他太老了而且还很粗心。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保证七点半会来，可现在都过八点了。看看到底几点了，约瑟芬？”

约瑟芬是个不拘小节的女人，她没什么心眼，特别是对她熟悉的事情更是如此。她劝莱迪奈太太要鼓起勇气，要有耐性。艾琳娜看到，莱迪奈太太咬着下嘴唇，豆粒大的汗珠从她惨白的额头渗了出来。过了片刻，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用卷成球状的手帕擦着汗。看来，她已没什么精力了。护士递给了她一块有科隆香水的新手帕。

“这么多香水！”她大声叫道，“曼德莱特真该死！约瑟芬在哪儿？难道我就这样被遗弃了——没人管我。”

“没人管你，真的吗？”护士大声说道。难道她本人没在那儿！不是还有彭迪列太太放弃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照料她吗？莱迪奈先生不也从大厅里走过来了吗？约瑟芬确认，她听到了曼德莱特的四轮马车驾到的声音，是的，那辆马车已经到门口了。

艾戴尔终于同意回卧室了。艾琳娜坐在她床边的一个小木橙上。

曼德莱特先生对莱迪奈太太的态度并没有介意，在这种场合，他对责难声已经习惯了。他确信他的能力，对此他从不怀疑。

艾琳娜的到来也使曼德莱特医生感到很高兴。他要艾琳娜陪他一起到客厅里坐一会儿。可是，莱迪奈太太不让她走。在阵痛的间歇期间，她也不停嘴地说着，说这样可以转移她的痛苦。

艾琳娜开始感到不安。她被一种不知何方的恐惧攫住了。她自己同样的经历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真实感，不过还可以回想起一半来。她模糊地回想起阵痛的狂喜，想起了三氯甲烷的刺鼻的味道，那种因恐惧而感觉到的麻木状态，想起了那种发现自己曾给他人的快乐，又为这无数来去不定的人增添家庭的温暖。

她开始想，她不应该来，她不必呆在这。她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不来，甚至现在也可以找个借口离开。可是，艾琳娜没有走。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切，她重新燃起了对上帝的愤怒火焰。

艾琳娜临别前，弯腰吻了她的朋友，轻声地跟她道了再见。艾戴尔无比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把脸紧紧地贴着艾琳娜的脸，用细若游丝的声音向她喃喃地说：“想想孩子，艾琳娜。哦，想想孩子！别忘了他们。”

38

艾琳娜走出那所公寓时，仍感到头晕。医生的马车已回来接他，站在门口前面的停车处。她不想上车，对医生说，她想走回去。她不害怕，她想散散心。医生吩咐马车夫在彭迪列太太家门前等着他，他自己同她一起走。

在上空，高高的上空，在那狭窄的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中间的上空，星星在眨着眼。空气柔和，充满爱抚，但春天的夜晚，还是带着凉意。他们慢慢地走，医生双手背在身后，脚步沉重而均匀。艾琳娜像在哥兰德岛那个奇特的夜晚一样变得魂不守舍，好像她的思维已经走在前面的什么地方，她正想努力的追到他们。

“你不应该在场，彭迪列夫人，”医生开口说道，“那不是你呆的地方。艾戴尔的念头有时很奇怪，像她那样愚笨的女人，全城也没几个。我觉得，这对你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你真不应该去。”

“哦，是吗？”艾琳娜淡淡地回答道：“我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要紧。有时候人是应该想一想孩子们，并且越早越好。”

“莱恩斯什么时候回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了，大概三月几号吧。”

“你们要出国吗？”

“或许——不，我不去。我不想被人控制，我不想去国外，我要独自一个人，没有人有权利——也许除了孩子——即使那样，在我看来——那也是以前的事了——”她突然觉得自己那短暂的谈话泄露了什么，就没再说下去。

“问题是，”医生叹了口气，凭直觉他明白了她的意思，“问题是，年轻人往往充满幻想。这似乎是上帝的安排，也许是为让一个母亲生儿育女而设。大自然是从不考虑道德后果的；它不在乎人自己创造并不珍惜任何代价而维护的所有东西。”

“是的，”艾琳娜说，“消逝的青春像一些梦——如果一个人真能够连续睡觉，不停的做梦——可是他一旦醒来就会发现——哦，最好还是醒来——即使是遭受痛苦，也别再充当终生沉湎于幻想的傻瓜了。”

“在我看来，我亲爱的孩子，”分手时医生把艾琳娜的手拉住，“我似乎有心事。你的隐私我不好知道。我只是想说，不管什么时候，如果你愿意向我坦言什么，我都愿意帮助你。我相信你会明白，我只是对你说，很少对别人说这样的话——你会明白的，亲爱的。”

“有时候我并不感到有必要讲令人生厌的事。我知道别人对我的好，我也感激你的同情。有些时候，失望和痛苦紧紧地缠着我，我没什么要求，只是想做自己爱做的事。当然，这已是有点奢望了，特别是当不得不践踏其他人的思想和偏执甚至生命的时候——但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践踏幼小生命的。哦，我真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医生，再见！请别见怪。”

“是的，如果你不常来看我，我会不高兴你的。我们将谈谈你从来未幻想过。这对我俩都好。不管什么事，你都可以来找我，我并不希望你用痛苦带折磨自己。再见，我的孩子。”

艾琳娜走进大门，没有进屋，坐在外廊的石阶上。夜阑星稀，几小时前那令人心碎的感受，好像一件破敝、令人窒息的衣服一样，从她的身上脱了下来。但其实，她只不过是解开了衣扣和带子，想脱掉它。她的思想又回到艾戴尔派人来找她以前的那一幕。想起罗伯特的话、他胳膊的压力、他的双唇同自己双唇接触时的感觉。她的感情又重新沸腾起来，她感到世上再也没有比占有自己的情人更为幸福的了。罗伯特对爱情的表白，使她部分地占有了他。当她想到此刻罗伯特就近在咫尺，正等待着她，那种陶醉的期望使她忘记了自己。时间太晚了，他可能睡着了。她将吻醒他。她希望他正在酣睡，这样她便能用拥抱把他从梦境中唤起。

与此同时，艾戴尔的喃喃细语又响在她的耳畔。“想想孩子，想想他们。”她会想他们的。这决心将成为一块很深的伤口烙在她的心壁。可是，今晚不行。明天早晨，她将考虑这一切。

罗伯特并没有在小客厅里等她。他没有出现在她面前。房子里寂寂无人的。突然，她发现一张纸条在烛台上，写着他一行潦草的字迹：

“我爱你。再见——因为我爱你。”

艾琳娜读这行字时，浑身好像瘫软了。她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然后，她展平四肢随意地躺在那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她没有上床，也没有有睡。蜡烛发出噼啪声，渐渐地熄灭了。第二天早上，塞斯廷打开厨房的门，走进客厅点灯时，她还在那。

威戈恩拿着锤子、钉子和小木块，正在修补过廊的拐角。玛利塔坐在附近椅子的扶手上，两条腿很自然的下垂着，一边把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具箱中的钉子递给他。太阳照在他们的背上，姑娘用围巾包着头，打了一个漂亮的蝶结。他们叽哩呱啦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玛利塔耐心地听着威戈恩描述彭迪列太太那天举办的晚宴。威戈恩特别夸张，渲染着每个细节，把它讲得跟盛大的路卡林宴会一样：鲜花盛开的花盆陈列在灯如骄阳般大厅中，客人们用大金杯畅饮香槟酒，就是从那浪花般的泡沫中升起的维纳斯女神也没有彭迪列夫人那样耀眼动人。她头上戴着五光十色的首饰珠宝，漂亮非凡，其他的女郎也都是些美丽而雍容华丽的仙女，魅力四射。

威戈恩的这番渲染，使玛利塔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威戈恩爱上彭迪列太太了。对她提出的问题，他总是含糊其辞，这使她更确信。她变得忧郁起来，甚至还大哭了一场，威胁威戈恩说她要离开他，让他去找他的漂亮太太去吧！她还说，切尼瑞·卡米纳达有十多个男人爱她爱得发疯，而现在同有妇之夫恋爱非常时髦，只要她高兴，她干吗不能，跟赛丽娜的丈夫私奔到新奥尔良去呢？

听玛利塔这么一讲，威戈恩就跟她说，赛丽娜的丈夫是个傻瓜、懦夫，像猪一样蠢。为了向她证明这一点，他还说下次他碰见他时，他准用锤子把他的脑袋砸成肉饼。这个保证使玛利塔感到很欣慰。于是，她把眼泪擦干，高兴得又笑了出来。

正当他们津津有味地谈到晚餐和城市生活的美妙的时候，彭迪列太太悄悄地来到房子的拐角处。当这两个年青人看到，这位妇人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眼前时，都吓了一大跳。然而，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血肉之躯，确实是彭迪列太太，她看上去是那样面容憔悴，疲惫不堪。

“我是从码头一直走到这儿来的，”她说，“听到锤击声，我就猜想，一定是你在这儿修补过廊。你真是在做件好事。去年夏天，这些微微翘起的地板走起来总是吱吱地响。这里的一切看起

来多么糟糕啊！”

威戈恩费了半天工夫才明白过来，她是坐着波戴利的小帆船，独自一个人到这儿来的。而是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休息。

“你看，什么都没安排好了。请你暂用一下我的房间，这是惟一可住的地方。”“哪都行，”她向他说。

“你能吃得下洛梅尔做的饭菜吗？”他继续说，“如果你在这儿吃饭，我可以找她母亲来。你认为她能来吗？”他转过身去问玛利塔。

玛利塔心想，洛梅尔的母亲或许在这能呆上几天，钱是足够了。

彭迪列太太的出现，立刻使这个姑娘产生怀疑：这是不是情人的幽会？可是，看见威戈恩的惊奇是这样的叫人信以为真，而彭迪列太太冷淡态度，又这样的明显，这种疑虑也就随即打消了。她以极大的兴趣猜想着这位举行美国最丰盛的宴会、使所有新奥尔良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女人。

“你们什么时候吃晚饭？”艾琳娜问道：“我现在很饿，可是没有吃的。”

“我立即打发人去弄，一会儿就来。”威戈恩说着，急急忙忙收拾起工具。“你可以到我的房间洗漱，休息一下。玛利塔会领你去的。”

“谢谢，”艾琳娜说，“可是，你知道，我有个打算，晚饭前想到海边去，好好洗个澡，甚至游游泳。”

“现在水很凉，”两个年青人几乎异口同声叫道，“别去了。”

“那么，我可以先去试试水温——把我的脚放进水里。我感到太阳灼热，海水也会被晒热的。你能给我拿两条毛巾来吗？我最好马上去，好及时赶回来用餐。在海水里浸一下午，那一定会很舒服。”

玛利塔进威戈恩的房间，拿来几条毛巾，交给了艾琳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希望晚餐会有些鱼，”艾琳娜离开时说，“不过，不要做什么特殊的东西，别费工夫了。”

“跑步去，找洛梅尔的母亲来，”威戈恩对那个姑娘说，“我先去厨房看看，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我的天！女人就是有怪念头，她该事先通知我要来。”

艾琳娜木然走向海滩，除了感到太阳的惬意，她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她头脑里一片空白。罗伯特那天离去后，她躺在沙发上，直到早晨都没有入睡，她已经对一切都做了设想。

她不停地自言自语道：“今天是艾洛宾，明天可能又是别人。这对我有什么区别？这与莱恩斯·彭迪列也没有关系——可是对拉乌尔和埃蒂尼呢？”她现在完全明白了她以前对艾戴尔·莱迪奈说过的，她将放弃所有非现实的事儿，而永远不会为孩子牺牲自己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了。

在那个不眠之夜，她又感到无比失望，而且无法消除。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她不再奢求什么。除了罗伯特以外，她不想看见任何人，她甚至意识到总有一天就是对罗伯特的思念也会从她的生存中消失殆尽，只剩下她独自一人。现在，只有孩子们像征服了她的敌人一样，幻现在她的眼前，她被他们压倒了，似乎是要把她的残余的灵魂重新拉回到被奴役的状态中去。她发现了躲避这种被奴役状态的方法，可是当她走向海边时，她什么也不去想了。

大海在她面前伸展着，海水映射出太阳的点点鳞光。大海的声音是永远具有诱惑力的。它永无休止地切切私语，或大声咆哮，不停地向她的灵魂发出信号，指引她走向孤寂的深渊。艾琳娜沿着白色的沙滩来回踱着，在茫茫的海天一色中，看不到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只有一只羽翼被伤的鸟在天空中飞翔，盘旋，拍打着翅膀，最终无力跌落下来，融进了浩淼的大海中。

艾琳娜发现她那件旧游泳衣仍然挂在原处，但已褪了色。

她把游泳衣穿上，把衣服放在更衣室里。她来到大海边时，只有她一个人。她脱掉了那件不舒适的有点紧的游泳衣。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赤裸着身子站在海天之中，任凭阳光的抚慰和微风的轻拂，谛听着海浪的耳语。

赤裸裸地站在天地间，是多么奇怪和可怕！又多么甜美！艾琳娜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孱弱的孩子，在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里睁开了双眼。

泛着泡沫的浪花翻卷着，冲到她那光洁的脚上，又在她的脚踝边像蛇一样地亲吻着。她向大海走去。水很凉，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水越来越深，浮起了她那动人的身躯。她把双臂张开，用力游向远方。大海那温柔的富于弹性的波涛，紧紧地拥抱着她，吞没了她的身躯。

她不停地往前游着，游着。她记得夏天的那个夜里，她游出很远，忆起了她那次怕回不到岸边所产生的惊悸。而现在，她却一次也没回头，仍然继续向前游着。她想起了小时候她走过的绿色的草地，那无边无际的草地。

慢慢的，她的双臂和腿，逐渐感到疲倦了。

她不由得想起了莱恩斯和孩子们。他们曾是她生命中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再占有她了，不管是她的身体，还是她的灵魂。如果莱思小姐知道，她一定又会大笑起来，也许是揶揄！她会说：“你称自己是艺术家，那么自负，夫人，艺术家必须具有敢于蔑视世俗的精魂。”

她感到越来越疲惫。

“再见——因为我爱你。”罗伯特不明白，不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理解她。也许曼德莱特医生理解她——可是太晚了。现在，她已经离海岸太远了，她没有力气了。

她凝视远方，那昔日的惊悸一闪而过。她继续往下沉去。她似乎听到父亲和姐姐玛甘泪的呼唤，听到了被锁链拴在老梧桐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那只狗的嘶叫，听到了那个骑兵军官走过门廊时刺靴发出的咔嗒咔嗒声，还有蜜蜂的嗡嗡的声音……一缕石竹花的清香在海空中飘散着。